武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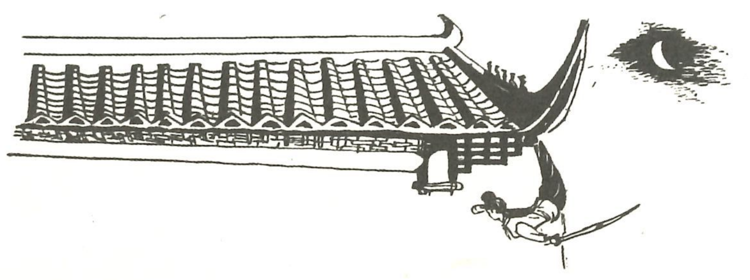


蹄風著：鐵掌雄風

金鋒著：虎俠擒龍

石冲著：武俠電影縱橫談

1



督印人：羅　緝
主　編：蹄　風
編　輯：華　樹

出 版 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九號三樓
電話：四四一三四六
承 印 者：環球印刷所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九元
一年港幣十七元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十二元
一年港幣廿三元
半年（12期）一年（24期）

Boxing Magazine
9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武俠世界

第 1 期

1959 年 4 月 1 日出版
本刊逢 1 及 16 日出版

·每册八角·

請翻閱第五十二頁

浙江英雄掌故

三傑屠龍傳

馬雄文
丁罔圖



是滿淸中葉年代的一個春天。

浙江安平鎭的鎭外，還是破曉行人稀少的時候，一陣急驟的馬蹄「嗒，嗒，嗒」之聲，劃破了黎明前的淸晨。蹄聲漸漸自遠而近，祇見一頭渾身赤紅似炭，四蹄如雪的高頭駿馬，由一個妙曼無雙的少女，駕御着風馳電掣地飛馳而至。這少女修眉美目，笑靨如春，襯着一搦柳腰，櫻桃小口，銀牙整齊，體態娉婷，身上則穿着一套窄腰束袖的春季獵裝，背揷弓箭寶刀，在嬌嬈可人當中，別顯着一種剛武的英姿。

當那少女馳馬到鎭前向石門樓之下，恰與一個面貌英俊的青年打個照面，這青年乍驚麗質，不自禁向她呆呆注視，爲之目眩神搖，那少女爲這青年目光所懾，似帶羞顏，粉頰霞緋，微含慍意，乃在有意無意間，把一雙玉腿輕輕把馬一夾，一抖手上韁絲，驅使駿馬直向這青年所立處橫衝而來，芳心裡本欲藉此向之威嚇，聊示薄懲儆其輕薄，不料再抖韁絲時，此馬已如落地生根般，完全失去自由，一動也不動，少女乃大吃一驚，知到在自已馬前站立這青年，具有過人武功，自已所坐的馬兒，受着他一股內勁吸住，以致絲毫不能動彈。少女見心愛的駿馬被吸住，不能動彈，爲之既驚且怒，一恐愛馬受不起對方勁道，以致內臟受傷；二來自已正爲父親賽尉遲完成一樁重要使命，匆匆趕返家中，若使歸去稍遲，誠恐有誤，于是更不怠慢，向着這青年橫一怒目之後，跟着暗暗運勁，把全身氣力，盡萃兩臂之上，使出「拔茅連茹」一式，手執韁絲，向上一提。只聽活的一聲巨响，隨之掀起一陣勁風，駿馬振鬣長嘶數聲，扇耳踏蹄，已能恢復一切自由活動，少女恐再受他惡纏，誤却正事，惹來無窮煩惱，于是更不打話，再抖韁絲，伸手向後把馬臀輕輕一拍，微側身子，往斜刺裡狂衝出去，那匹馬兒就如風馳電掣般絕塵而馳，轉瞬之間，經已沒入鎭中，去得很遠。

原來剛才馬上那少女名叫宋英娥，是安平鎭杏花村人，男的則是剛從少林寺下山的少林三老曇宗、佛宗、悟宗的愛徒王唯一。宋英娥的父親宋宗武，爲一久已封刀歸隱的北五省著名鏢師，綽號人稱「賽尉遲」，擅使一條九節連環蛇頭虎尾銅鞭，早歲憑着那條銅鞭，縱橫大江南北，使到各地黑道綠林中人，皆爲聞風喪胆，所向無敵，在他手底下不知打翻幾許豪傑英雄，他原是武當派開山之鼻祖張三豐再傳弟子，名滿江湖鐵頭怪道沈妙眞的入室高足，武當派素以獨門劍術一百三十六路「廻風飛絮」招式著稱，此一劍式乃屬張祖師從少林拳術精髓點滴變化創悟而成，運用起來，似柔實剛，似散還密，眞有靜如處女穿針，疾若迅雷閃電之妙。彷彿廻風飛絮，散漫空中，絕無一些漏隙，他既獲傳張的衣缽，乃就轉將此種劍術，轉授與宋宗武，宋更別出心裁，把此一手劍法用來練鞭，鑄成一條九節連環蛇頭虎尾的怪兵器，那怪鞭蛇頭的部份，突出一具三叉利刃，象徵蛇舌一般，而鞭身的九節連環皆有着稜稜耀目的芒刺，故此無論任何一處沾到敵人身體，不死則傷，使人無法倖免。九節環子，復能逐節打出，可長可短，運用隨心，收縮起來，無異一柄短劍，將之挺直，可作棍用，平日把來圍束腰際，絕不碍眼，時刻隨護身旁，專鎖各般器械，厲害無比。

宋年老無子，愛妻早逝，只遺下這一個獨生女英娥，故此對之不啻掌上明珠，非常溺愛。自從結束鏢業，歸隱故園之後，便將畢生所學向愛女傳授，且復以易筋經法，將她的身體朝夕以藥水浸鍊推磨，英娥家學淵源，又復苦心習技，因之對內外家各種奇秘武技功夫，都能窺堂奧。宋宗武歸隱後，即偕愛女卜居故鄉杏花村內，優遊田園之間，以爲可以與世無爭，終老鄉土。

杏花村內，約有佃戶百餘家，村中居民以近水之湄，類多以捕漁爲活，陶宋兩姓聚族共處，一向相安。宋宗武退隱園林之後，家居多暇，時以武當各種絕技，向兩姓子弟悉心傳授，因之杏花村內雖

婦人孺子，均具有一副好身手，技擊精通，宋在村中極得居民敬仰，無形中儼如一村之長，領袖羣倫，泉下優遊，度其愉快歲月。

半年以前，恰值魚汛時期，紅葉渡畔的那道「銀帶河」，雖屬一條內河，但它的源流原是出自長江，經紛歧的港汊融滙灌輸，流瀉而入，故每在秋季魚汛一到的時候，有着許多鱸鯉，順流游入，盈千累萬，充塞着這一道小河。杏花村裡居民，以利之所在，且一年之內，全靠着這一個漁季為生，無論老少婦孺，皆披簑笠，或棹小舟紛紛出動，前赴河中捕魚，捕得後將之醃製曝乾，販賣市中，轉運往京滬等地銷售，每季收穫之豐，足供一年衣食，尚還綽有餘裕。

賽尉遲宋宗武早歲從事鏢業，威鎮北省與關外，生涯鼎盛，收入自豐，勞碌半生，積得資財亦頗不尠，況又祖遺田產甚厚，華屋多椽，即衣租食稅，也足夠他父女一生安享受用不盡，故在漁季裡，他原不用隨衆出河捕魚求售，亟亟作升斗之謀，無如宋夙性勤儉而英娥又活潑酣姬，且欲藉此訓練其女水上功夫，父女二人，乃亦每夕隨衆出發。只見銀帶河上，紅葉映水，月照波心，各漁民歡聲震天，把一尾活刺刺潑潑跳的赤鯉艮鱸，手不停揮，紛紛拋擲竹籃小舟之內，蔚為奇景，宋英娥則浸身水裡，隨各鄰居追來逐去，水功精嫻，身手敏捷，活像一條海上人魚，使賽尉遲不禁顧之大樂，老懷彌慰，怎料其女英娥在水裡正玩得好好的時候，忽然發出一聲尖叫，高呼有人向她輕薄。

使宋在河畔樹下聽到，不覺為之大吃一驚，即在河裡工作的兩姓漁民，也詫愕非常。覺得事出意外。蓋以此杏花村內，銀帶河中，只陶宋兩姓聚族而居，河上漁民，除兩姓子侄之外，絕無外處閒雜人等可能混跡于此。陶姓之子弟又皆一向守禮，素無輕薄之行，而況高呼受人非禮者，復出自宋女英娥口中，以賽尉遲在村內之地位聲威，及阿娥具有過人武技水功，任他是吃了狼心豹子胆的人，縱是色胆包天，也不敢自討苦吃。當女尖呼過後，隨即見水面上有着一條瘦削人影掠波而起，快似飄風疾如鷹隼般，一剎間經已飄上紅葉渡頭左便尖峯之上，賽尉遲何等眼利，一瞥之下，暗暗失驚，他的輕身術原也不弱，于是立刻挨身貼住石壁，展開壁虎游牆輕功，以老猱升木之勢，隨着那黑影之後，飛上峯頭，即把脚跟站定，游目四顧，此時只見峯巔之上，寂靜如死，萬籟俱悄，四無人踪，唯風嘯松濤，與澗水交流，混成奇响。

河上黑影賽尉遲悚然憶往事

賽尉遲至是不禁詫異萬分，轉覺滿腹狐疑，暗念此一來者身手高超，輕功之俊，其造詣令人無可估計，蓋以己雙目在少年習技的時候，曾經下過非常苦功，頃間固會親見水面上有着一條黑影隨着自己女兒，發出驚呼之聲。飛上峯頭，自信老眼無花，斷無看差之理。何以隨後跟踪至此，竟渺無形跡，如此離奇，就那人能夠自水面掠波而起的超卓輕功看來，測他的輕功造詣已屆頂點尖峯，實遠遠超出于「登萍渡水」「八步趕蟾」等功夫之上，就彼之身法如此輕靈快捷，已屆神行無影，飛騰絕跡的境地，自顧闖蕩江湖歷時四十餘載，其所遇者，除關外一個著名馬賊薩天雄之外，已無人能具此超卓輕功，回思壯歲在東北保鏢為業之時，嘗在關外護送一批貴重人參皮草等物，運往北京，與此一名獨行馬賊深深結下一段牢不可解之仇怨，彼曾一度敗在己之一百三十六路武當獨門招數一條蛇頭虎尾鋼鞭之下，臨走時聲言于十五載後，再來決個勝負，誓雪此恥，如今屈指計之，恰恰已屆十五個年頭，倘薩果真實踐宿諾，間關南下，找晦氣上到門來，則其技藝輕功，再經十餘載苦練精研，定必更臻化境，實誠不可忽視。

賽尉遲想到此處，不覺悚然魄動，心膽皆寒。可是，在一轉念之間，當已結束鏢業，封刀歸隱時，據江湖上到處傳言，薩天雄已在關外一次疫癘流行中，染病死亡過去，已之耳目靈通，消息準確，若無其事，當然不會誤傳，況薩在黑道武林中，有着响當當的名頭，他的死訊一傳，斷無以訛傳訛，濤張為幻之理，從此勁敵已去。心安理得，高枕無憂，又怎知變起非常，今夕竟然有此怪事，究有誰敢在虎頭捫虱，混跡漁人隊裡，向愛女橫施侮辱，宋呆立峯巔，結想為勞，如痴如醉。

這時，遠望山下河畔，有着一條黑影跟踪緊躡，如飛般直竄上來，宋宗武一看那苗條的身影，已辨出來者，係屬其女英娥，故即撮唇發出長嘯之聲，與之聯絡，及英娥飛抵峯巔，見其老父呆呆痴立，四週並無異朕，亦感到詫愕非常，乃縱聲嬌呼，向其父詢詰此行究竟，宋未及答，迨女行近彼之身畔，即首詰女以頃者在銀帶河下遭人怎樣輕薄情形，女謂當她方在河上練習「登萍渡水」輕功，突發覺有黑影一條，在水面馳達己之身旁，遽伸手力撫己酥胸，瞬即以「燕子掠波」一式，翻上峯頭而去，身段奇快，簡直連面目還未看真，這人舉動如此粗蠻，把他擒住時，定必將之碎剮凌遲，斬殺千刀，以洩心頭之憤。

詎女之言尚還未畢，陡聞咫尺之間，一聲怪笑，隨着笑聲之後翻起一陣勁風，霎時石走沙飛，滿山樹葉受此勁風所摧，紛紛亂墜，沙沙作响，迨風定塵息，突見有一裝束奇古，頭插鵝毛，臉目猙獰，顏容醜陋之青年漢子，裂開血盆大口，攤張兩手，横梗于其父女身前，賽尉遲睹此情形，以勁敵當前，更不怠慢，迅即自腰際把蛇頭虎尾九節連環鋼鞭解下，迎風一抖，緊緊握在手中，極力注視此一突然出現之怪人，靜觀其變，只見此醜漢若不介意，呵呵大笑，操半鹹不淡的關內口音對宋說：「賽尉遲，看不出爾這老頭認真有福，能够養活着這樣一個標緻的女兒，今夕無意之中，救回爾這一條老命，倘不看在你那美貌女兒的面上，在銀帶河畔，老子經早已出其毒着，送爾歸陰，爾究知我係屬何

人，我固關外首領薩天雄之入室高足。二十年前，吾師栽在爾鋼鞭底下，至死猶不瞑目，對于此事，向吾叮嚀致囑，耿耿不忘，往事猶新，爾當尚能記憶，吾今不惜千里跋跡，走遍大江南北，始獲找到爾之踪跡，與爾算此一場舊賬，本欲將爾毀于掌下，以慰吾師在天之靈，怎料五百年前孽債，驀地相逢，一見爾之愛女在河上練其水面功夫，即把我之視線深深吸引致情不自禁，向之遽施輕薄，然後引爾父女至此，細述一切來由，現在吾欲與爾消除夙怨，共結姻親，但爾必須將此心愛女兒，配我為室，挈之同返關外長白山中，渡其愉快歲月，則爾便成我之丈人，我當不復向爾為難，否則任爾將畢生本領施展出來，看爾能否逃出我掌底之下，言盡于此，還希卓裁。」

怪漢言時，侃侃而陳，聲色俱厲，可是，當其言甫畢，賽尉遲已氣炸胸膛，面紅過耳，因憤怒過度，此身亦幾搖搖欲仆，站立不牢。英娥自旁聆之，以此醜漢大言不慚，也當堂為之無名火高三千丈，為着欲報一撫酥胸之辱，更不打話，一個箭步，標向怪漢身前，兩手叉開，使出武當派太極門，八卦拳術六十四招中之「飢鷹攫兎」一式大擒拿手法，直向怪漢頭頂兩旁「海暈」穴，迅速拿去，拳挾勁風，有若雷霆萬鈞之勢，銳不可當，女得家學淵源，曾下長期苦功鍛鍊，而此式又為武當太極門之最辣絕招，實不輕易將之抵擋。可是怪漢，原是山海關外馬賊首領薩天雄之入室得意弟子，薩本系出自長白派初祖「九爪神魔」葛懷天門下，得長白派之獨門武術真傳，以前此嘗受賽尉遲宋宗武一鞭之辱，時刻不忘，于遭到頓挫後，深知天下能人之多，已對武技修養功夫，猶未到爐火純青境地，從此在黑道洗手不幹，結束半世綠林生涯，在長白山豹隱蛟潛，養晦韜光苦心孤詣，閉門練技，誓雪此恥，故在悠長十餘載之過程中，薩之技藝突飛猛晉，已至高深莫測之境，正擬摒擋一切，踏遍天涯海角，找賽尉遲報卻前仇，無如老天爺有意為難，長白山一帶猝然奇旱非常，到處流行癘疫，傷害人畜無算，薩雖具有絕頂超人武功，但終不能與天地疫癘之戾氣為敵，染着此症，終日神思昏騖，四肢不安，雖極力推宮活血，運求寧神，及勉強支持病軀，親往峯頭搜集各種草藥治療，惜中毒已深，迄無少效，薩乃自知不起，故在病榻彌留之前，將己與賽尉遲一段夙怨前事，對愛徒「怪面狼」黃杰，詳告一切，並把己未傳之畢生絕技及長白派獨門暗器盡行口授其徒，囑黃學成之後，登長白山東南面之「晴雲」絕頂高峯，訪謁一位世外高人綽號「閒雲玄姥」之女劍仙，請列門牆，更求技藝之深造，然後方可下山雪恥，閒雲玄姥隱居長白山中歷時不知幾許，原早不問世事，無拘無束，有如野鶴閒雲，以晴雲絕頂高峯，四週懸崖萬仞，削壁千尋，倘非具有過人武功，而輕身術又有非常造詣之人，輕易亦不能登臨此地，以黃杰不忘師訓，專誠到此，鑑其一片赤誠，卒勉如所請，將之列為記名弟子，再行授以飛行絕跡之神行無影輕功，及一套閒雲拳，以備他日破武當門一百三十六路風廻飛絮絕招之用。黃杰自從閒雲玄姥學成技藝下山，恃其輕功，即在湖海縱橫，所向無敵，今次千里入關，尋仇雪恨，幾經鐵鞋踏破，始在杏花村內，訪到賽尉遲隱居踪跡，暗裡已經發覺賽尉遲閒坐樹下，看其女練習水功，乃隱伏樹杪窺伺，這時黃欲向之施行襲擊，只



黃杰苦練神行無影輕功，及一套閒雲拳，以備他日破武當門的一百三十六路風迴飛絮絕招之用。

消在樹上運起內勁，以「隔山撼樹」之閒雲拳法，拳風所到，任爾賽尉遲鋼筋鐵骨，勢必斃于其一雙銅拳之下，至死不明。但怪面狼自恃練就過人武功，不願在暗裡鬼鬼祟祟，出手傷人，及在樹巔正擬聳身躍下之際，始發現宋女英娥有如凌波仙子，在水面來往飛行，怪面狼此時乍驚艷質，不禁色授魂與，骨軟筋酥，立刻將一腔怨毒之怒火按捺下來，就情形觀之，此少女似爲宋之女兒，倘獲得在己懷抱，眞不知艷福幾生修到，繼竟情不自禁，覷個正着，自樹杪飛掠而下，運起「海鷗逐浪」之絕頂輕功，自水面直薄女之身旁，以手撫其酥胸，橫施輕薄，一經得手獲償心願之後，隨即以「燕子掠波」姿勢，一直飛上峯頭，其勢之捷，有若閃電奔雷，使人目不暇給，在彼之意料，賽尉遲闖蕩江湖，久經大敵，對于己之舉動，閒坐河畔，定然看得眞切，勢必隨後追踪而來，那時始現身其前，細說來因，向之提出要求，然後化仇爲親，消除宿怨，以此作爲要挾，諒宋老兒之技藝功力遠非己敵，彼如不允，再加强迫，不達目的，誓不干休。

誓報師仇怪面狼逞强杏花村

乃果不出黃之所料，當彼正隱身在峯巒絕頂一個岩洞之內，早見賽尉遲以「壁虎游牆」功夫，獨自翻上峯前，後來宋英娥亦踵之而至，父女二人佇立峯嶺之上，指手劃脚，絮語不休，遂即展開武當派九翻十八滾之下門俊俏輕功，勢挾風雷，在砂飛石走中，猝然馳至，一經露臉之後，即對宋自白此行目的，千里追踪至此，爲雪師仇，言時睥睨自豪，大有旁若無人，目空一切之勢，宋半生縱橫湖海，未嘗受到他人對己如斯侮辱，爲之氣炸胸膛，當下臉色一沉，正擬與黃拚個死生，但英娥已行出手，當女突以武當門之大擒手法。向怪面狼橫施襲擊，行將得手之際，只見黃不慌不忙，不特不縮身閃避，反一聲長笑，迎上前來。

時宋女一雙玉手已揷在黃之頂上兩旁海暈穴間，以宋女之勁力不凡，倘在武功稍差之庸手當之，將必頭顱破碎，腦漿迸流，當堂斃其十指之下，但黃係屬長白派之嫡傳弟子，又獲閒雲玄姥再加指點，授以過人內功，在閒雲玄姥養晦韜光，高峯面壁，在數十載悉心苦練之下，翻造出一種喚作「絮棉」全靠內家眞力而成獨有武功，一經運用起來，渾身柔軟如棉，不畏腿踢拳擊，刀斬斧砍，一着其體，如擊敗絮，反爲黏住難脫，受到制肘，轉處于劣勢下風，故在宋女向之拚力進擊時，有意賣弄本領功夫，立運「絮棉」功把她的纖纖十指牢牢緊吸不放，從而暗用內勁，貫于頭部，即覺有一股勁力由彼之頭頂傳透宋女十指之上，使女遭受重壓，熱如火灼，疼痛非常，宋女不禁一驚，額際汗珠如黃豆般大，涔涔下滴，苦不堪言。

賽尉遲久歷江湖，對各家各派獨門絕技功夫，見多識廣，乍睹黃露此一手，不禁大驚失色，蓋已看出其所用者係展翻外超塵絕俗「閒雲」派風聞天下不使秘技之「棉絮」功，在五十載前此技早稱雄武林，使各派內家中人，羣皆向之低首，已尤遠非其敵，但以愛女性命攸關，舐犢情深，萬不能近在咫尺之間，眼光光忍看女兒，便遭敵手，乃不顧一切，狂吼而起，揮動手下所持九節連環鋼鞭，向黃直衍過來，勁風呼呼，有若倒海排山之勢，黃一見宋以狂風掃葉之勢，舉鞭向己迎頭衍下，隨即一笑把「絮棉」功煞住，將女釋放，繼復輕輕卸馬，一手緊執宋之鞭梢，宋老頭向日馳名鏢業，憑此一條蛇頭虎尾怪鞭，打垮南北各省黑白兩道好漢英雄，未嘗一逢敵手，由武當門一百三十六路「廻風飛絮」劍式變化而成鞭法，一經施展開來，眞有鬼神莫測之機，雷霆萬鈞之勢，但不知如何，今與怪面狼黃杰相遇，將鞭法打出「天師蓋印」一式，迎頭衍下，豈知竟遭其緊執鞭梢，無法動彈，同時更有一股巨大無比之勁力，自鞭身直透而下，使宋之整條臂膀感到無限酸麻，漸而覺得黃之壓力加重，終于撒手扔鞭，一躍退開數步，手上怪兵器，已落在敵人手中。只見怪面狼黃杰奪過此條鋼鞭後，將之向空一揚，面有得色，隨着以鞭梢向宋遙指，顯露一派驕妄神態，桀格而笑曰：「宋老兒，向聞人說爾此鞭如何了得，估不到如此脆弱，純然徒盜虛聲，在俺視之，殆與小孩所弄之玩具無殊，眞所謂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茲與汝約，限汝在十天期內，攷慮淸楚，將女兒給我，帶返關外，則萬事皆休，吾師之仇，亦一筆勾消，結成姻緣，倘若屆期反悔，爾命固然不保，爾女亦必屬我，任令揷翅也難飛去，而宋家莊上爾所畢生慘淡經營之基業，將必隨之蕩平，孰重孰輕；一死一生，悉憑尊便，吾已言盡于此了。」

怪面狼言罷，一聲屆期再見，復以激矢投林之勢，將銅鞭向宋擲還，隨運起神行無影輕功，晷晷將身一閃，即杳無踪跡，不知從何而去。此時巔峯之上，回復先前一片寂靜，唯見滿山明月，四野虫聲，賽尉遲遭逢勁敵，百感蒼凉，只有偕同愛女英娥，懷着滿胸惆悵，頹然下山，徐圖對付之法，及歸至銀帶河畔，各漁民羣相爭前問詢，宋以各人無法爲己助力，空言無補，沒精打彩，只唯唯以應，父女二人，急足還家，時已夜靜更闌，超逾寅刻，將屆黎明之候，廻溯今夕所歷種種經過，彷彿做了一場惡夢一般，不特數十載之威望掃蕩無餘，而在此旬日之間，尙有性命之憂，毀家失女之痛，但以技不如人，徒喚奈何，因之不禁神思如醉，呆坐廳上，亟籌解救之方，蓋以十日之期快臨，斷無任人鬻割，束手待斃之理，賽尉遲原屬武林成名人物，況自其師銅頭怪道沈妙眞死後，彼就無殊武當派第三代現目之掌門人，且向在湖海稱雄，交遊廣濶，武林高手，交好至多，今既有此難題，自知無從解決，對黃所提之苛酷條件，實屬無法忍受，以其見色起意，行同盜匪，所請越出常理範圍，轉念武林人士主持正義者大不乏人，以黃之武技雖高，倘能邀集南派各地拳豪，或可將之制裁，挫折彼之銳氣

，焦思及此，悠然意動，乃即就燈下將經過種種，分書各紅封柬上，分向各友通告，天甫破曉，即命其女英娥持之乘坐所蓄心愛千里駿馬，棗騮名駒，趕赴各地散發英雄帖子，請諸人于十天之內，齊集紅葉村宋家莊上，以便對此事分判曲直，羣起聯合對待怪面狼，女以事不宜遲，又以諸人分散各方，故奉命之後，別過老父，即疾馳而去。依照其父所書地址，分別將英雄帖散發完妥，各南派武林名宿，接到賽尉遲此帖之後，以此屬武林一件大事，關係于南派名家存亡，爲起兎死狐悲之感，實屬不容忽視，故皆欣然應命，一致答允于屆時依約蒞臨，女既完成任務，獲得要領，隨即兼程馳返杏花村中，以便向其父覆命。

下山行俠王唯一義救宋英娥

不期竟在安平鎭外，與王唯一邂逅，爲王運千斤墜將之戲弄，阻其馬足不前，幸女以金剛大力氣功，急行解脫，更無暇與之再行爭論，怒馬越出安平小鎭，趕急回家，迨後王唯一依循馬跡追踪，迷路叢林，致與賽尉遲散發英雄帖子應約而來之南方各派武林高手相遇，憑着螳螂步絕頂輕功緊緊追躡諸人之後，穿過此亂樹林後，到達杏花村口之紅葉渡頭，陡覺景物怡人，眼界一新，如入武陵勝境，使王神思爲爽。此時諸人至此，紛紛躍下坐騎，勒馬河畔，佇立渡頭，似在候渡模樣，過了片晌，只見對岸杏花村港口河畔，聲聲欵乃，開來一艘沒有篷蓋的瓜皮小舟，以人馬衆多，故去而復還，經數次後始能分別把此十餘騎一一渡過對岸，沒入杏花深處，王就觀察，知村內今日必有着一件非常事故發生，且照己跟踪馬跡看來，剛纔在鎭前所遇之能武女郎，亦必在此杏花村內，忖思及此，尋思渡過彼岸之法，以王所練絕頂輕功，對此濶僅數丈之小河，本可運用登萍渡水功夫，隨手擷取橫梗一枝，拋擲河中，即能踏之直登對岸，但以時將近午，行人衆多，倘顯露此種不凡身手，未免驚世駭俗，惹起人注意，不唯煩惱隨生，且向聆師訓，懷抱絕技，不可隨意顯露人前，非到萬不得已時，切勿輕於使用，故爾不敢。乃正當進退狼狽，在河畔高聲喚渡，忽聞身畔有縱聲長笑，笑聲响亮，有若洪鐘，急回首視之，則見己之身後，赫然站着一鬚髮皆白之龍鍾老兒，王唯一暗念正可藉此與之結交，于是立刻滿堆笑臉對此怪老兒，抱拳當空，爲致一武林同道拜見前輩重禮，隨即與之打話，請問姓名，一經展結宗派之下，知此老洪姓，名天鵬，外號人稱「南天怪叟」，爲關外鷹爪門崇陽派之南方掌門人，威鎭南天，彼今次現身於此，亦是接到了賽尉遲散發英雄帖子邀請，應約而來，乃將武當派老鏢師賽尉遲今次着其愛女英娥四處散發英雄帖子之事，源源本本，對王詳細直說，王聆聽之下，恍然明白一切，念天下間竟有怪面狼恃技凌人，如此無理橫蠻之輩，不禁義形于色，爲之氣憤不平，自願隨洪參加，前往宋家莊，拔刀相助。

南天怪叟默計時刻，以此際赤日當空，氣淸天朗已近晌午時份，將屆約定時期，而怪面狼黃杰，當必依時抵達宋家莊，以時間急廹，于是更不怠慢，謂王既願參與其事，請隨之行，洪天鵬至是立刻展開水面飛行之絕頂輕功，雙足就地一蹬，整個身軀即隨之懸空而起，同時高舉兩手，一雙濶長大袖，迎風飄拂，恍似一頭怪鳥，直掠江心，只靠雙足輕輕一點浮于水面之浮萍，用一「雲裡翻身」家數，早已飛達對面港口河岸，意料王唯一雖爲曇宗長老之得意弟子，但其輕功技術，當無如己之精，及在岸上站穩身形，向紅葉渡頭引目遙觀，看王如何渡此小河之法，怎料游目所及，唯見渡頭紅葉，隨風下墜，佈滿河面，而王之影踪全無，方怪詫間，瞥睹河畔有紅葉成堆，蠕蠕而動，初本誤爲隨風落葉，滙流至此，畧不介意關懷，詎知竟有一陣笑聲出自紅葉堆中，隨見王自葉內一個「江魚逐浪」架式，隨着笑聲躍登岸上，至是洪乃始知王眞不愧少林嫡系，彼之輕身造詣，實與己無分軒輊，知王隨己渡河所用係屬「聚葉流江」之一種輕身技術，能將人身笨重肢體藏于一堆敗葉裡頭，偃臥其中，抽起渾身氣勁，隨波逐流，亦不愁墜下河內。不禁對之亦感暗暗私心佩服不已。乃由南天怪叟洪天鵬前行引導，二人一先一後，施展陸地飛騰本領，雙雙趕急撲奔宋家莊而來，片刻間已見一所建築瑰麗之宏大莊房，湧現眼底，莊院四週水流環繞，廣濶無垠，前面有着一道護院莊橋，直通院落，及二人越過此一護院莊橋之後，即隱聞莊內發出一片刀劍交鏑之聲，而週遭護院之莊丁，無不深鎖眉尖，顯露異常不安之神色。不出所料，原來先前馳馬而來，引舟爲渡依時赴約之各南派武林高手，包括崑崙、峨嵋、五台、武當各派，黑白兩道，水旱兩路英雄人物，共計有十一人，方團團把一個形容奇醜，臉目猙獰可怖之青年壯漢困在垓心，刀劍交加，向之還擊，但見此醜怪漢子微微含笑，兀立圍中絕不稍動，每一刀劍碰到彼之體上，不特絲毛無損，且遭其反彈互撞，致發出金鏑交作之聲。莊主賽尉遲宋宗武則與其女並立於院內演武場前，屏氣凝神，靜觀諸人各運絕招，與此醜漢展開死生之搏鬥，一派憂形于色，及看到南天怪叟與王聯同行入，隨之趨前迎迓，喜上眉梢。王之視線隨着洪宋全神貫注場內怪面狼與諸人繼續比武進行，在王之眼光中，覺得怪面狼在十一把刀劍齊下各武林高手聯合環繞中，祇憑一雙鐵掌銅拳，運用長白派徒手搏刃功夫，閃展騰挪，往來馳騁，時或動如脫兎，巧妙輕靈，時而植立如山，靜賽止水，且每一出手，除長白派之絕招毒着之外，復雜以名震天下之「閒雲」拳功，神態安詳，雖以寡敵衆亦覺游刃有餘，南派拳師人數雖多，倘果酣戰下去，終必慘敗收場，實誠遠非其敵，不怪宋以武當名宿，與彼不過走了一招半式，即遭其所創，裁在彼之手中，以怪面狼具有如此驚人技藝，實爲一不可多得之人材，因之在王心目間，也爲引起一片好感。

（下轉五十三頁）

虎穴救嬌娃

凌魂文
丁岡圖

電唱機在播着輕快的調子，每一張面孔都掛着歡笑，餐廳裡洋溢着喜悅的氣氛，從表面上看，張亨利這次從香港老遠地跑到波斯頓，在姨母的家裡作客，已經受到熱誠、親切的欵待。

但是，張亨利在坐着吃餐時，姨丈蘇大雄和姨母雖然不斷地向他問這問那，這時他雖然摟着熱情的表妹蘇莎，在跳着華爾滋，他的心裡，却感到怪不舒服的，他覺得有些害怕，也有點迷惑，因爲他發覺有一雙露着兇光的眼睛，一直在盯牢着他。

盯着亨利的人是威廉，他是蘇莎的朋友，蘇莎曾這樣介紹給亨利認識，但亨利經過這半天來的攷察，他可以這樣斷定：威廉是蘇莎的情侶，不祇表妹正深愛着他，連姨丈和姨母也已經把他作爲未來女婿般看待。

威廉是美國人，他長得漂亮、英俊，和蘇莎相配起來，正好是一對兒。但亨利看見他的碧藍眼睛中，不斷地把兇光射到自己身上，他初時當然摸不着頭腦，不知道威廉爲甚麼無端端要惱恨自己，但和蘇莎跳了一會舞後，從她那邊傳來的陣陣女兒香，使他的腦筋逐漸醒覺過來：「呀，這是妒！」亨利找到一點線索了，跟着便往下想去：「大概他看見姨母的一家，都這樣熱烈地欵待我，以爲是來了一個强勁的情敵吧？」

亨利想到了這一點，恐怕自己一來，便破壞了蘇莎和威廉的感情，和姨母一家的寧靜，所以他自然地便把蘇莎從懷裡微微地推開，雖然樂曲還是沒有停止，但他的舞步，已經放緩下來，跟不上樂曲的節拍。

「對不起，讓我也玩一會！」威廉實在忍耐不住了，他的嘴巴雖然還很禮貌地對亨利說話，但他的動作，却老實不客氣，話還沒有說完，已經把蘇莎從亨利的手上，搶了過來。這時候，電唱機正播了一隻牛仔舞曲，蘇莎對威廉的醋意攻心，還沒有發覺，雖然是換了一個舞伴，她還是玩得一樣開心。祇有她的媽在冷眼旁觀，看見威廉的胸懷，是這麼狹窄，把自己初來作客的姨甥，冷落在一邊，心裡感到老大不高興。

「亨利，你也玩，三個人玩在一堆，不是更熱鬧嗎？玩呀！」亨利本待要走回餐桌上去的，聽到姨媽這樣慫恿他，他自己一想，跳牛仔舞是不貼身的，祇是扭呀，轉的，根本兩個人或三個人跳在一堆，也是一樣有趣，所以他果然又回過身來，把兩隻手提到胸際，擺動着屁股，在蘇莎和威

廉的中間穿插。

蘇莎是一個天真的姑娘，她看見三個人舞在一起，果然熱鬧了些，心裡一感到快活，便把一雙微笑着的眼睛，一時朝着威廉掃射，轉眼間又回過來向亨利拍着無線電。蘇莎這種態度，實在是個—火種，它把威廉的妒火，烘得逐漸表現出來，她自己還一點也不發覺：當威廉看見亨利要挿身在他們的中間時，威廉一閃身，便擋着亨利的來勢，更順手捉着蘇莎的一



隻手，轉到別處去，把亨利冷冷地扔在後面：亨利給威廉這樣冷落，初時還極力耐着性子，避免發生不愉快的事情，但一次，兩次……給威廉連續扔了幾次後，他也有點惱了。假如這是在香港遇到的事情，亨利早就要不客氣，和威廉動起武來了，因為他在香港長大，混得慣熟了，結識了不少九流三教的朋友，還練就了一副不凡的身手，打將起來也不會吃虧；但他想到自己已經離開了地頭，這時是初來姨母家中作客，倘若和威廉動起手來，就算把威廉打倒了，也不免要受到表妹蘇莎的埋怨，和姨丈姨母的責駡，所以他雖然滿肚子是氣，還是沒有發作，祇是把這一膛冤屈氣，向那一架不懂人性的電唱機上發洩。

亨利朝它揚了一揚手，電唱機像很和他合作，立刻便歇了聲。「好！來一個一拍兩散，誰也不能再跳！」亨利心裡暗暗得意，一聲不響便走回座去；電唱機為甚麼會頓時不響呢？威廉背着亨利，不知這是亨利做的手脚，他以為電唱機壞了，便放開了蘇莎，走到電唱機前看視。當威廉走近它時，他明白過來了，他瞧見有一團香口膠坭，正緊緊地黏貼唱針和唱碟，所以使它變成一個啞巴。

「這是那臭小子做的手脚，倘若不給他一點顏色看，事情便糟定了！」威廉也沒有把香口膠坭取了下來，讓電唱機能够復活，他這樣打定了主意，臉上呈着鐵青的顏色，也一聲不響朝餐桌這邊走回來。

「威廉：是電唱機壞了嗎？」蘇大雄看着這兩個年青的小夥子在暗鬥，他也在暗暗躭心，但他不敢駡威廉，因為向他一駡，便會使掌上明珠似的蘇莎不開心；同時他更不敢說亨利不對，因為亨利究竟是遠道初來的客人，是太太娘家的親戚，要是一駡，準會給太太埋怨半天，所以他祇得輕輕地問了一聲。

「蓬！」威廉的回答，不是說話，卻是閃電似的出拳，瞧準亨利的下顎打去，發出了一聲清脆的巨響。

「呀——」蘇莎不明白威廉為甚麼要動手打亨利，她看見蓬的一聲響過了後，表哥的鼻孔，便冒出血來，情不自禁地這樣驚叫；亨利捱了一記重拳後，屁股還貼着椅子，隆的一聲，便倒在地上，他的眼前，像閃着無數的金星，但他是一個硬漢，連哼也沒有哼出一聲。蘇大雄的夫婦看見不愉快的事情，終於爆發了，便連忙撲身過來，扯着威廉，制止他，教他不要再行動手。僕人們也圍攏過來了，餐廳裡就這樣變得鬧哄哄的一片。

亨利不是一個膿包，他祇是料不到威廉在蘇家也是一個客人，竟有胆這樣動手行兇，畧一疏忽，便吃這一趟眼前虧。他在倒了下來後，他對這裡是香港或是波斯頓？在蘇家抑或在總統府裡？他管不了這許多，他心裡的怒火直往上冒，他已經再不能控制自己，就地橫腿一掃，便把威廉掃倒在地。

威廉在波斯頓稱得上是一個輕量級的拳王，但他習的西洋拳，下盤的工夫，實在沒有紮下根基；亨利的腿子，是經過多年鍛鍊的，短跑、跳高，他都會創下打破世運會記錄的成績，祇是他還沒有機會出賽，所以還不會受到外國人的注意，而且他在香港時，從小學時起，便精研了十年少林的腿法，所以他出腿準，更難得的是勁力奇大。

亨利和威廉都倒在地上了，跟着便像一雙倒地葫蘆似的，互纏起來，誰都希望能跨在對手的身上，在對手的頭上，狠狠地搥上幾拳，但誰都沒有成功，祇是變成了一會兒上，一會兒下地打滾，其他的人，都看得呆了，要挿手進去，又恐怕會給沒有眼睛的拳脚打着；要合力扯開其中一個嘛，又恐怕把人按着了，打鬥還沒有停歇，給按着的人，一定要吃上大虧。

論氣力，是威廉佔盡上風的，他終於騎在亨利的身上了。但拳脚的敏捷，亨利却佔了很大的便宜，他雖然給威廉壓在身上，他的兩條腿子一抬，又使威廉打了一個跟斗，倒了下來。這一刹那間，亨利本來可以趁勢返過身來，壓着威廉的，但他恐怕打傷了威廉，會使姨媽和表妹都要羞惱，所以他撇開了威廉，跳起身來，順手在餐桌上拾到了一根牙簽，又隨手擲到威廉的身上去。

別瞧那是一根微不足道的牙簽，給亨利使用起來，和袖箭、飛鏢有着同等的威力。當亨利揚過了手後，威廉便像殺猪似的，發出了一聲慘叫，衆人初時還摸不着頭腦，及走近看時，才知道威廉的一隻指尖，正給一根牙簽貫穿了，牢牢地釘在地板上。指尖是人體最敏感的地方，它給牙簽貫穿了，雖然不會傷得很厲害，但却使威廉感到痛得要命。

威廉耐着痛，用另外一隻手把被釘着的指尖，拔了出來。他看見牙簽竟能够貫穿他的指尖，還能够直鑽到地板裡有五分的深度，這一份暗勁，他知道自己再沒法和亨利比較了，假如不是亨利手下留情的話，這一個虧可能還吃得更大，所以他漲紅着臉，站了起來後，掉頭便走。

「威廉！」蘇莎看見他的手指也淌着血，不知道他是否傷得厲害，便撲前追着威廉，口裡也喊着他，要他留步。當然，威廉受傷是另一回事，他對蘇莎，仍是不能忘懷的。聽到了蘇莎的叫喚，威廉本能地便停住了脚步。蘇莎走近了，她捉着他那淌血的手，本待要說話的，但她却慢了一步，給威廉搶去了機會：「蘇莎：我愛你，請你送我回去，這可能是最後一次了，行嗎？」他說。

威廉的問話，惹出兩個回答：「蘇莎：你就先送威廉回去吧，看他的指頭是不是傷得厲害，小心給他先敷點藥吧！」這是蘇莎媽的囑咐；「媽：我先送威廉走，等會再回來！」這是蘇莎的聲音。這母女倆都同時想到這是解決眼前這個僵局的唯一辦法，所以說出了同一的意見。

威廉恨恨地走開了，亨利看見他那漸去漸遠的背影，心裡也泛起一陣難過。「亨利：這是你學好的唯一機會了，到姨媽處後，別再闖事呀！」這是他媽在送他到機場時的囑咐，這一句話又在他的耳邊響起來。他想到這樣一鬧，不祇違背了媽的教訓，同是也對不起姨媽和表妹蘇莎。他本待要說些什麼，請求姨丈姨母原諒的，但他一時又不知道該怎麼說，所以祇呆呆站着不動。



威廉想不到亨利在手槍威脅下，還是這樣倔强，捨命反擊。

「亨利：你傷得不要緊吧？咦！你的鼻孔還淌着血呀！」姨媽沒有責備他，看見了血，便忙了手脚，教僕人們拿這拿那，來給亨利治傷：蘇大雄對事情發生的經過，也全看在眼裡，他認為先動手打人的是威廉，亨利祇是被迫自衛，所以也沒有責怪他，還安慰着他，不要把這次不愉快的事件，記在心上。

亨利實在也沒有什麼傷，祇是鼻上捱了一記重拳，所以冒出血來，一會兒便止了血。他看見姨丈姨母都對他沒有惱意，他的心情也漸漸安定下來了，他打算等會表妹回來時，向她來一番道歉，便可以把這事一筆勾銷。但是，他把話題扭轉過來，正在向姨丈姨母訴說這次來美，是打算攻進哈佛大學，再求深造，和父母們在香港情形，等了好一會後，回來的不是表妹，而是一個失魂落魄似的威廉。

蘇大雄一看見了他，以為他又要回來和亨利算帳了，便上前迎着他，站在威廉和亨利的中間。「蘇莎呢？」他問。威廉喘了一會氣，這才答出話來：「她……她給歹人擄去了！」

「什麼？蘇莎給歹人擄去？」蘇大雄夫婦和亨利都同聲追問。

「是本地的浪人，他們有五個人，先是揚手教我們停車，我們以為是警探循例檢查，但停了車後，他們便一窩蜂似的，湧到車上來，把蘇莎制服了，把我推出車外。我要和他們拼命，但他們馬上便把車子開動，連我的車子也駛了去！」威廉說出了遇事的經過。

「先打電話報警！」蘇大雄說着，便走向電話機去。但他拿起了電話，正要撥動號碼盤時，又停住了手，因為威廉在制止他：「不要報警，若是警方查得急了，歹人便會把蘇莎毀掉！依我看：他們擄去蘇莎，目的是在勒索些錢，我趕到這裡來，是希望邀他一道追踪去，能够把他們找到了，我們打得過他們便打，打不過便跟他們談，這樣或許能够討得蘇莎無恙歸來。」威廉指着亨利說。

雖然這是冒險的嘗試，但蘇大雄夫婦都急壞了，他們都想不到更好的主意：亨利也在替表妹担心，自願要跟威廉一道去，寧冒一次險，也要把表妹找回來。事情就這樣決定下來了，蘇大雄自己的車子便由威廉駕着，載了初來波斯頓的亨利，一直向北郊駛去。

亨利坐在駕駛座的旁邊，他在暗自盤算着，這一次出陣，將要以寡敵衆，勝負實在難以預卜，假如和威廉在陣中失了聯絡，自己將怎能返回蘇家呢？他想到了這個問題，便留心車子行徑的路線。好在車子在市區裡，祇是拐了兩次彎，便駛出了北郊，沿着第五號公路前進，亨利不用花什麼精神，便能够記清楚了歸路。

就在亨利呆呆地想着的時候，車子突然戞的一聲，在荒凉的公路上，停了下來，跟着亨利的耳邊，還響起了一聲吆喝：「別動！給我滾下車去！」待亨利看清楚時，方知道這時自己已經在手槍的威脅下，握着手槍，對正着他的胸膛的不是別人，正是坐在身邊的威廉。「哈！看你的牙簽厲害，還是我的手槍厲害？老實告訴你，你若是要死得痛快些，便滾下車去，讓我賞給你一顆子彈；假如你不願

意呢？這是你自討苦吃，怪不得我要把你磨折。」

「威廉：你瘋了嗎？你恨我，可以在回程時把我一槍打死，但現在我們是要去救蘇莎呀，你忘記了你的愛人正在危難中嗎？」亨利的意思，是要藉愛情的魔力，挽救這危險局勢的，怎知道他的說話，却引起威廉發出一連串哈哈的笑聲。「去救蘇莎？哈！她好好地在我的家裡，用不着你躭心了。」

威廉獰笑着對亨利說。一面更把槍口抵着亨利的心窩，連聲喊着：「滾！滾出車去！」

第五號公路這時已經進入了睡眠狀態，兩旁豎着高大的有加利樹，像把公路隔開成另一個世界，張亨利處在這劣勢中，實在沒法可以找到援手。車門由威廉打開了，祇要他再在亨利的身上一推，亨利便沒法不跌在公路上；祇要亨利的身體離開了車廂，威廉的手槍，也一定要跟着怒吼；亨利在這危急的關頭，想到反抗、掙扎，固然是死，給推出車外呢？也難逃得性命，所以他把心一橫，拚死把身軀捱向車外，騰出腿子可以活動的空位，使出一招從敗勢中救急的鴛鴦連環腿，右脚朝威廉握着手槍的手腕踢去，左脚也跟着踢向威廉的下顎。

威廉想不到亨利在手槍的威脅下，還是這樣倔強，他準備待亨利滾出車外後再罵他一頓，才結果他的，等到亨利的連環腿攻到時，他還來不及扳動槍機，手槍已不再受他的控制，甩手飛過座位的靠背，跌在車子的後廂裡，同時他的下顎也捱了一腿，使他呆了一呆，不能翻身跳到後廂去拾回手槍。

雖然亨利的威脅已經解除了，但這時他自己也跌在公路上。他恐怕威廉再次拾到手槍，便再難有生機，所以他一翻身，又站了起來，拚着捱打，也要探頭到車廂裡，雙手箍緊着威廉的身軀。

「蓬！」亨利捱了意料中的一拳，但總算達到了目的，能够把威廉也拖出車外，威廉再要發拳，但他的身體重心已經被亨利拖斜了，打亨利不着，反被亨利在他的臉上，狠狠地摑了一掌。

這是亨利意想不到的，威廉原來還是一個日本柔術的好手，他給亨利纏下了車，便要借力用屁股撐起亨利的腰肢，使出一記可以摔倒對手的「背負投」，但亨利却沒有上當，他也及時使出太極拳法中的推拿手，先抵消了威廉的攻勢，然後一聳肩，還他一記掃堂腿，一個百多磅的威廉，便給他掃得四脚朝天。這一次不比在蘇家裡，亨利得手不饒人，跟着再踢出了「旋風」、「追魂」兩招，威廉便完全失去了知覺。

在荒涼的公路上，亨利對着這個不省人事的威廉，心裡記掛着被擄的表妹蘇莎，他呆了一會，反不知該怎樣應付。他對波斯頓的地方，還不熟識，他怎樣可以追踪歹人，往救表妹呢？他想了一會，便先在後廂中，拾到了威廉的手槍，然後把威廉拖到駕駛座旁，開車駛回蘇家去，在路上，他一直在

亨利不顧一切危險，為了營救表妹，他奮身跳進持槍的匪徒，用天雨散花的手法，抓一把牙簽飛射過去。

躭心，一面怕威廉甦醒過來，又要再費手脚；也怕途中遇上了警察，因為他還沒有領得駕駛牌照，在未知表妹下落前，他不想把事情讓警方知道。

這兩個難關，總算渡過了，但當亨利回到蘇家後，在把威廉從車裡拖出來時，又使他嚇了一跳：「糟了！原來他是紅鷹會的壞蛋！」蘇大雄在搜威廉的身上，看他再有沒有兇器時，在口袋裡，發現了一隻徽章，竟是一隻紅鷹，他便這樣厲聲尖叫。

什麼是紅鷹會？初來的亨利當然不會知道，經蘇大雄說了一個大概後，他才明白過來，原來紅鷹會在波斯頓是一個出名心辣手狠的不法組織，他們的一向作風是擄去富家的婦女勒贖，雖然被擄的家人願意出錢，被擄的女人，也要被輪姦了方得放回家去，若是不出錢的話，便乾脆來一個先姦後殺。

亨利知道了紅鷹會的秘密後，先把威廉牢牢地綑着，再取了一把牙簽，在威廉的身上行刑迫供。

當第一根牙簽揷進威廉的臉頰時，一陣劇痛反把威廉從暈迷中弄醒過來，亨利在他的另一邊臉頰上，再揷上二根牙簽，便從威廉的口中，取得了他要想知道的秘密：「蘇莎給禁在水仙花酒吧裡。」威廉捱不起酷刑，供出了眞話。亨利祇記着表妹蘇莎還在危難中，可能正遭着歹人的侮辱，所以向蘇大雄問淸楚了水仙花酒吧的地址，和從蘇家往水仙花該怎樣走，便一陣風似的，消失在黑暗中。

亨利估量囚禁着蘇莎的地點，一定有嚴密的防衛，當他走近了水仙花時，一點也不敢大意，他躲在一個可以窺探內面情形的窗口下。

「哎唷！」亨利聽到了蘇莎的叫聲，待他抬頭起來，看見裡面的情形時，他的頭髮，也一根根地豎了起來。原來裡面正有五個歹人，有人在迫她寫信回家，要家人獻出五萬塊來贖她回去，也有人動手在撕她的衣服，企圖在她的身上，進行非禮。

突然，遠處傳來警車的警號，五個歹人聽到了，都立刻神色慌張起來，警車愈來愈近了，歹人都準備立刻開始疏散，但他們在逃走時，還先打算幹掉了蘇莎，留給警方一具屍體！五個人都掏出了手槍，但他們在準備把槍口對準蘇莎時，齊聲喊了一聲「哎唷！」都把手槍丟在地上。原來在窗外窺探的亨利，恐怕蘇莎遭毒手，情急起來，便掏出了用剩的一把牙簽，用天雨散花的手法，一揚手，便貫穿了五個人的掌心，使他們再握不牢那根手槍。

「舉手！」亨利喝着，更跳進裡面去，制止着那五個人，不容許他們在蘇莎的身上肆虐。跟着，警車已經開到了，警察像一窩蜂似的，湧了進去。

「表哥：快救我！」蘇莎見來的是亨利，便喜歡得叫出聲來。亨利撲向她的身邊，替她解開了縛着的繩索，這才把她從魔王們的手中，救了出來。

五個歹人都給警察扣上手扣，動彈不得了，這時亨利才知道在他走出了蘇家後，蘇大雄恐怕他好漢敵不過人多，連忙打電話報警，召來這一批歹人的尅星。這五個人當然也是紅鷹會裡的壞蛋，就這樣毫無反抗地，都給帶到警車上去。

蘇莎從虎口中溜了出來，蘇大雄夫婦對張亨利當然是極口的稱讚，但亨利却老老實實地告訴他們，他的一身功夫，都是在香港瞞着爸媽，跟師傅偸偸地躲起來暗練的，為了丟開了書本，暗練功夫，他已經捱盡了父母的責駡。亨利憑着這一身功夫，在香港時常闖禍，所以他的父母才把他遣開，要他到波斯頓來，想不到他這次一出手，便制伏了紅鷹會的歹人，把陷在虎穴的蘇莎，救了出來。

事情大白了，蘇莎這才知道她深愛着的威廉，本打算用軟功迷住了她，在佔有了她後，才着手詐財的，後來撞來了一個亨利，威廉恐怕好事會給亨利弄糟，所以才改變了主意，搬出這一套擄人勒贖的硬功來。

——完——

武俠電影縱橫談

•石 冲•

一部成功的武俠小說，其中「英雄」，往往能够成爲家喻戶曉的人物，此無他，人類崇拜英雄主義的本性使然，舊小說中的黃天霸、展昭、歐陽德，較新的如黃飛鴻、方世玉，外國的如羅賓漢，蓮蓮安等皆因小說的渲染，「活」到今天。武俠小說的動人，亦由此可見。本港近年來，由于生活的苦悶，武俠小說又大行其道。這從各報副刊的內容，以及單行本，電台廣播的情形，可以見到。隨之而發生的情形，便是武俠電影的興起，文學作品與電影事業本有不可分開的密切關係，武俠小說既然興起，武俠片自然應運而生了。

事實上，在廣東話電影事業中，武俠片早已佔據一個極重要的地位。關德興所主演的「黃飛鴻傳」，連續數十部，幾乎片片都能收得，這實在是一個令人驚奇的事實，也可以見到，粤籍同胞和海外的華僑，對于武俠電影有多大的興趣，至于國語片，由于市場的關係，一直不敢嘗試，雖然早年的「王氏四俠」等片，均有顯著的成功，可是海外市場，情形特殊，國語片的基礎，又不深厚，所以歷年來沒有人敢于嘗試。直到最近，金龍公司拍攝了「呂四娘」，一鳴驚人，在賣座上獲得了極大的成功，這才引起片商們紛紛籌拍「武俠片」的風氣。



武俠電影“十三妹”劇照之一。只見樂蒂微幌嬌軀，平地飛上屋頂。

在「呂四娘」中，有幾場戲，贏回了「蒙太奇」的特殊効果，使「飛簷走壁」等武技，逼眞異常，遂挑起了觀衆的興趣，此外，扮演呂四娘的李麗華，以前學過武旦，本身有「武技」根基，打鬥的場面，眞刀眞槍，很是刺激；這也是特色之一。再加上呂四娘這個角式，久已是時下流行的武俠小說中的「有數人物」，無形中拉來很多觀衆，造成盛極一時的情况。

經過「呂四娘」的嘗試，片商知道，佔香港人口大多數的粤籍同胞，對此頗感興趣的事實後，開始籌拍國語武俠片了，聽說邵氏公司已在拍攝「十三妹」，電懋的秦羽小姐，早已爲林黛寫了一個「青萍劍」的故事，聽說已在編劇中。新華公司亦拍攝武俠片，如果這三家香港影業公司，順利完成他們的計劃的話，則今年香港國語武俠片，將有一番熱鬧了。

其實，新華公司在張善琨先生尙未逝世前，久已有一套「武俠片」的計劃，及後張先生的逝世，擱了下來，童月娟女士爲了實現張先生的遺志起見，自然極希望能够拍成該套武俠片。客觀環境的有利條件，更刺激她的興趣，所以積極展開了籌備工作。

新華公司擬拍的武俠片，定名爲「青城十九俠」，唯非還珠樓主以前寫過的「青城十九俠」。內容已完全廻異，因爲還珠樓主的「青城十九俠」，完全是神話性的，基本上雖然一樣表揚俠義精神，內容却嫌荒誕無稽，尤不適合海外環境，而海外讀者，對于帶有神話性的武俠小說，絕不歡迎，電影也是一樣，很少人歡喜看飛刀飛劍的。

「青城十九俠」，顧名思義，可以知道其中有十九名俠義之士，故事部份根據拙著「雲海爭雄記」與「劍底鴛鴦錄」（以上兩書，目前分別在工商晚報與眞報刊載，後亦歸環球出版社印行），主要人物，乃是曾經得過東南亞最佳童星獎的蕭芳芳。

前面已經說過，「呂四娘」的成功，李麗華的演技佔有很大的關係，事實上，叫一個不解「武技」為何物的演員，去演身手矯健的俠士，不容易討

好。因此，武俠片的主角，往往受着客觀條件的限制，而不是任何一人可以易為之的。至少，在拍攝前必須經過一番鍛鍊，當然，鍛鍊之意，並不是真叫演員去學武技；基本上的身段，刀劍的出手，以及縱高竄低的姿勢，一定要像，否則便不逼真。蕭芳芳曾經在海外唯一武旦粉菊花處學過「幼功」，年前在「樂宮」戲院演出「頭二本東方氏」時，以巧快的出手，博得內外行一致的讚揚，爲此，以蕭芳芳來演武俠片，基本上先佔了便宜。何况，她會演戲，「青城十九俠」在角式的安排上，無疑是成功的。

另一部業已開拍的武俠片「十三妹」，選用樂蒂爲主角，也是異常適合的，蓋她出身于一個喜愛平劇的世家，幼年時亦會學過旦角，同時她本人的外型，又是典型的中國美人式，自屬上佳之選。開鏡前二月，樂蒂更下一番苦功，單日練武技，雙日練騎馬，由此可知道，拍武俠片是多麼的不容易。

目前，因為攝影器械設備的日新月異，在攝製的技巧上，毫無問題的可以達到武俠片最高的需要，較成問題的還是內容本身，由于時代的續往前進，新的武俠片除了在性質上：形式上，與舊的相同外，其內容必須隨時代而進步的；這種情形，正同于目前的武俠小說。新的武俠小說作者，大部份來自「新文藝工作者」。除了對舊的武俠小說有一種了解與認識外，另外更具備新的寫作技巧，以及新的意識和觀念。「舊瓶裝新酒」，保留了一切舊有的觀點，而另外滲入新的東西，唯其如此，所以能够跟上時代，爲一般人所接收；也唯其如此，在海外的文壇上，另創一風格，發揚光大了中國的俠義精神。

新的武俠電影，也應該走這一條路，必須用新的觀點，新的意識來宣揚中國古有的俠義精神，這一種精神，和日本的「武士道」，歐洲的「騎士精神」，美國的「西部英雄道義」是同一性質而且遠遠超過。近年來，歐美以及日本電影界，有過好多部優秀的電影，介紹了他們的「精神」，如日本的「羅生門」，「販馬英雄傳」；歐美的「新三劍客傳」，「美人如玉劍如虹」，「龍城殲覇戰」等。一般的批評，予以極高的佳作，我國的新武俠片，如能走這一條路，自然也能够獲得無上的榮譽。

站在武俠小說作者的立場，我個人自然很希望國語片能在這一方面打開一條出路，配合新的武俠小說，宣揚我國舊有的俠義精神。另一方面，則很担心有一天，當武俠片的營業情形，同時盛興時，會發生粗製濫造的傾向，即不啻宣佈武俠片的死刑，因爲，凡是在一窩蜂的情况之下拍成的電影，其內容的貧乏是可以料得到的，這樣便會使觀衆對武俠片起一種反感，從而破壞了武俠片的前途。

所以電影界在嘗試這一條路時，必須時加驚惕，我們極願見到，武俠電影在海外市場大放光彩，因爲它是最具有民族特性的精神。

“十三妹”女主角樂蒂，爲了拍攝這部武俠片，對於國術和騎術曾經下過一番苦功，難怪她有這麽好身手的表演。

俏女俠單棍服羣霸

名伶肖麗湘之妻揚威省港碼頭實錄

•六榕•



自從清朝乾隆年間，少林宗匠至善禪師避禍南遊，駐錫佛山瓊花會館，將武技分授給粵班的武生黃華寶、紅船水手梁二娣兩人，由是遞嬗傳播下來，伶倌中大都精通武藝，其中如花旦馮小靑，武生大和、福成，小武倒眼順、新錦諸人都是名重一時的武林人物。

所以，伶倌懂武，原不算什麼一回事，倒是伶人的妻室武藝高強，竟然一介婦人，能夠力挫過百的惡漢，那就不能不令人認爲是件奇蹟了！

大約距今五十年前，粵班中有名旦角「肖麗湘」的，聲、色、藝三者都冠絕當時，尤擅演閨秀和苦情的戲路，無論男女觀衆，都極端欣賞他的劇藝。湘伶當時正掌着省港第一名班「人壽年」的正印花旦，跟名生角「小生聰」拍演對手戲，一齣「夜送寒衣」，不知瘋魔了台下幾許觀衆，一時真個紅得發紫。

湘伶妻子蔡氏，生得端麗賢淑，平時兩口子甚是親愛相得，爲了蔡氏獨個兒留在家中太過寂寞，所以湘伶至各地上演，她也出入相隨，親逾鶼鶼。

一次，人壽年班從廣州「拉箱」到香港開演，湘伶是個大老倌，除了私伙衣箱交給班中紅船儎運之外，他夫妻兩口，另乘行走省港航線的日船「播寶」號趕去，抵埗時候，剛交下午兩點多鐘，距離晚間登台的時間尚遠。他們過去每次來港，慣在「陸海通」旅店居住，這一次當然也不會例外，而且，船未泊岸之前，早就想定先到那裡開下房間，沐浴稍憩之後，再作別的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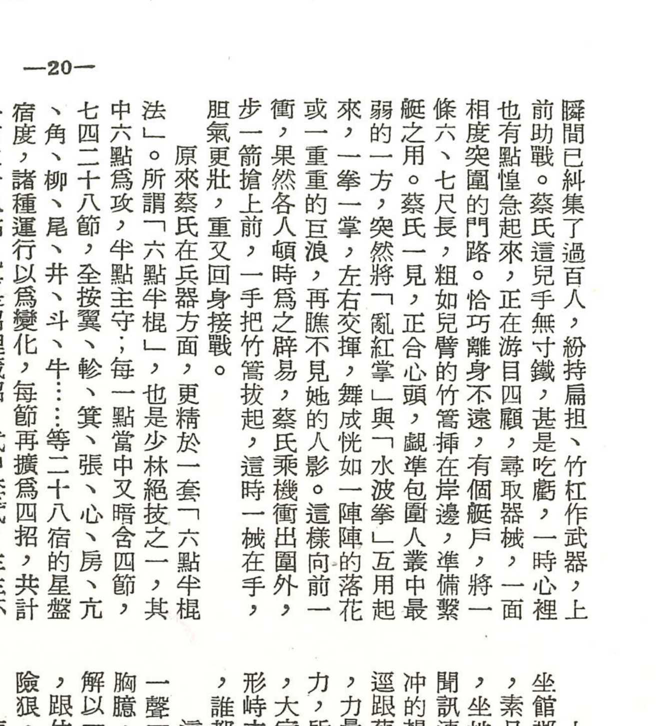
陸海通旅店跟碼頭相去不遠，當下夫妻兩人上了碼頭，就把兩個隨身携帶的皮篋暫放在地上，準備小休片晌，即便繼續起程步行前去。不料旁邊一個挑伕突然一手就把那兩個皮篋拿過來，聲言代他們托運。

當時地方上的交通秩序管理欠善，碼頭上那一大羣挑伕，良莠不齊，有一部份壞人，就乘着這個弱點，倚仗人多勢大，暗裡還有黑社會的組織包庇，往往於中撥草尋蛇，欺壓良善，覷着一些生得土頭土腦一點的外來人客或老弱婦孺，便幾個人圍攏起來，七手八脚的把囊篋行李搶過了手，假稱代搬運，乘混亂中逸去，簡直成了白晝公然搶掠，萬一對方蹤伺得緊，此計不售，到時又平白勒索工錢運費，肆意訛詐，不得不休，這班人總是無惡不作。

肖麗湘身是伶倌，也算得是個江湖子弟，平時跑慣碼頭，見聞已廣，所謂「眼眉毛挑通孔」的人物，什麼道兒不懂多少，這兒一見那挑伕突如其來

，早忖量他不懷好意，趕忙加以喝止，着他先訂明了運費才好動手。那挑伕卻滿臉狡笑的說道：「隨便好了！何必那麼瑣屑，難道等歇你先生還會短給我們，要我們這些苦力窮人吃虧嗎？」湘伶堅持原議，那挑伕被廹不過，果然也就開出價錢來，只不過，他開的已經絕不是搬運行李的工錢，只是一種乘機敲詐。

湘伶於是一口將他回絕，要他馬上把行李放回原處，自行携帶，省得多事。那伕力眼見狡計左右也不成，便憤然把皮篋擲回地上，湘伶夫婦接過拿起，就想起行。誰想那挑伕瞧着肖麗湘兩夫婦文縐縐的，便認為可欺，竟搶上前攔住蔡氏，放起刁來，跟她討運費，硬說這是他們的老規矩，行李一經過手上膊，中途不管你僱用與否，以及走了多少路程，都得一樣照數給足，不容短缺分毫。蔡氏情知他分明藉詞訛詐，置諸不顧，仍然邁步向前；不料



肖麗湘一套六點半棍法，力挫百餘挑

那挑伕越弄越兇，覷着蔡氏是個女流，故意做出些下流動作，動手動脚，要把她扯住，不許她走。怎知他那一只手掌還未沾得上蔡氏的衣袂裙裾，便「哎唷」大叫一聲，跌翻地上，當堂面青唇白，額角冒汗，看樣子似是十分痛楚難受。

原來蔡氏為蔡忠幼女，蔡忠過去在班中充大花面一角，藝名「高佬忠」，他的開山師傅蒙祁采正是粵劇界裡一位老叔父。據說祁采為黃華寶的再傳嫡系弟子，所以精於「永春派」武術，功候湛深，不但在戲班中首屈一指，就在當時百粵武壇上也很有名氣。蔡忠自幼師事他，頗得其寵愛，除劇藝外，更不惜盡舉生平本領相授，一脉相傳，因此蔡忠的內外武功也相當了得。只惜他格於面貌、身材、嗓子這些天然條件，僅獲充大花面的角色，往後粵劇日漸革新，連這一類角色也日就淘汰，蔡忠覺得長日浮沉，屈屈不得志，索性及早「收山」，專以課徒（劇藝武藝兼教）行醫為業。晚年再生下這個幼女，愛逾掌珠，自幼便敎她練武，因她聰明勤懇，極肯用功，及笄之年，竟能盡傳蔡忠的本事，一應內外拳棒功夫，十分精嫺，後來將她許配了肖麗湘。

這兒那伕力不知高低，向她妄自動手抬脚，恰巧當時蔡氏左右兩手各挽住一個大皮篋，一時騰不出手來應付，一怒之下，竟施展出「武松脫銬」中的「抛肘」絕技來，直待那人貼近身旁，才運上陰勁，突然飛起一踭向他脇下的「血池」「氣海」穴道頂去。這一套手法，原是當年武松被解行經野豬林地方，解差事前受賄，中途欲加害於他，當時武松披枷戴鎖，無法施展，人急智生，竟利用手肘、臂彎、胳膊膝蓋等關節來拒敵，那兩名解差不特始終無法迫近他身前，倒給武松打傷了身體上好幾處，終於碰上梁山泊的好漢把他救去。過後武松默憶前情，再加以精研，發明了這一套「抛肘飛踭」的絕技，全部三十六點，後人稱它做「武松脫銬」。如今那挑伕正給蔡氏用上其中最厲害的「抛肘」一式頂着，渾身血脉經絡當堂閉厥，倒在地上，呻吟不起。

那兒還有另外好幾個挑伕站在旁邊，他們不消說都是一黨，眼見同黨失利受傷，自然一起撲上前來動手。為首的一個，雖然瞎了一隻眼睛，倒襯起相貎更覺獰暴可怕，當下這人一剷馬標前來，右手一「冲搥」來一勢「黑虎偸心」，就向蔡氏兜胸撞擊。

蔡氏此時已放下兩個皮篋，敎丈夫肖麗湘緊站在她身後四、五尺遠的地方守着，自己卻蓄勢以待。一眼瞥見那人揮拳打來，勢疾力沉，忿是兇狠，立刻扭馬偏身，先行卸過急疾的來勢，跟住返手一搭，一下大擒拏手法，恰恰攫住來拳腕脉，同時左手更抓住他臂部順勢輕輕一拖，一式「帶馬歸槽」，便將那人整個送出前邊，一連踉蹌前仆了六、七步才俯跌在地上。

可是，蔡氏剛巧擋過這個「獨眼龍」一陣攻勢，左旁有一個身材特別高大的已直撲過來，催動「連環級搥」，用上「天師蓋印」的招式，雙拳朝蔡氏連頭帶項一齊劈下，勢如瘋狗拚命。說時遲，那時快，但見蔡氏一蹲身子，人矮了小半截，斜斜讓過，「雙弓手」向上一分一抓，一把抓住那人雙腕，突站起來，一勢「游僧背包」，用肩膊向那人胸口一抬一頂，早給她頂得整個飛起，從頭頂翻過，跌出丈外。其餘還有多人，一聲發喊，便大舉上前圍攻，蔡氏藝高胆大，毫無怯容，但見她展開「永春派」的精異武功：閃、展、騰、挪、貼、纏、掛、劈，各法交施，跟那幫人打得落花流水，瞥眼之間，又多六、七人受傷倒地。

詎奈「猛虎不及地頭虫」，那裡正是他們一班挑伕、苦力的地盤，一聲呼援，便越打越人多，轉

瞬間已糾集了過百人，紛持扁担、竹杠作武器，上前助戰。蔡氏這兒手無寸鐵，甚是吃虧，一時心裡也有點惶急起來，正在游目四顧，尋取器械，一面相度突圍的門路。恰巧離身不遠，有個艇戶，將一條六、七尺長，粗如兒臂的竹篙挿在岸邊，準備繫艇之用。蔡氏一見，正合心頭，覷準包圍人叢中最弱的一方，突然將「亂紅掌」與「水波拳」互用起來，一拳一掌，左右交揮，舞成恍如一陣陣的落花或一重重的巨浪，再瞧不見她的人影。這樣向前一衝，果然各人頓時為之辟易，蔡氏乘機衝出圍外，步一箭搶上前，一手把竹篙拔起，這時一械在手，胆氣更壯，重又回身接戰。

原來蔡氏在兵器方面，更精於一套「六點半棍法」。所謂「六點半棍」，也是少林絕技之一，其中六點為攻，半點主守；每一點當中又暗含四節，七四二十八節，全按翼、軫、箕、張、心、房、亢、角、柳、尾、井、斗、牛……等二十八宿的星盤宿度，諸種運行以為變化，每節再擴為四招，共計一百二十八點，眞是招裡藏招，式中套式，生生不盡，變化無窮。蔡氏幼得乃父真傳，再復琢磨了十多年，使來更是吞吐自如，得心應手，當下就把竹篙作一根鼠尾棍使用，一連展開「大展黃旗」「怪蟒翻雲」「大洒金錢」幾招棍法，但見一桿長棒，在空中往來滾動，虎虎風生，迎風畫了幾個大圈子，跟住一連串「霹靂卜碌」之聲過後，那班挑伕許多人手中的竹木棍棒，早已給蔡氏掃得脫手飛出。蔡氏因為惱恨這班人欺愚逼善，平地生風，早已打得動了眞火，這兒更得理不饒人，手中一緊，催動竹篙，點、扎、鞭、割、削、挑，各訣互用，一輪急攻，有如驟雨狂風，打得那批苦力挑伕頭破血流，馬翻人仰。

上文說過，那班挑伕暗裡還有黑社會的組織，坐館那個頭子綽號「虎頭炳」，也以棍法見譽一時，素日雄踞上、中環海旁和十王殿果菜欄一帶地方，坐地分肥，作惡稱覇。當時正在得雲茶樓喝茶，聞訊連忙回館取了一根鼠尾棍趕來助戰。當下氣冲冲的趕到，一手撥開衆人，冲入圈裡，再不打話，逕跟蔡氏接戰起來。須知武技上如果雙方同屬名手，力量銖両悉稱的話，一經交手，便測得出對方功力，所以這兒蔡氏跟他兩個，棍甫交柯，旋又滑開，大家都只有凝神蓄勢相待，在塲中逐步移動，身形峙立，眼光正對，互相窺伺，像煞貓兒捕鼠一般，誰都不肯放鬆半步。

這樣互相耽耽虎視了好一會，陡聞虎頭炳大喝一聲「看棍！」一招「覇王上弓」，運棍直取蔡氏胸臆，出手迅捷，勢如疾矢，蔡氏固非庸手，馬上解以「披身伏虎」一法，垂棍往外平推，迫開來械，跟住回馬順手發槍，反戳敵人心窩，為勢亦相當險狠。虎頭炳也能及時解卸。

蔡氏見一擊不中，發狠起來，改用「白龍過江」「烏龍擺尾」「烏雲蓋頂」接連幾式，節節搶攻，上打腦門，中點胸膛，下截兩腿，全是重手。好一個虎頭炳，確有兩手，不愧身為坐館，當下也盡展生平所學，使出「橫架金樑」「上步掛劍」等絕招妙着，連消帶打，兩人就此來來往往，轉瞬便拆了二、三十招，仍然難分高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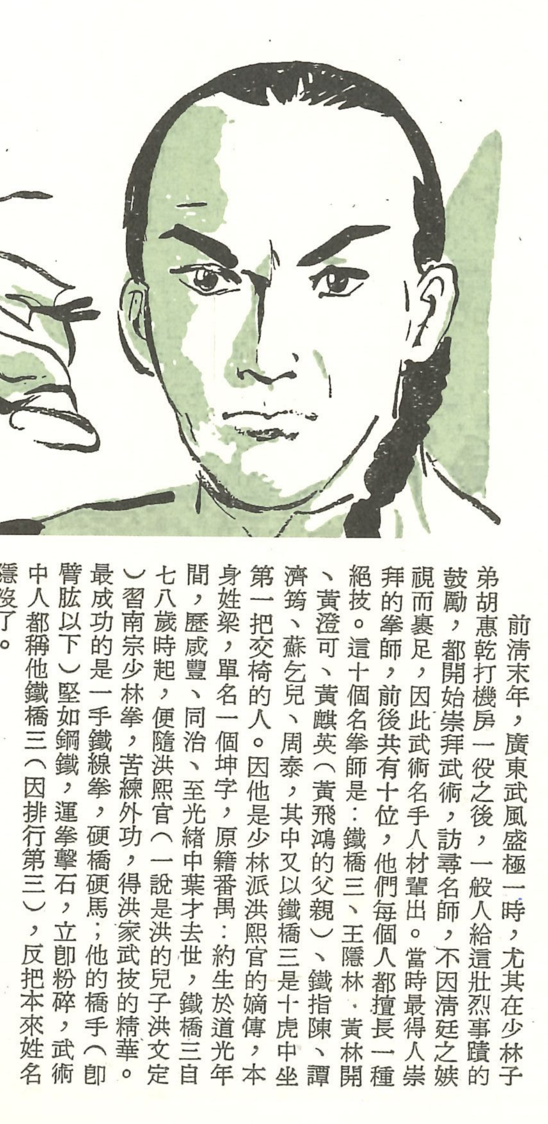
只不過，雙方酣鬥多時，蔡氏則越戰越勇，攻、挑、攔、割、彈、吐，每一下都使得棍花如碗，棍挾寒風，忿是眩目驚心。反視虎頭炳則鼻滲汗珠，胸膛起伏不停，顯是呼吸短促，疲態漸露。鬥到中間，虎頭炳有一招乘着蔡氏棍尖迎面點來之際，突卸左馬，縱棍往外一推，封住來勢；這一式棍法，名叫「金鈎挂玉瓶」，除了迫開來棍之外，還可以運棍上打頸項，下撩陰部，為法至稱狠戾，他滿以為這一下必能得手。豈知蔡氏剛用的只是虛招，並未打實，等到虎頭炳發招進攻，忽地手中棍一沉，人隨下蹲，半路變招為「梅花落地」，長棒貼地捲掃敵人雙脛，虎頭炳本能地騰身上避，只惜遲了一步，脛間早已着上，蔡氏用勁又大，肢骨也為之折裂過來，當堂痛澈心脾，冷汗直標，仆地不起。

那班挑伕，眼見坐館敎師也受挫敗，餘下來各人自更無作為，紛紛逡巡引退，恰在此時，大隊員警已聞訊趕來彈壓，各人一鬨而散，湘伶夫婦也挽回皮篋自去。當時有認得湘伶的，便把這事傳播開來，一時茶樓酒館，資為談佐，蔡氏能武之名，由此不脛而走。至於那些碼頭伕力，經過這次的挫折，往後也為之歛跡許多了。

（完）

鐵掌雄風

蹄風　文
偉青　圖





第一回：露頭角林玉拜名師

前清末年，廣東武風盛極一時，尤其在少林子弟胡惠乾打機房一役之後，一般人給這壯烈事蹟的鼓勵，都開始崇拜武術，訪尋名師，不因清廷之嫉視而裹足，因此武術名手人材輩出。當時最得人崇拜的拳師，前後共有十位，他們每個人都擅長一種絕技。這十個名拳師是：鐵橋三、王隱林、黃林開、黃澄可、黃麒英（黃飛鴻的父親）、鐵指陳、譚濟筠、蘇乞兒、周泰，其中又以鐵橋三是十虎中坐第一把交椅的人。因他是少林派洪熙官的嫡傳，本身姓梁，單名一個坤字，原籍番禺：約生於道光年間，歷咸豐、同治、至光緒中葉才去世，鐵橋三自七八歲時起，便隨洪熙官（一說是洪的兒子洪文定）習南宗少林拳，苦練外功，得洪家武技的精華。最成功的是一手鐵線拳，硬橋硬馬；他的橋手（即臂肱以下）堅如鋼鐵，運拳擊石，立即粉碎，武術中人都稱他鐵橋三（因排行第三），反把本來姓名隱沒了。

當時廣東十虎，對鐵橋三都尊稱前輩，因他的年紀較長，而且老成練達，受武術中人擁戴，十虎裡的鐵指陳，曾有一個時期走過江湖，到處賣技，他表演的多是挺掌琢磚。往日舊城牆的磚塊，一片有尺來長，五六寸厚，經他併指削下，能隨意削成各種形狀；有時興到，也偶然表演「抓蠔牆」的絕技。三角洲一帶，地下產生蠔殼，許多大厦用蠔殼築砌圍牆，拿石灰嵌進蠔殼，比現代的三合土還要堅硬。鐵指陳運指一抓，便從牆裡拑出一個蠔殼來，觀衆莫不震驚他的驚人指力。

黃飛鴻是黃麒英的兒子，從小跟隨父親走江湖賣技，但他的師傅，却是鐵橋三的得意弟子林福成，所以黃飛鴻也傳得洪家的虎鶴雙形拳和無影脚，叫鐵橋三作師公。鐵橋三門下得意弟子，武力出色的計有林福成、孖指添、李聰、蔡贊等，其餘學了

武藝的還多，可是大都隱居商場，不露頭角。

如今說的是光緒初年，廣東附城一條鄉渡，正在三山河面駛着之際，突然一聲鑼响，兩岸駛出七八條長龍艇，飛掉而來。長龍艇是尖底的小船，船身狹窄像龍舟，十人分在兩邊掉槳，在河面來往如飛。那時候，渡船還沒有小汽船拖帶，船尾裝了鄉間水車一般的舵槳，用十多個壯夫踏着，推動舵槳前進的，遇到順風時也借助風帆之力，所以走的十分遲緩。

當下渡船上的人已知遇到了賊刼，一陣號哭喊叫，船上護勇响了幾聲土槍，但那裡會有效，長龍艇上的盜衆早已兩邊扒上船來，幾個持刀的小頭目把守着艙口，喝令搭客退到船尾去。他們大掠了一番，然後捉出搭客逐個端詳，看到了皮膚白皙，手足沒有生繭的人，便選了其中衣裳穿得光鮮的作了肉票。這批不幸者當中，有一個十歲左右的小童，生得眉清目秀，白凈面皮，他是林頭村裡的人，名叫林玉，父親早死，家裡貧窮，讀了兩三年書，母親也染時疫死了。他沒法把書再念下去，這次隨族人到省城當學徒，不料因爲面貌生得俏，也圈入了盜匪擄贖的目標。

那時鐵橋三的弟子「孖指添」，剛在廣州河南一家輾米磨坊裡當買賣手。買賣手的職責，每月總有幾次到附城各鄉收購穀粒。一天清晨，他在一艘渡河的小船上，看到水面上浮着一個人，抱着一條木，載浮載沉地隨着潮水流過來，看清楚時却是個小童，孖指添一時動了救人之念，立刻着船家掉前去，拿竹篙把浮在水面的人鈎着，然後拉到船面來，看這小童還有氣息。

經過孖指添和船家的施救，那小童不久便醒過來，自稱姓林名玉，剛從匪巢裡逃出，在河岸找到一根枯木，已在水裡飄流了半晚。孖指添看這裡還是郊外僻處，怕有歹徒的耳目，當下也不便多問，把阿玉帶到河南近郊漱珠崗，找一間茶寮歇下，讓阿玉飽吃一頓，又給他把衣服弄乾，才細問他的鄉

貫姓名。阿玉精神回復，便把身世說了一遍，又謝過孖指添救護，稱他作阿伯，孖指添本來姓鍾，又見阿玉生得不俗，而且口齒伶俐，聽說在鄉間已是個孤兒。問道：「好孩子，你叫我作添叔罷，看你小小年紀，却有這樣胆識，不願隨着强盜同流合汚，將來定有一番作為的，如今我把你送回去林頭村好嗎？」阿玉眼睛裡忽然吊下淚來，凄然道：「添叔，你若把我送回鄉裡去，莫說沒人照料我，而且林頭村裡也有不少壞人，形同强盜，那時我的性命還是不保的呢。」

孖指添覺得這孩子很可憐，一時動了仗義的心情，撫着阿玉的頭道：「這樣，你願意跟我學些買賣嗎？」阿玉喜得眉飛色舞，孖指添把他帶回那輾米的磨房，說林玉是他的世姪，就着他暫時在磨房裡暫充一名小厮。

輾穀的磨房廣東人叫作「米機」或「米絞」，香港米行中人稱作「磨口」。說也奇怪，林玉在米機裡從沒把自已從匪巢裡逃出的事告訴別人，但磨房裡的人叫他「靚仔玉」，「靚仔」二字是廣東俗語，即「小白臉」的意思。他在米機裡，閒時要幫手搖動脫殼機，阿玉幹的比大人還快，每天總要把手臂推動幾萬次，漸漸練成了臂力，也不自知。過了些時，靚仔玉弄破了廚房裡許多碗碟，店伴吃飯時，所用的烏梅木筷子，常常在夾菜時一動便斷。但他洗滌的箸子，却非常潔淨，沒有一點油膩沾上，廚子添置得碗箸多，便去告訴孖指添，意思是想他暗中告誡阿玉，在浣洗時候小心一點。孖指添是有武技的人，細看箸子外面完好，但執上手時很容易折斷，那些烏梅木本來堅實不過的，那裡會一拿上手便折斷了呢？

他想了一會，暗中留心阿玉怎樣洗滌碗箸。他看見阿玉蹲在河邊，把幾十雙箸子浸到水裡，雙手抓着來回搓了一頓，箸子互相磨擦得惻惻發聲。等到箸子滌淨了，阿玉拿着抹布把碗碟一個個擦乾，就在這時，那些豆青粗的碗子，瀝一聲又碎了兩個，孖指添心裡明白了幾分，也不想責靚仔玉，不過他還有點思疑。過兩天買了幾十雙新的筷子回來，把一半交給阿玉，着他拿到河裡洗凈了才用。吃飯時孖指添隨手拿了幾根，輕輕在桌上一敲，立即折斷；他又把未洗過的拿出來，照樣地敲一下，筷子動也不動。他暗暗地吃驚：「這孩子幾時練得這指力的？」他須要一試阿玉的指力。

原來阿玉自從來到輾米店工作，天天在磨房裡攪動脫殼機，手橋練慣了，無形中已增加了他的掌力，兼且他每天早晚洗滌碗筷時，拿竹筷出力地搓，搓時又是雙掌合着來回磨擦，不知這正是練軟硬功的初步功夫，叫「合盤掌法」。合盤和拳法裡的「搓切手」有點相同，初時用竹筷三四十根，用力搓擦，一兩年後，漸改過用鐵筷練習，到了相當時日，指力已藏着暗勁，遇到堅硬的東西時也可以一搓便碎了。

孖指添立心要試阿玉的臂力，那天他帶着一枚胡桃（核桃）回到磨房裡，見了靚仔玉，驟然拉着他的手一握，像今天朋友見面時握手一般。暗中用了些力，看他有何反應。阿玉並不像別的小孩航喊痛。只見他順手一摔，竟然把孖指添的手甩開，錯愕地瞪着。孖指添便道：「阿玉，你不要驚，我是試一下你的手力，店裡的人說你時常弄破了碗碟，怕你自已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吧。」阿玉還是詫異地問道：「添叔，我有什麼手力呢？那些碗碟却是它自已破裂的，不是我不小心打碎的。」孖指添道：「我知道，不是你有心弄破的，一會我再向你解釋明白。」他把那一枚胡桃拿出，叫阿玉用掌握着，說道：「你用力緊握，看看胡桃能否碎裂。」阿玉果然出力抓着，那胡桃依然完好。孖指添知他不會使力，輕輕把他的小拳一抓，在他的手指上一按道：「你要把拇指頭用力壓下去，胡桃才會碎的。」說聲未畢，阿玉手裡的胡桃已瀝的一聲裂開。他還訝道：「我怎麼能够抓破胡桃呢？」孖指添解釋道：「這樣你明白了，碗箸經過你的手裡，便會破裂，你有天生練武的根底，資質比別人高，加以你幹什麼東西都肯賣力，所以指力又比別人强，那些碗箸經你的手指揑過，已有點裂痕，一經用力便立即破損，便是這原因了。」

阿玉從這時起便跟孖指添習武，磨房裡本來有一些人跟着學技的，孖指添除了教他們練洪門初步習馬出拳的功夫外，還特別給阿玉一些練掌功的方法。洪門的習馬初步，必是「踏中宮」。單這一項基本步法，就要練三個月，所謂「踏中宮」，乃是少林子弟必經的練習階段，寓意反淸復明，動作時先退三步，正身拱立，右手握拳，左手附掌，初時拳掌向內，漸漸向外。這個開拳步法雖是簡單，但內含五形，變式特快，退可守，進可攻，它的用意：退三步是人行虎步（老虎入洞時的姿勢），大丈夫能進能退，暫時忍辱負重的意思。進三步是到了時機，起來挰走胡虜，還我山河，那開拳姿勢，更是少林子弟交手時的作式，也是起碼的基本功夫，且不必細表。

如今說的是靚仔玉童年怎樣練掌功，孖指添從鐵橋三學來的是少林練功裡的軟硬功，他知道阿玉長於腕力，因此選了幾種方式，不假外求的。一種是「紅砂手」，本來是用沙盤，裝滿了細砂，天天用雙掌磨擦，按着練功的步驟練好指力的，孖指添覺得磨房裡隨處放着穀粒，便教阿玉把穀粒來練習，每天抓着穀粒合掌搓擦。阿玉因有了根底，穀粒在掌裡擰了幾下便脫殼了，不到一月，穀粒再不適他練習了，孖指添教他初練「龍爪功」。這種練習初步，只是在米籮上面運指抓進米粒裡。又經過兩月，孖指添在店後垷土上豎了一些小木樁，教阿玉拔出，最初只能搖動，漸漸可以拔出一些，等到指力可以一拔便起時，那木樁又由植在地面一寸改爲二寸，力量便要增加。

這樣又習了半年，「拔山功」完成，進一步練「排水功」。這一種練功並不是真的在水裡練習的，道具是兩排茶桿竹，這是人家用來晒晾衣服的竹



靚仔玉飛身上前，一脚踢開他手裏的槍，伸手便向他頸項抓下。

竿，韌性很大，兩排竹竿上下連着鐵線，密密地並排着，練習的人把隻掌合着插進，用力向左右一分，用能撥得多遠。如果每邊二十根一排，能够用掌一撥便張開，而每根竹竿都屈曲了，臂上已有五百斤之力。

瞬已兩年，孖指添辭了米機的買賣手，受聘到香港一家機器廠當工目，他覺得阿玉的功夫已有了根底，雖然體質較弱，但臂力已不是普通習武的人能够抵禦了，若果中途停輟，實在可惜。他想起了鐵橋三正在白雲山上能仁寺，這天他帶了靚仔玉上山，拜見了鐵橋三，說出自已要到香港去，特來辭行，同時把來意道達，着阿玉上前叩見師公。事有湊巧，那天鐵指陳也到了能仁寺，見孖指添竟然收了門徒，便道：「添哥，原來你已收了門徒，我應向你道喜。」鐵指陳雖然和鐵橋三是武林朋友，但年紀比孖指添大不上幾歲，往日拳師收門徒是一件大事，許多還要設酒請朋友吃的。鐵橋三也道：「阿添，我只聽過你收了一個英俊漂亮的門徒，如今才知道就是這孩子，果然生得不錯呢？今年怕有十六歲罷？」孖指添忙應道：「師傅，弟子不是有心收徒兒的，只是一個偶然的機會便了。」當下把怎樣救了阿玉和後來發覺他的指力過人，爲着作育武術人材着想，所以用心教他，現在自己要離開省城了，想阿玉到來跟隨師父深造下去，這樣細細對鐵橋三說了一番。

鐵指陳在旁聽得頗感興趣，又見孖指添說這小孩子已練過了幾種軟硬功，他想起自己也是練這一門的，便要試阿玉一下，看看桌上有一具香爐，約有五六斤重，底下三隻爐脚，僅一寸高。於是着阿玉用食指和中指拑着，放平了手臂舉起來。這一動作叫四兩博千斤，不要看那銅香爐不過幾斤重，但要平放雙臂伸出兩指拑起，實在並不輕易。靚仔玉站了馬步，手臂一伸，已把氣力運在臂上，跟着施出兩指夾着香爐脚，移了一移，然後放平手臂舉起，離開桌上。鐵橋三在旁，出手一揑阿玉的手橋，按了一按，阿玉連忙把香爐放下，面色通紅，稍見氣喘。

鐵指陳嘖嘖稱讚，說道：「這小孩子可以造就呢，三哥，你老人家就接手栽培下去罷。」鐵橋三搖首道：「我正有話要和你說，想我這幾年來，東奔西跑，許多人要來拜門的，我都推辭了，如果我答應了阿添，會受到別人怪責，老弟剛才正說你担箱小童走了，不若着阿玉跟你出門，練一下見識，閒時你可以教他循序把掌功練下去呢。」鐵指陳心裡暗暗歡喜，但不便就此答允，仍推辭一番，孖指添聽得他師父這樣說，立刻叫阿玉上前叩頭，要他叫鐵指陳作師叔公。鐵指陳喜得笑逐顏開，把阿玉拉起來站在身邊。

鐵橋三在旁道：「老弟，阿玉無疑掌力有些造就，但我適才看過他橋手，還未够功夫。怕將來出手時不够快、不够勁，老弟回去教他練上一年沙包，然後再給他「仙人掌」和「觀音掌」的兩種練功，這樣不上五年，他便可在江湖上混點飯吃了，也不致說我們教出來的小孩子，吃不上江湖風浪呢。」原來那時靚仔玉的功夫，實在還很膚淺，要和外間武館中人較量，自然談不上。鐵橋三也是看到阿玉體質平常，身材細小，恐教他練拳脚功夫，將來不會成材，所以想鐵指陳把本事教給他，來日長成，也可以在江湖上賣技糊口。

作書人對靚仔玉的出身，不想多費篇幅，因他後來的事蹟還多，學技期中，沒有什麼可紀的事。鐵指陳當日是在西江一帶走江湖賣技的，他帶着靚仔玉，有暇便教他練功，幾年間沒有停輟，阿玉的武技漸漸到了升堂入室，同時也獲得許多見識，年紀雖然上了十九歲，可是生得身材細小，面目白凈，不像是個懂得武技的人。

世事就像白雲蒼狗，變幻無窮，第二年，鐵指

陳因替朋友出頭，在省城「旗下街」（旗人住的街道）鬧出人命案子，星夜逃遁，連靚仔玉也來不及通知了。那時靚仔玉住在大北直街的三聖廟裡，知道之後，徬徨失措，跑上白雲山謁見鐵橋三，那知梁坤（鐵橋三）也去了別處。他不敢再回去三聖廟，在外流浪了半月，還不見鐵橋三回來，身邊的錢也用光了，想起了孖指添往日帶他住了幾年的輾米店，那裡的人總會對他認識，於是跑到河南那間輾米店，想找往日相熟的同伴，那知事隔七八年，店伴大部是新人，只有三幾個舊日的工人在處，還幸靚仔玉的面貌沒有多大改變，大家見了他，殷殷話舊。住了兩天，那店的司理知道他是鐵指陳的夥件，怕官司惹到身上來，這天送給靚仔玉二兩銀子，把他打發離開，店裡的舊件也覺愛莫能助。他懷着二兩銀子，正不知投奔那裡是好，走過小港橋，聽到有人喊他，回頭一望，只見幾個江湖賣技的人，挑着旗幟行頭，行前的正是武師梁祺。這個梁祺綽號「黑面祺」，是鐵橋三的同鄉族人，因爲也是走西江一路賣技的，出售少林跌打丸，所以不時在各地和靚仔玉碰上。黑面祺見鐵指陳是個有名拳師，而且和鐵橋三相好，特別拉上交情，每逢同抵一地，設檔完畢，閒着便帶靚仔玉出外喝茶，友情也頗親密。這天黑面祺剛在河南設檔回來，見了靚仔玉踽踽獨行，因此喊他一聲。靚仔玉在舉目無親，前路茫茫的時候，好像他鄉遇故知，忙上前叫聲：「祺叔是你嗎？」眼淚不覺吊下來。黑面祺驚問原由，靚仔玉告訴了一遍，哭喪着臉道：「我今時不知往那裡是好。」黑面祺是個走慣江湖的人，認爲靚仔玉可以利用。便道：「阿玉，你何用憂愁，我們走江湖的最重義氣，今後你隨着我一起，有飯大家吃，你師父的官司，不會牽連到你身上來的。」這晚把靚仔玉帶到一家下乘客寓裡，靚仔玉感他收留，願意替他効力。從此靚仔玉便跟着黑面祺在江湖裡闖了。那時候，正值前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的前後，中國各地充滿着黑暗、腐敗、和悲哀；生命財產沒有絲毫的保障，百姓過的是動盪不安、風雨飄搖的日子。

廣州附城的某處鄉村，本來是三角洲出名穀米集散地，可是那時珠江流域，隨處是盜匪出沒的地方，因此村裡一些殷富都遷到城裡居住，如今這鄉村中雖然也是熙來攘往，惟不時仍有刼掠之事發生，村外來往孔道，一般不法之徒，居然在此大開烟賭，正當商人，碰了面便搖頭歎息，時常憂慮到總會有一天給盜賊們侵害到自己身上。

一天，村外的一間茶寮，是築在荷池之上，篷窗竹椅，別有一番景緻。過午之後，寮裡茶客已是寥寥可數，比往常太平時座客常滿的情形不同了。臨荷池一面，一個穿了黑短衣的漢子憑窗踞坐，這人年約廿七八，身材瘦小，白淨面皮，是個俊俏男兒，只可惜一雙眉毛太粗，和他秋水傳神的眼睛有點不稱，此外便是顴骨高聳一點，單看他的外貌，不似是個鄉間勞苦的人，但他的衣着舉動却像個當日出來閒蕩的漢子，一雙袖管摺得高高地，沒有扣上鈕子，露出白色襯衣，腰間束了手掌兒濶的黑縐紗帶，愈顯得他不是個老實的商人。他把一條腿踏在板櫈上，支持着身子，面對茶寮外看得出神。

這時來了一陣脚步聲響，門外進來兩個高大漢子，面目兇狠，一望便知不是善男信女，其中一個額上留着一道疤痕，像給利器削過似的，其餘的長了一臉短鬚，似多時沒有修剃過的。他們進來把眼四望，看見那黑衣漢子獨個兒坐着，立刻呼道：「玉哥，我們找了半天，幾處賭棚都去過了，想不到你躱在這兒喝茶。」說了一起坐下來。黑衣漢子沒精打彩的應道：「你兩位找我幹什麼？這兩天來我的手氣不佳，如今正躱在這裡想法兒翻本呢。」那兩人笑道：「玉哥，你的辦法却多呢，二根和老木兩處賭棚，不是你來撐腰子的嗎，你要錢用時，只要開聲便行了。」漢子苦笑道：「你們說得這樣容易，那兩處地方，都已借下了不少錢，怎好還去開口呢。」

那兩人互看了一眼，其中一個有疤痕的湊近黑衣漢子面前低聲道：「玉哥，我們今次來找你，是『貴人初』老總叫來的……」還沒有說完，漢子瞪着眼道：「不要說了！我明白你們的意思，就算初哥自己來，今天我也沒法還他賭賬的。」他豎在板櫈上的一條腿也放下來，面上微有怒色。兩個大漢見他發怒，忙道：「玉哥不要動氣，我們不是『貴人初』叫來向你催賭賬的，而是有一宗買賣要和你合作呢。」漢子聽了，不耐煩地答道：「什麼？我靚仔玉雖然不是循規蹈矩的人，但要我和你們一起去打家刼舍，我怎樣也不會奉陪的。」

那兩人立刻陪笑道：「玉哥，你且聽我們說下去，才回絕未遲。你當日欠老總的一百兩銀子，是你親筆立回欠單，明天不還，便要把榕樹頭那一處賭棚讓出，但你却收了二根一筆銀子，把賭棚賣斷了，明天除非你還給老總一百兩銀子，否則你那能把賭棚交出來呢，難道你不要信用了嗎？」

那自稱靚仔玉的漢子一時默默無言，那時候，綠林裡雖是黑吃黑的世界，但也講一點信義，比方鄉間的賭館押店，向匪徒繳納過「保護費」之後，他們眞的不會再來騷擾。靚仔玉在賭館裡欠下劇盜『貴人初』一筆欵子，說過把自己的一家賭棚抵押，後來他輸光了，又拿賭棚賣給別人，想起來自己道理有點不通。當下兩個漢子又低聲說道：「你不要爲難，我們老總知道你近來手氣不佳，所以想替你設法，也不要你隨我們幹什麼買賣，只要你給他幹一件工作，那麼，你那筆賬便算作罷，還有點好處孝敬你呢？」

靚仔玉問道：「我不明白你二人說什麼，打開天窗說亮話，我看過幹得的便幹，不要再在處吞吞吐吐了。」兩人回顧寮裡已沒有人，把嗓音放低唧唧喁喁的說了一番話，靚仔玉定着眼兒細聽，搖頭道：「這樣我也是不能幹的，雖然不要我露面，也算和你們一起行動了。」兩人強笑道：「你真想不開的，試問我們不說，又有誰知道呢。玉哥，你想

想，如果你清還了老總那一筆賭賬，以後你就無須再去幹了，就算幫忙我們一次，又有什麼影响的。」靚仔玉始終沒有切實答應，那兩人還是百般奉承，且帶着央求的語氣。最後，靚仔玉只得答道：「如果我明天沒法籌得現欵還給貴人初，再行商量好了。」

這一晚，靚仔玉跑到幾處朋友借欵，有些避不見面，有些回絕了他，最後他在一家米店裡，那掌櫃的給了他十兩銀子，說道：「阿玉，你是好好的一個有爲的人，怎麼離開了鐵指陳，便和這處的無賴混在一起呢？你沉迷在賭博裡，連賣武的『行頭』也輸去了，這樣你怎對得起你的師父和鐵指陳！如果我不是念着交情，也不會三番四次的借錢給你，如今這十兩銀子，你就拿去贖回『行頭』，若果你是騙我的，以後也休要再來相見了！」他應了一聲，匆匆出門。一路想這十兩銀子，連贖回『行頭』也不够，若果離開這裡，貴人初定把二根的賭棚奪去，自己便落得個不好的名聲。他一面想，已望見村外的賭棚，燈光照耀，不經不覺又踏了進去。棚裡的人正在呼盧喝雉，見了便道：「玉哥，你來得眞巧，莊家正在派錢呢。」過了半個時辰，他的口袋裡已空着走出來，迷惘地向前走去，只覺面前是一片的黑暗。

這是一個星月無光的黑夜，在另一條大的村莊上，一家築了圍牆的巨厦，有幾條人影扳過了牆頭，落在一間院子裡。一個瘦小的人剛一躍下，黑暗裡飛出一團黑影來，吠出一聲，直撲他們咽喉，張口便噬。那人很快向側一閃，一手抓着那巨犬的頭向下一按，這一頭猛獸就在地上四足一伸一扒，喉裡像塞了東西一般，咯的一响便咽了氣。原來這巨犬頸上已五指深陷，直貫進頸喉裡，鮮血流了一地。那黑影在草地上揩去手裡的血污，和進來的同伴一起伏下，靜聽一會，屋裡已沒有人聲，也沒有亮出火光，才蛇行來到屋旁。這間大厦牆脚全是石塊砌疊，大門緊緊關上，二層樓上才有窗子，窗框是幾根水喉般粗的鐵枝隔着，防備算得十分嚴密。這時進來的黑影共是四條，有兩人站到窗下，疊着羅漢，讓那瘦小的漢子攀椽身近窗口，只見他雙臂抓着窗框，那兩根鐵枝漸漸向左右彎曲，中間距離已擴大了一倍。他又換過了一個姿勢，左手頂着一根，右手抓着另一根拉到身旁，像是開弓一樣的動作，一霎間，他右手抓着的一根彎的更曲，整根成了半圓形，已够一個人身穿進去了。看看弄妥，回身落到地下，接着便見那面上有刀痕的漢子，口裡咬着一張匕首，從鐵枝的缺口爬進樓裡。

這些人當中，出現一個頭裹黑巾的人，指揮着一人在外把風，然後從腰間拔出一根手槍，也爬進窗口去了。把風的人見留下瘦小的漢子沒有進去，便低聲問道：「玉哥，你怎麼不跟隨老三進去呢？」漢子搖首道：「我答應弄開了鐵枝便算，如今我要走呢。」那人露出詫異之色道：「你眞傻氣，現在得手了，你看，老三亮了火光，他已把屋裡的人制服了，你也看看他們有什麼得到手，不要給抹煞了你的一份兒呢。」漢子又搖首道：「我說過不要你們分贓的，我還是走的好。」他正想舉步，樓上便傳來女子的悽厲叫聲，跟着便再沒見聲响。把風的匪徒自言自語的道：「老三又怕是生蟣貓入了眼，屋裡躺着個美麗的娘兒未定呢。」

靚仔玉耳裡像是嗡的一聲，全身血脈賁張，耳邊又似聽到掌櫃的胡老伯道：「你好好的一個有爲的人，怎麼離開了鐵指陳，便幹起盜匪的勾當來了。」他像一個從夢裡驚醒的人，一躍爬到窗口，躍身進屋，那裡是樓上的一間廳子，燈光從室裡的玻璃門射出，內面透出有人糾纏的聲音，又聽到一個女子似是給人抓着了頸喉，喘息在處掙扎。靚仔玉一脚踢開室門，看到榻上一個年輕女子正給老三按着，拿枕子塞着她的口，衣服正給扯破了，老三正在壓着她有所動作。靚仔玉撲上前去，牽着老三的肩頭向後一摔，把他直跌出門外去，跟着想把女子攙起。

那女子忽地瞪眼望到面前，驚呼一聲，靚仔玉知道有人在後暗算，向側一閃，耳畔聽到砰的一响，原來是老三在門外拔出槍來對靚仔玉施放，幸那女子瞪眼叫出，才給他避過了。靚仔玉轉身，沒待老三再射出第二彈來，已箭一般的飛身上前，一脚踢開他手裡的槍，伸手向他頸項一抓。誰想一時發力，一抓便把五指貫進老三的喉頭，立刻咽氣。

那額上一道刀痕的匪徒叫「鬍鬚全」，是老三的左右手，聽見槍聲趕來，看見靚仔玉握殺了自己的頭目，抓起地下的槍，剛要發射，靚仔玉又是一個轉身，一手攫去，這一下抓着了「鬍鬚全」的臂膀，臂骨當堂折碎。喊了一聲，連槍也跌下來了。

外面把風的匪徒，知道失風，一窩蜂的逃走了。靚仔玉把鬍鬚全綁起。鬍鬚全罵道：「靚仔玉，你這樣反骨，究竟有幾多條命呢，貴人初知道時，定來找你算賬的。」靚仔玉一脚把他踢在一旁，走過隣室，已是翻得衣箱凌亂，保險箱也打開了，散滿地上的都是金圓銀子。最後尋到一間房子，才見屋裡的人都禁在一起，口裡塞上棉絮，屋主是一對中年夫婦，看見靚仔玉進來，大家驚得面如土色。

門外人影一閃，剛才的女子穿回了衣服進來，見靚仔玉正給各人鬆縛，說道：「爸爸媽媽不要驚，這位好漢是來救我們一家的。」她也幇着解開各人手上的繩子，樓下兩個僕人，這時才掌燈上來察看。

這一戶人家，是村裡的殷富，主人叫陳萬青，在省城設了一家綢緞店，交他的兒子打理。他却在本處鎭上分設一家支店，每月店裡銀両，有一部帶回家裡放存，那知給劇盜「貴人初」垂涎了，要向他下手，但經過踏勘之後，知道陳萬青家裡防備得十分嚴密，窗戶俱加上鐵枝，如果明火持械刼取，屋裡的人定會鳴鑼告警，因此便要設法誘使靚仔玉加入行動，利用他的臂力把窗戶的鐵枝弄開。却估不到靚仔玉看見他們刼財刼色，一時怒火塡胸，反把貴人初的先鋒爛頸老三打倒，（下轉第五十四頁）

胡就勝大破飛斧黨

伯樂 文
丁岡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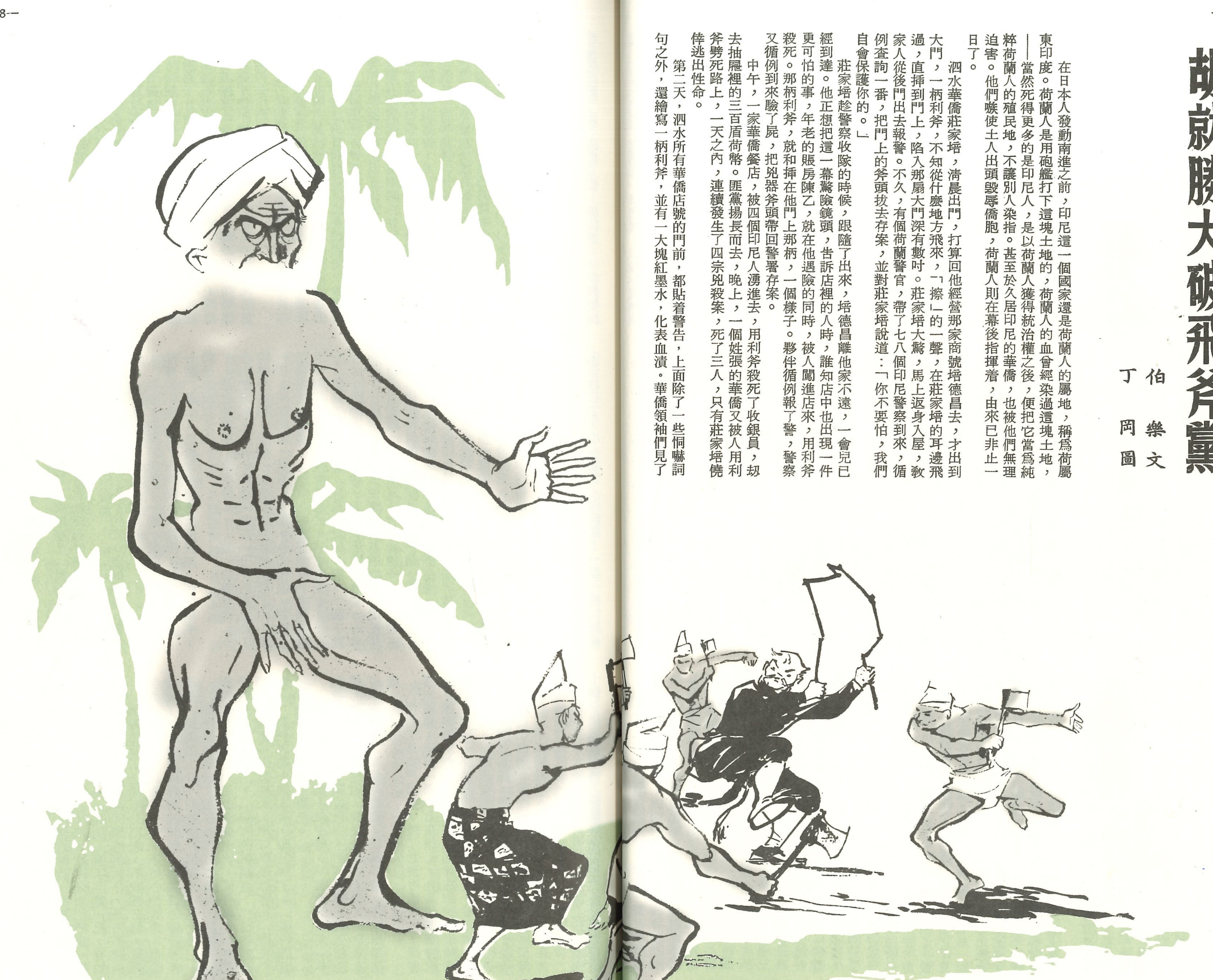
在日本人發動南進之前，印尼這一個國家還是荷蘭人的屬地，稱爲荷屬東印度。荷蘭人是用砲艦打下這塊土地的，荷蘭人的血曾經染過這塊土地，——當然死得更多的是印尼人，是以荷蘭人獲得統治權之後，便把它當爲純粹荷蘭人的殖民地，不讓別人染指。甚至於久居印尼的華僑，也被他們無理迫害。他們嗾使土人出頭毀辱僑胞，荷蘭人則在幕後指揮着，由來已非止一日了。

泗水華僑莊家培，淸晨出門，打算回他經營那家商號培德昌去，才出到大門，一柄利斧，不知從什麼地方飛來，「擦」的一聲，在莊家培的耳邊飛過，直揷到門上，陷入那扇大門深有數吋。莊家培大驚，馬上返身入屋，敎家人從後門出去報警。不久，有個荷蘭警官，帶了七八個印尼警察到來，循例查詢一番，把門上的斧頭拔去存案，並對莊家培說道：「你不要怕，我們自會保護你的。」

莊家培趁警察收隊的時候，跟隨了出來，培德昌離他家不遠，一會兒已經到達。他正想把這一幕驚險鏡頭，告訴店裡的人時，誰知店中也出現一件更可怕的事，年老的賬房陳乙，就在他遇險的同時，被人闖進店來，用利斧殺死。那柄利斧，就和揷在他門上那柄，一個樣子。夥伴循例報了警，警察又循例到來驗了屍，把兇器斧頭帶回警署存案。

中午，一家華僑餐店，被四個印尼人湧進去，用利斧殺死了收銀員，刼去抽屜裡的三百盾荷幣。匪黨揚長而去，晚上，一個姓張的華僑又被人用利斧劈死路上，一天之內，連續發生了四宗兇殺案，死了三人，只有莊家培僥倖逃出性命。

第二天，泗水所有華僑店號的門前，都貼着警告，上面除了一些恫嚇詞句之外，還繪寫一柄利斧，並有一大塊紅墨水，化表血漬。華僑領袖們見了



大驚，立即舉行集會，商議應付之策，一面組織自衞隊，一面向警察方面交涉，要求保護。不料警察方面，表示無能爲力，反勸華僑回國，免給警察以麻煩，又不肯發給自衞槍照，理由是印尼人只用利斧作武器，沒有需用槍械對付的理由。僑胞們明知警察與土人一鼻孔出氣，目的無非不讓中國人在泗水立足，雖然憤怒，但亦無如之何。惟有在華僑中選拔精於武功的人，組織起來，實行以武力對付。

廣州帮中有一個店員，姓胡名就勝，見此情形便挺身而出，担任自衞隊隊長。胡就勝是白鶴派著名拳師王隱林的首徒，年已五十多歲了。外貌相當瘦弱，一向也不以拳勇自炫，他在莊家培的培字號商店服務，日前奉命到山巴去收購土產山貨，最近才回到泗水來。莊家培知道他拳術精妙，馬上請他出任自衞隊長，他也慨然答應了。其餘潮州帮福建帮也各選了些年青力壯的夥計，各人身懷鐵尺匕首，準備與他作戰。

他們的首領蘇阿瑟，體重二百十三磅，身長六呎，兩臂足有千斤氣力，曾在荷蘭人的船行做過起卸工人，一個人能托起三包大米，由棧房走到船上五百碼的距離，副首領昆爺丁也是個壯漢，身軀結實矯捷，出身獵戶，曾經徒手擊斃三百斤的野豹，弓箭更精，其他團員約有五十八，全是苦力。他們中了荷蘭人的宣傳，以爲中國人在泗水攫奪了他們的利益，是以含恨在心，決計把華僑驅逐出去。他們有警察在幕後支持，更加橫行無忌了。

華僑自衞團成立後，曾經好幾次粉碎了他們的侵襲，他們中有些人，並且被胡就勝打個半死，細了起來，送到警署去。他們的首領蘇阿瑟，勃然大怒，誓要殺死胡就勝，以爲報復。

這是三月下旬一個晚上，南方氣候終年炎熱，胡就勝在培德昌門前，脫了上衣，赤裸着身體乘凉，露出一身骨頭。就在這時候，蘇阿瑟帶了副首領昆爺丁兩人，來到培德昌，要找胡就勝較量。他們看見胡就勝，却不認得，便上前問道：「我們要找胡就勝，快叫他出來。」

胡就勝機警，一看兩人，已知到來意不善，細看他們身上，却沒有懷着利器，估量自己也不怕他，當下便站立起來，夷然而認是胡就勝，並問他們找他幹什麼？

「你這瘦皮猴就是胡就勝麼？」昆爺丁大笑起來，「不要冒充了，冒充他沒有好處，我們正要拗折他的頸。」

胡就勝冷笑道：「你不怕死，就試試看，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就是胡就勝。」

昆爺丁向蘇阿瑟望了一眼，蘇阿瑟道：「不管他是與不是，打了他再說。」昆爺丁聽說，只應了一聲「是」，已經縱步向胡就勝撲來，張開兩手，向他的頸部叉去。

胡就勝喝聲「來得好」，一個「白鶴掠翅」，合起雙掌向上一揮，倏地向左右一分，已把昆爺丁的雙手格開，跟着一個進馬，左膝朝昆爺丁的小腹一頂，疾如閃電，昆爺丁大驚，急向後退，胡就勝趁勢將左脚一撐，這一脚已打在昆爺丁的右邊脅骨上，訇然一聲，向後直跌出去，倒在地上。

昆爺丁也眞矯捷，只見他就地一滾，「鷂子翻身」，乘翻過來的餘勢，向胡就勝直竄過去，一手護胸，一手伸起雙指，便來挖胡就勝的眼。胡就勝見他身段靈敏，不敢輕敵，急把身體一伏，「霸王扛鼎」便來抱昆爺丁的腿，他這一招，疾如閃電，敎昆爺丁沒法躲避，兩腿早給胡就勝抱着，只聽得一聲响亮，昆爺丁已給胡就勝直摔出去，這次可跌得重了，爬在地上喘氣，半晌起不來。

蘇阿瑟大怒，恃着自己學過日本柔術，便邁步上前，要貼胡就勝的身，胡就勝側身閃過，却橫伸出右臂來，試試對方的力量。蘇阿瑟把手一搭，便搭在胡就勝的臂上，五指一發力，想要把對方揑痛，誰知竟如揑在鐵板上，反使自己指骨生痛。

蘇阿瑟知道遇了強敵，剛才輕視胡就勝的心，完全沒有了，小心謹慎，向前跨了一步，疾忙把身體一扭，背向胡就勝，同時，把胡就勝的臂，拉到自己肩背上，用力把胡就勝向前拉，背部一拱，想要把胡就勝摔出去。

胡就勝整個身體，從蘇阿瑟的肩上，淩空由後翻過前面了，可是，胡就勝並沒有被摔跌，一個「鯉魚打挺，」便站在蘇阿瑟的面前，喝聲「照打」一拳在蘇阿瑟的下巴上抽到。蘇阿瑟急忙把頭一偏時，拳已從面頰掠過，耳根上遭了沉重一記，有如給鐵錘撞擊了似的，蘇阿瑟搖搖欲仆，退後不迭。

這時昆爺丁已從地上爬起，不敢再上前，發脚便跑，蘇阿瑟見昆爺丁一走，不免心怯起來。也跟着跑了，一會兒跑得無踪無影，培德昌的夥計看得淸楚，便要追上去。胡就勝只怕有失，連忙喝止。

蘇阿瑟和昆爺丁回到他們的總隊部，昆爺丁對蘇阿瑟商議道：「胡就勝這傢伙，眞有兩手。明天用利斧收拾他便了。」蘇阿瑟點頭道：「固然要出利器，還要多出動些人，才可以保必勝。」昆爺丁道：「我們再帶十個人去，諒已够了。」蘇阿瑟道：「也好，你自去召集吧。」

昆爺丁貪夜找到十個歹徒，吩咐他們明天一早到總部一同出發。調度已定，回到家裡，想起胡就勝的厲害，愈想愈怕，自覺就多添十個人，也未必可以戰勝，不如使用毒鏢，出其不意，用暗器擊傷他。

昆爺丁是獵戶出身，除了善使弓箭之外，還善運用袖鏢，他有一套「七星鏢」，全是用純鋼鑄成的，鏢頭鋒利無比，他還用毒藥淬在鏢頭，這種毒藥十分利害，那怕是黃牛般大的老虎，被鏢擊中，毒藥入血，滾兩滾便死了。他把七星鏢放在一個長筒裡面，縛在右腕，筒上有機括，一經觸動，便有一隻鏢褪出長筒，落在掌中，隨手發去，非常便捷，昆爺丁平日練慣了，把鏢練得百發百中。現在，為着要收拾胡就勝，決意使用這種不名譽的暗器。

到了次日，昆爺丁來到總部，會齊了蘇阿瑟和十個歹徒，每人身上都懷着一柄利斧，共是十二把

，加上昆爺丁的一套七星鏢，浩浩蕩蕩便殺到培德昌而來。

胡就勝打退了昆爺丁和蘇阿瑟之後，早已料到他們定必不肯干休，早晚會來報仇，便向莊家培報告，要動員所有自衞隊隊員，在附近放哨防守。莊家培道：「一切任你安排好了，可以不必問我。」胡就勝當即命令所有隊員，都把鐵尺懷在身上，外加一柄匕首。他自己也把一條九節鋼鞭，圍在腰間，以防萬一，但却沒想到敵人會用暗器，身上連護心寶鏡也不帶一塊。

自衞隊才佈置好，便見蘇阿瑟昆爺丁帶了十個土人，來到培德昌附近散開埋伏。自衞團的哨兵探得情形，便向胡就勝報告。胡就勝聽說敵人身上懷有利斧，便知道必有一場惡鬥，當即對各人道：「你們都不要上前，只鞏衞着店門，保護店中老弱夥伴，不要讓印尼人衝進來。」又敎人準備水桶沙桶，防範敵人衝進來放火。才調遣完畢，對方的人員，已經到了店前，蘇阿瑟一馬當先，手揮利斧，便要闖來。

胡就勝獨自一人，飛身出了店門，卸下腰間軟鞭，「毒蟒穿林」，矯矯夭夭直奔蘇阿瑟面門，蘇阿瑟忙用手中利斧去撥，不料那條鞭是軟的，一格便給纏上了，胡就勝把鞭一收，蘇阿瑟再握不住斧柄，利斧脫手而去，胡就勝順勢接過斧來，朝他們人叢裡一擲，早有一個團員，應聲便倒。

蘇阿瑟正在錯愕，胡就勝的軟鞭已到面前，蘇阿瑟忙向後退，那裡來得及，胡就勝手腕一抖，一鞭已打在蘇阿瑟的胸前。蘇阿瑟大叫一聲，口中噴出鮮血，蹌蹌踉踉向後便倒。昆爺丁大驚，忙把他扶着，九個排華團團員，見胡就勝英勇，大家齊聲吶喊，一擁上前，把胡就勝團團圍着。

胡就勝長嘯一聲，英雄性起，那條九節鋼鞭，上打「雪花蓋頂」，下打「老樹盤根」，但見一團光影，把身體護着，轉眼之間，已有五六個土人，被鞭子捲掉斧頭，打得頭青面腫，皮破血出，有兩個還倒在地上，傷重了爬不起來。其餘的人，那裡還敢上前，只挺着利斧向空，虛張聲勢地揮舞着。

昆爺丁這時已把蘇阿瑟扶到路旁坐下。並對他說道：「你放心，待我去收拾這小子。」蘇阿瑟有氣無力的答道：「你得當心，不要被他的鞭傷着。」昆爺丁說聲「曉得」，左手持斧，右手按動機括，早已把一枝毒鏢掣在手裡，慢慢挨上前，乘胡就勝不備，右手一揚，一點寒星直奔胡就勝的門面。

胡就勝不提防昆爺丁突施暗襲，幸而他久經大敵，有聞風辨器的本領，聽到風聲，本能地把頭一偏，毒鏢在耳邊掠過。胡就勝這才知道有人發暗器，睜眼向前一望，只見昆爺丁右手揚起，又是一鏢飛來。胡就勝旣驚且怒，暗罵道：「這傢伙好狡獪，待我用計收拾他便了。」當即把口一張，恰好把鏢咬着，却仰身便倒，裝作被鏢所傷。

鏢上的毒藥，必需見血才起作用，胡就勝咬着鏢，却沒有出血，是以安然無事。昆爺丁看見他倒下，滿心歡喜，以爲已把胡就勝打死了，急忙飛步上前，視察究竟，不料胡就勝在倒地時已暗將鏢拿在手裡，昆爺丁那裡知道，當他走近胡就勝時，胡就勝就在地上一鏢飛出，喝道：「吃你自己的鏢吧。」話還未了，昆爺丁已應聲倒地，見血封喉，只在地上掙扎，一會兒便死了。

昆爺丁一死，走得動的歹徒，嚇得拔步便跑，剩下走不動的，只在那兒高叫饒命。蘇阿瑟見不是路，勉强掙起來，蹣跚而去。胡就勝還不知道昆爺丁已死，提着鋼鞭上前觀看，只見他七竅流血，才知道鏢上有毒，不禁吃驚道：「這傢伙却狠毒，想要我的命，如今却自食其報。」

這時警察已開到了，見鬧出了人命，便把胡就勝抓了去問話，胡就勝把經過一一說出，幸而昆爺丁身上還有五枝毒鏢，驗出鏢上都有毒，這才不能處罰胡就勝。

蘇阿瑟回到總部之後，不勝氣憤，立即召集全體人員商議，大家聽說副首領已死，並且傷了多人，自不免面面相覷，誰也不敢亂提主張，蘇阿瑟看見如此情形，不禁怒道：「難道我們就白白給中國人欺負了不成，我們必需為死者復仇。」

其中一個歹徒却良心發現，對蘇阿瑟道：「這一場禍事，原本是我們起意欺侮他們的，難怪人家要作自衞。」蘇阿瑟怒目而視，喝道：「他們應該滾回中國去的，我們不要他們在此，摻奪我們的利益。」那人也憤然道：「其實他們只是做生意，沒有害於我們，不要聽那些荷蘭人挑撥，我如今悔悟了，不再作打手，勸你也應及早回頭。」說着逕自走了。

蘇阿瑟無可如何，默然看着那個歹徒出去。心裡却在想道：「難道我就忍下這一口氣不成？聞說此間有一派瑜伽拳派，十分了得，我何不去請他們出頭？」主意已定，便出去訪問瑜伽派的首領去。

瑜伽派原來是印度佛敎派別之一，最初的瑜伽敎士，爲着要到深山大澤，尋訪神仙，是以要鍛鍊身體，使自己能够忍耐風霜雨雪，飢餓，以及一切外來的痛苦，又要練習技擊，以便與毒蛇猛獸搏鬥。因此這一派的人，多數是身懷絕技，能忍受一切人所不能忍的痛苦。他們能够關在石匣中，沉到水底裡七日七夜，撈起來依然是活的，又能够睡在碎玻璃或釘床上，任人用大鎚敲擊，不食不飲的最高紀錄，達到四十九天，總之，他們的道力，是不可思議的。

到後來瑜伽分成兩派，一派是苦行派，即修煉身體能忍受痛苦飢餓，另一派是技術派，那便是研究拳術技擊，把身體煉成銅皮鐵骨，刀箭不入，中國的鐵布衫一派，實在是瑜伽派的支流。

在印度本土，瑜伽派的苦行派盛行，但來至印尼的却是技擊派，始祖哈薩拉，是個印度人，來到印尼之後，收了幾個印尼人爲徒，哈薩拉死後，印尼人蘇合傳了衣鉢，繼續授徒，蘇合的技藝雖然不及哈薩拉高深，但所有瑜珈派的拳術精髓，他都學會了。

（下轉第五十五頁）

劍聖下山記

東洋武道

綠汀



一心齋一口刀斬二十餘人。

話說日本寬永十五年春天，第三代幕府將軍德川家光為崇尚武事，曾定期舉行一次空前的比武大會，事前經已下令全國諸侯各就其領地內選派能手一人前來江戶城集中了。但對那担任審判的人選，一時却找不出一個老成望重，足以壓服群衆，而又沒有派系成見的人來，後經樞密使松平的獻議，才屬意於一個當時名重武林的宗師。

這人是鶴岡城近郊羽賀井村的有名劍客，幼名平馬。日本人也有以原籍村名作姓氏的，像我國姓氏的起源一般，如姓上官的是由於楚莊王的幼子作上官邑大夫；姓歐陽的是由於越王勾踐的支孫封於烏程的歐陽亭，因以為姓，故此，這劍客便叫作羽賀井平馬。初時拜在一刀派名手吉岡門下學劍，十七歲傳得了吉岡的衣鉢，當地諸侯聽到了他的名字，便即聘作劍術座師。一次，他的主人給叛黨圍攻，他一口劍殺了幾十人，立下奇功，自是名字響亮，漸為日本武術中人所知。後來，到了四十歲那年，忽然悟出：刀劍只合用以防身，不宜多所殺戮。從此便棄劍不用，而專心致力於徒手撲擊之術，因自號為「一心齋」，隱於「飯山」之上，苦練了十年，終於發明了一種不用兵刃，只要發一聲喊，便能顛人於尋丈外，當堂暈厥的氣勁，即以此法施之於山中的豺狼虎豹，亦無不應聲自倒。自是與人較技，便再不用兵器，惟一喝以使人懾服。不久，一心齋之名便遍傳遐邇，常為武林豪客所稱道，諸侯之聞名辟召者絡繹不絕，但始終都不肯應命成行，依然住在山中過其閒散的歲月。及至幕府將軍派人前往飯山勸駕時，雖已年逾古稀，却還精神矍鑠，健步如飛，及聞將軍要聘他到比武大會去主持審判，却竟興緻勃勃的一口答應下來。待那來使告辭回去覆命後，他便携着一根藜杖，一柄短刀，穿上破衲芒鞋，扮成十足是個鄉愚模樣，獨個兒逕向江戶出發。

不消幾天，他已來至「箱根」邊境。那裡有一座關隘，幕府派有兵勇常川駐守，盤查過往人等，

他見關前有一棵大樹，便坐了下來，剛在燃着烟管，還吸不上兩口旱烟，就見着前面大路上正有三個壯年武士施施然行近關來。一到便意氣飛揚地先向關上自報姓名道：

「俺是紀州的關口彌太郎。」

「俺是岡崎的竹內加賀。」

行前的兩個報過姓名後，再由那第三個上前補述道：

「在下叫宮本伊織，現充小倉藩家將。我們三人這次前來江戶，乃是奉召要在將軍駕前比武的。就請你老通融，讓我們過關吧！」

那關吏聞說他們都是應召而來的武師，忙即啓關接入。一心齋看在眼裡，心下兀自想着：

「關口彌太郎這人，聽說是個兼精柔術的劍客，名字還相當響亮；就是竹內加賀，也不失是個柔術的能手；至於宮本伊織，大概就是雙刀名人宮本武藏的養子了吧，這幾個人的武功，我却要試他們一試！」想罷，立刻從一條捷徑繞過他們前面，來至箱根「權現」大廟之前，選了一條往來必經的小路，坐在路旁的石上等候，他故意把那根藜杖伸出路心去，隨即閉上眼睛，在那裡裝睡。

一會，關口、竹內和宮本三人果然要到這權現大廟來頂禮，冀邀神力以保佑他們的武運亨通。及見這乞丐般的老人在路旁睡着，關口便先向他的同伴喚道：

「咦！前面正坐着一個骯髒的叫化子哩！」

「碰着這樣的東西，真有點討厭！」竹內氣憤憤的逕自向前，正在跨過那根藜杖。冷不防在剛要提足時就給那藜杖拂了一下，痛得他連退數步。這一記，一心齋只是輕輕一拂，若是真個發力的話，他的脛骨怕不會給掃斷麼？然而，他還不知利害，一個箭步，搶上前去，待要給叫化子一點教訓，但看那老人時，却又呼呼地睡着了。於是他便狠狠的發出像是破鑼的聲音喝道：

「喂！你這老不死的東西，還在裝睡嗎？」

「噢！真好睡！幹嗎你要擾人的清夢？」

「你在擾人是正經。可惡的！俺且問你：何故在這往來孔道伸出手杖來阻碍行人？」

「胡說！只是一根小小的手杖，有什麼阻碍不阻碍？我看你，也還像個武士。怎麼連一根手杖也看不見呢？怕你只是個冒充的武士吧！」

「什……什麼？你敢詆譭俺是個假武士？你這該死的老頭兒，俺想你是活的不耐煩了！喂！你見不見俺這柄佩刀？它會殺人的呀！如果你再敢胡說八道時，別怪老子性子不好！」

「我又不是瞎子，怎不知你有刀？可是，像你這種無能之輩，縱然有刀，也是等如一柄生銹的東西罷了！怎能傷人呢？若是你要把我這老人幹掉時，你只管來好了！何須多說廢話？」

「哼！還不住嘴嗎？這可饒你不得！」竹內被氣得面青唇白，一手按着刀柄，正待拔出來；關口忙即搶前一步，扳着他的肩膊喚止道：

「竹內！且住！對着這種無知的鄉愚，怎值得



動手？不怕弄髒了咱們的刀嗎？且饒他一次吧！」說完，再又回顧那老兒道：「喂！老頭兒！你也太不識相了！還是說句好話吧！咱們都是天下聞名的武士，如果眞的要殺你時，眞是不費吹灰之力。不過好漢專扳强中手，咱們是不會胡亂對你動手的。你還是對我的朋友說句好話算了吧！」

「什麽話？我沒有錯。你既然會說好漢專扳强中手；那末，我只是個老人，那有向你們後生小輩陪話之理？你連這個也不明白，還做什麽和事老呢？」他這番話，直說得關口啞口無言，呆了一會才對他的同伴說：

「竹內！這人是個瘋子，要是你願意時就給他一點教訓好了！」

「好的。俺就把他送上西天去。喂！老不死！看刀！」竹內的刀霍地亮出，向正那老頭兒的額上砍去。

一心齋依然坐在石上，還沒站起，只見他在刀光一閃時畧一彎身，便已把那來勢躲過。到竹內再又掄刀用一式「大展黃旗」，向他橫截過去時，他却像是「鷂子冲天」般躍高半丈，那藥杖迅卽從上而下，不偏不歪的正點在竹內的手腕上，使他連刀也要拋開；跟着，那脇下又中了老兒的一掌，登時便昏倒地上。

關口從旁看見，不覺大吃一驚。心想：這老兒忒是利害。怎麽不消幾下功夫，就可以把一個稱雄一方的竹內打成這個樣子呢？看他那出手的敏捷，眞的神出鬼沒，定然是個無比的高手，不過他也未必能够看到背後有人算他，如果出其不意剁他一刀，諒他也是奈何我不得的。想了卽亮起刀鋒，向他的腦後直劈而下。不料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得「喔」的一聲剛從那老兒的口上呼出，他的手腕也着了一杖，那柄刀也像竹內剛才一般拋跌在地上。他身上還有一口短刀，趕忙拔出，誰料在這瞬間又給老兒戳了一掌，倒在一旁了。

這時，三人中行得最後的宮本剛好趕到，一見地上兩人，便已心知不妙，忙卽上前施禮道：

「他兩人有眼不識泰山，居然冒犯了你老人家，眞是萬分的不該。在下是小笠原侯的家臣，叫作宮本伊織。那倒在地上的，一個叫竹內加賀；另一個叫關口彌太郎，都是被召到江戶去比武的。剛才的事情，一定是他們兩人多有開罪，才會弄到如此狼狽。他們這等荒唐，給你老人家教訓一頓，也是活該的。不過，在下還不敢動問，你老人家莫不就是飯山的一心齋老前輩麽？」

「哈，哈，哈，竟然給你猜中了。不錯，我就是一心齋。你的尊翁武藏和我也很有交情哩！」

「那就更覺失敬了。你老人家竟是在下的世伯？眞是最好沒有了。至於他們兩人的不是，就請你老人家體諒一下，讓小姪把他們救醒，好得親向你老人家陪罪吧！」宮本很知趣的自認小姪，更乘機向一心齋請求許他搭救同伴。

「噢！若是這麽說時，反而使我難過。其實，他們都是給我打跌的，照理應該由我向他們道歉才對呀！伊織世兄！你就趕快救醒他們吧！」一心齋也自親切地喚他一聲世兄。於是一塲風暴便頓告平息，而關口和竹內兩人也被救醒過來了。

「噢！是宮本嗎？唉！眞可怕！以俺們的功力來說，也算不弱了！可是碰上那個老頭兒，竟這樣不濟。也不知他是何方神聖才會怎般利害？」關口先自說出他的感想來。

「是呀！如果不是神聖，俺也不致吃這大虧啦！」竹內跟着也接上這一句。宮本隨卽笑着說：

「哈，哈，哈，這神聖還在那邊哩！」

兩人回頭一看，便見着剛才那個老兒正坐在一棵松樹下吸着烟管，面現微笑。到宮本催着兩人上前陪罪時，一心齋忙說：

「噢！是關口和竹內兩位豪傑嗎？剛才太對不起了！嘛！請到這邊來！」同時，宮本也補上一句：「你們怕還不知道，這位神聖就是我們久仰的一心齋老前輩呢！」

「吓！是一心齋老前輩嗎？何不早說？噢！你老人家也太惡作劇了！若早知是你老人家時，我們便只有甘拜下風，那敢冒犯呢？」關口和竹內同時伏在地上叩頭認罪。

×　　×　　×

經過這塲風波之後，三個武士便陪着一心齋一同上路，沿途有說有笑的不覺到了他們的目的地，——江戶。但因距離比武大會開賽的日期還有好幾天，所以當下各人便一揖而別。

翌日，一心齋爲着要洽商一些有關比武的細節，特自先到八重洲岸旁的柳生邸去，拜望當時在武林上最負盛名的將軍座師柳生宗矩。恰好這天他邸裡正是高朋滿座，武士如雲，座中除了好些應召而來的各派能手之外，還有一個號稱「旗下恩公」的親兵總制大久保也在其列。他們見着這位武林耆宿進來，無不肅然起敬，只有那高踞上座的大久保却只向他畧一頷首便又滔滔不絕的大放厥詞。末了還縱聲說：

「今回可算是集太平武士於一堂了！」說罷還在哈哈大笑，那語氣和笑聲都不免使人難堪。可是大家一來知他平日專愛說些調侃別人的話；二來也敬他功高望重，老氣橫秋，所以只好一笑置之。於是他又得意忘形地接着說：

「講到武藝這件事，那用於戰塲上的功夫比起從練武塲上學來的就大不相同啦！我大久保，在十六歲初次上陣時，就會在鳶巢山攻城一役率先一槍把甲州方面的敵將刺死。後來，單刀匹馬縱橫於千軍萬馬之中，也不知殺過多少名將健卒。從這些經驗中所歷練出來的武藝，我以爲總比你們只從練武塲上學來的實用得多。你們覺得我這番話說得過份嗎？那就最好請你們卽席表演一些絕技給我開開眼界了！」

剛巧那個昨天才在路上受過一心齋敎訓的竹內加賀也在座中，聽了大久保這番大言不慚的話，竟沉不住氣，忙卽離席走至他的前面亢聲道：

「請問大久保老先生！……」

「什麽？」

「你老人家生在戰國之世，當然會在戰塲上歷練出一些好本領來，我們是極其欽佩的。可是，晚輩却認爲戰塲上的打鬥不一定就是一種特殊的武藝，大約也不致和我們在練武塲上所學來的相差太遠。既是你老人家也肯賞鑑一下我們的薄技時，就讓晚輩先來獻醜吧！」

「唔！那很有趣。你且要來看看！」

「好的。」竹內應過一聲，隨卽指着庭前的空地上說：「你老人家也許看見那三隻禾雀了！」跟着便掏出一把小刀來扣在手裡，當作飛鏢向前一送，那三隻禾雀便給貫穿胴腹，像一串鑾鈴那樣跌在地上。竹內忙去拾來放在大久保的面前，再又鄭重地說：「你老人家怕已看到了吧！晚輩覺得：就是在戰塲上立過無數戰功的人，恐怕也未必能够懂得這個哩！」

「是這樣的麽？不錯，你這點小術果然使得。你何不索性開一家燒臘店呢？這樣，總不失爲一種無本生利的生涯呀！哈哈哈，這幾隻禾雀，不如就送給我作爲今晚的下酒物吧！」大久保一手攫起那串禾雀揣在懷裡，又在向他調侃；竹內只是楞着，一時啼笑不得。

不料就在這時，却刺激起另一位武士上前向大久保聲諸，這人就是日本有名的仇殺英雄荒木右衞門。當時，他很謙恭的喚了一聲：

「大久保老先生……。」

「噢！是荒木麽？你不是就在前年幹過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在那『伊賀』的邊境助人報仇，力斬三十六人，因而天下聞名的嗎？諒來你是有過戰鬥經驗的。但不知也能像竹內那樣演些打雀功夫給我過目不？」

「當然可以。請看吧！」荒木因囑柳生邸的僕人取了一些白米來，撒在地上，俟那些禾雀飛來啄食便又放出尖鏢來，雪一聲把兩隻禾雀當堂刺個正着。原來，這一回是刺中那兩雙禾雀的翼尖，成了一串比翼鳥，還是生的。荒木拿在手裡，然後對大久保說：

「請你老人家過目，是些生的呢！」

「噢！是麽！既然沒有把它殺死，足見你的本領更是高强了！那末，在那兒呢？給我看看！」

但到荒木把掌一伸時，那兩隻禾雀竟已飛去了。

「眞可惜！挺好的下酒物却給逃掉了！」大久保無限失望地在惋惜，惹得座上羣英縱笑不已。

至是，一心齋才徐徐站起，對着那總制說：

「大久保翁，剛才得聆高論，使人茅塞頓開，實在獲益不淺。只是，你老說的：如非從戰塲歷練得來的武藝就不切實用。在下却不敢苟同。除非你老也能够抵敵得住在下的『一喝功』，在下才會佩服你老的高論。」

「然則，什麽叫作一喝功呢？」

「很簡單，在下也無須用什麽兵器，只消一喝，就算你老站在二丈開外，也必然會應聲倒下。」

「請住嘴吧！」那有這個道理？就算你有的是過人的本領，也斷斷不會把我這從千軍萬馬中歷練出來的彥左喝倒的。須知，我彥左並不像你們一班太平武士那麽無能呀！」

「那可有事實證明。你老不信時，還是請試試看吧！」

「既是這麽說時，我就站到庭前去，看你能够把我怎樣？」大久保有點動氣，跟着也站了起來。

這可急煞那邸裡的主人柳生宗矩了。他眼見這多年的軍中老搭當要冒險去試一心齋的絕技，不免替他揑着一把汗，但因深知大久保的倔强脾氣，却又不好攔阻，只得從旁低聲勸說道：

「大久保翁，這回可別大意！還是穿上盔甲的好呀！」

於是，大久保便全身披掛起來，手執長槍，昂然挺立在庭前的草地上大聲說：（下轉第四十四頁）

虎俠擒龍

金鋒 文
黃鳳簫 圖

第一回：一劍西來黃鶴樓頭聚雙俠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這是唐人崔灝吟詠黃鶴樓的詩句，黃鶴樓是湖北武昌府的名勝，樓高三層，建在長江磯石之上，面臨江渚，遊人登樓遠眺，百里江流，一覽入目，相傳古時有仙人在這裡駕乘黃鶴仙去，白日飛昇，所以有「黃鶴樓」這個名字，至於是不是眞的有人在這裡成仙呢？因爲年代湮久，無從考証，那不過是齊東野語之談罷了！

話說明朝武宗年間，正德皇帝登位第八年，黃鶴樓最頂一層的樓欄上，突然出現了一個黃衫朱履的少年，頭上戴了儒巾，腰間佩了長劍，這黃衫少年的年紀不過二十七八歲左右，丰神俊朗，英姿颯爽，他憑倚着樓欄，低聲曼哦，他吟詠的就是本文開卷那一首黃鶴樓詩，兩眼望着滔滔的長江水，若有所思，他剛才念到最後一句「烟波江上使人愁」，背後突然起了一陣哈哈大笑，一個响如洪鐘的口音說道：「愁什麼？春花秋月，無非鏡花水月，大千世界，無非一枕黃粱，如果看開一點，什麼愁也沒有了！」

少年出其不意，嚇了一跳，立即回頭後望，自己背後不知那個時候，站着一個道人，這道人年約四旬，儀容清俊，五綹長鬚飄洒胸前，頭戴九梁木冠，身穿杏黃道袍，芒鞋白袜，修飾得非常光潔，手上拿了一柄拂塵帚，黃衣少年大喜叫道：「師叔，我等了你半天，望你不來，還以爲你老人家失約呢！」道人笑道：「那有失約之理，我在沿路上聽見寧王逆謀甚急，連鄱陽湖的水師也出動了！十萬火急，事不宜遲，你跟我一起到南昌去吧！」黃衫少年點頭應諾，一道一俗匆匆下了黃鶴樓，直向江邊走去。

你道這一道一俗是什麼人呢？這裡先得表明，原來黃衣道人名叫做金鷗子，是武當派一代名宿，那少年名叫管金城，是金鷗子師姪，他是武當派掌門雲陽眞人的高足，管金城是江西玉山縣人，家世歷代仕宦，由祖上起，就在朝廷做官，他的父親名叫做管長纓，以前做過贛州太守，爲官清廉，很有政聲，後來當了寧王府的長史，寧王名叫宸濠，是正德皇帝朱厚照的叔父，封藩江西，藩地廣及湖南浙江的一部份，適值那時候正德皇帝是個少年天子，終日微服出遊，不理朝政，說到正德皇帝，相信一般讀小說的人不會陌生，京戲中的「梅龍鎭」，越劇裡的「游龍戲鳳」，都有說及這位風流天子邂逅酒家女李鳳姐的逸事！原來正德皇帝朱厚照這個人，是明朝歷史上有名怪誕的皇帝，十五歲便登上大位，登位那年大婚，納了皇后，可是他跟皇后不合得來，連三妃六嬪也不御幸，一個人躲在一所題名「豹房」的屋子裡，豹房裡却養了一批奇怪客人，有虎豹、有和尚、有回教的祭師、有蒙古的喇嘛、還有天竺國的印度僧人，正德皇帝終日躲在豹房裡面，學蒙古回部天竺的經典和文字，還自稱爲「大慶法王」，有一次，他聽一位印度和尚講解佛經，說及菩薩降龍伏虎的事，正德皇帝硬說自己是佛，要試試自己的本事，他穿上了袈裟，走入虎籠伏虎，可是那頭虎並不認得他是皇帝，怒吼一聲，把



正德皇帝撲倒在地，好在籠外兩個天竺和尚立即衝進籠裡搶救，方才把皇帝由虎爪下面救出來，但是也弄得遍體鱗傷了！經過這次驚險之後，正德皇帝對「豹房」又興緻索然了，終日微服到各處去巡遊，南到江南，北達塞外，不理朝政，寧王宸濠便生出謀朝篡位的惡念來，招兵買馬，訓練水師，要想效法燕王棣的故事，奪姪子的帝位，管長纓服官江西，對寧王的野心，當然洞若觀火，他爲人個性忠耿，便向寧王犯顏力諫，寧王宸濠勃然大怒，把他囚禁起來，關在王府裡面，因爲管長纓曾經向寧王面前直諫：「王爺如有不臣之心，逆天行事，塗炭生靈，不出三五個月，必然一敗塗地，大好的寧王府也變成荒坵，麋鹿見於台下哩！」寧王非常憤怒，他把管長纓關起來，說自己事成之後，登位做了天子，方才把管長纓牽出斬首，管長纓有一個兒子，就是本文開首的管金城，他雖然生長在官宦之家，却是少慕游俠，十八歲那一年，便到武當山去，拜在雲陽眞人門下，練了一身武藝，管長纓被囚那天，他恰好到鄱陽湖康郎山遊玩，聽見噩耗，不敢返回南昌自投羅網，一溜烟逃入湖北，打算到武當山拜求自己師傅雲陽眞人，指示一切，因爲自己父親和眞人也是方外至交，自己是武當派弟子，在情在理，也要請示師傅才對，他走到武當山下面的昌宜鎭，恰好和自己二師叔金鷗子遇個正着，在同門師叔中，金鷗子算是生性最脫畧的一個，沒有什麼架子，玩世不恭，武當派第二代弟子，很喜歡和他親近，管金城當然也不例外，他遇了二師叔，方才知道自己師傅在三個月以前，離山北上，雲遊幽燕，看情形至少在一年之後，方才能夠回來，管金城不禁大爲失望，金鷗子便問管金城到武當山的原因，管金城便把自己父親被囚寧王府的經過說了，金鷗子大笑道：「我以爲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你爹爹被寧王關起來嗎？這個容易，我和你一同到南昌去，先把你父親由寧王府裡面救出來，安置到九江兵馬指揮使王大人那裡，王大人與我有舊，跟你爹爹也是同寅，由他上疏朝廷，請朝廷派兵阻遏寧王的亂事，這是一石二鳥的方法，你意下以為如何？」管金城不禁大喜，他就要和金鷗子一同起程，金鷗子忽然說道：「且慢！我還要到湖南岳州找一個朋友，不能夠跟你馬上起程，不如就這樣吧！半個月後，是七月十五中元節，那天早晨，你到武昌城外的黃鶴樓找我，大家在樓頭見面便了！」管金城點頭答應，便和師叔分手，他先到武昌住了七八天，又到附近名勝遊覽了幾日，直到中元節那天早上，依約到黃鶴樓，金鷗子果然依約到來，師叔姪會在一起，動程向江西進發。

由湖北到江西，最便捷的路程，莫如走長江水路，管金城救父心切，他和金鷗子到了田家鎭，便僱一隻江船，順流東下，三天之後，江船已經駛入鄱陽湖口，鄱陽古名彭蠡，是長江沿岸第二個大淡水湖，雖然及不上洞庭湖汪洋浩瀚，水天相接，也是湖光千頃，烟波浩渺，金鷗子站在船頭，披襟當風，仰天而嘯，船隻駛過了石鐘山，迎面突然來了一簇漁舟小船，約莫有四五十隻，船上人一眼望見了金鷗子的江船，異口同聲叫道：「喂！你們還這樣胆大向前走！一過了小姑山，寧王的水師在那裡封用民船，不管什麼船隻，一律抓去運軍糧呢！」那江船的船老大不禁着慌起來，向管金城說道：「相公，前面官兵封船，小的不敢再向前走了，船錢我情願不要，請你們上岸走旱路吧！」金鷗子不等他說下去，立即截住船老大的話頭，向對面的漁船問道：「你們不要亂吵，我來問你一句，前面封船的官兵有多少人？他們封了多少船隻？」那些漁夫異口同聲說道：「前面有一隻水師戰船，船上官兵可有四十多人，由一個水師統帶率領着，已經封了廿多條船啦！」金鷗子哂然一笑，回頭向管金城道：「四十幾名飯桶官兵，居然作威作福，任意封用民間船隻，師姪，我們學的功夫到那裡去了？憑俺們兩個人，便可以把他完全宰掉！」管金城猶豫道：「殺官兵嗎？怎可以呢？」金鷗子道：「你眞是

食古而不化，官兵濫捕民船，破壞了漁民的衣飯，跟强盜有什麼分別，我們爲了趕路，不行也要做一次，你打算救你爹爹不救？」管金城毅然點了點頭，他向船家說道：「你用不着害怕！我並不是普通百姓，是京師派出來的官員，寧王的水師瞧在我們面份，決不敢封你的船，你放心向前駛吧！」那船家看見管金城器宇軒昂，說話鎭定，信以爲眞，便放心揚帆前進，其他的漁船小艇却沒有這個勇氣，一聲欸乃，紛紛掉頭駛向彭澤縣水界去了。

再說金鷗子管金城師叔姪兩人，繼續督促船伕開船，駛行了十多里水路，前面水平線上現出一座石磯來，這就是雄峙鄱陽湖中心的小姑山了，石磯下黑壓壓的，泊了二十多隻漁船，距離磯岸不到一里的水面上，駛着一隻頭號官兵水師戰船，正在那裡兜圈游弋，一見了金鷗子乘坐的江船，立卽扯起風帆，疾駛過來，船頭上的官兵連連揮動紅旗，示意停航，船家見了這個情形，嚇得面青唇白，篩糠似的亂抖道：「相公……他們來封船了！如何是好？你老上前跟他說吧！」管金城笑了一笑，金鷗子探手入懷裡，摸出三個洪武通寶的青銅大制錢，合在手裡，腕把一揚，嗤嗤，青錢賽似流星飛出，兩船相距還在十丈以外，金鷗子這三個錢鏢，竟把對船風帆引繩打斷，嘩啦啦的一响，整張帆篷卸了下來，官兵水師船行駛正急，被這出其不意的引力一牽，船身來了個大傾側，幾乎沉沒，船上官兵出其不意，在船艙甲板上紛紛跌倒，個個嘩然大叫！

金鷗子打斷了帆繩，在船上抄起一塊木板來，向着湖心一擲，那木板飛出四五丈以外，撲通一聲，掉落湖面，金鷗子兩脚一登，身如脫弦之箭，跳離江船，也飛出四五丈，單脚向漂浮水面的木板一點，借力使力，居然用一葦渡江，登萍渡水的功夫，颯聲風响，上了官兵的水師船，那些官兵剛才掙扎起來，看見金鷗子凌空飛落，不禁大駭，七八個人挺起兵刃，過來截殺，金鷗子喝了一聲：「酒囊飯袋的東西！」左手拂塵一揮一掃，官兵的兵刃和拂塵一撞，好比遇了金剛巨杵一般，個個虎口震裂，兵刃脫手飛起，有的掉落艙板，有的跌入水裡，個個爲之愕然，金鷗子把拂塵帚向官兵一指，冷笑說道：「你們也配跟我動手？那一個是水師統帶，道爺要跟他見面！」

這船上的水師統帶名叫施德彪，正在中艙裡面聽說有人上船搗亂，連忙抽了腰刀出來，他看見一個黃衣道人氣昂昂的站在船頭上，自己手下二三十名水師弁勇，個個畏縮不前，不禁勃然大怒，喝道：「那裡來的雜毛野道，本官奉了寧王鈞旨，封用民船，你是何人？敢來撒野？」金鷗子呵呵大笑道：「你奉了寧王的命令來封用民船，我却奉了祖師爺的命令來封用官船，廢話少說，你叫你的戰船送我們到九江去，如果有半個不字，道爺叫你人船俱毁，個個掉到湖裡喂忘八，半個也別想活命！」施德彪自從做了官之後，還是第一次聽見這些橫蠻話，不禁心頭火起，叫道：「反了！」腰刀一晃，就要攔腰向道人砍去，那知道他的刀鋒才一展，猛覺眼前黃影晃處，金鷗子已經閃電般撲到面前，拂塵柄向刀背一敲，叮噹兩聲，施統帶的刀已經脫手掉落甲板，跟住胸口一痲，左乳下「氣兪穴」被金鷗子左手中食指點中，全身酸軟無力，金鷗子一手將他衣領抓住，向上一拋，高舉起來，大喝一聲：「道爺要封用你的船，你答應不答應？」

施德彪吃他五指一抓，痛澈心脾，高聲大叫：「答應答應，小將有眼不識泰山，道爺饒命！」旁邊的官兵看見金鷗子有這樣驚人的本領，個個嚇得呆了，金鷗子把施統帶的身子輕輕放在甲板上，喝道：「貧道如果殺你，比起宰一條狗還要容易，姑念初犯，你快叫手下開船，一直送我們到九江去，如果三心兩意，改變航線，或者是見了別的船隻，出聲喊救，道爺便不客氣，取你的狗命了，知道沒有！」這是金鷗子見機行事，聰明過人的地方，他知道江西全省，都是寧王宸濠的藩地，也卽是各處都有寧王的爪牙，只有九江鎭上王指揮使一支軍隊，在建制上，不屬寧王指揮調度，所以强迫施統帶把戰船送到九江去，施德彪爲了顧全自己性命，一連答應了幾十個得字，金鷗子方才招呼管金城過來，叫道：「師姪上來，這位施大人答應用他的船送我們到九江哩！」施統帶和船上的水師弁勇，眞是啼笑皆非，管金城看見師叔妙計成功，便向船家說道：「我現在搭水師戰船到九江去，不用你的船了！你回去吧！」說罷賞了一錠銀子，算是賞錢，飛身一聳，跳上水師戰船去了，那船家好比遇了皇恩大赦，連多謝兩個字也來不及說，便自掉舵圈轉，棹向來路駛走不提。

再說金鷗子師叔姪兩人，坐在船頭甲板上監視着施統帶，弁勇扯帆放槳，船舵指向東面，不到一個時辰，果然到了九江，施統帶苦着面道：「道爺，地頭到了，我們的水師戰船沒有關防公文，不能夠擅自闖入王大人的汎營防地，兩位還是僱一隻小

艇到鎭上去吧！」金鷗子道：「很好，你不用把我一直送到九江鎭泊岸，就在這裡找一個地方泊船，讓我們上岸便是！」施統帶方才放下一塊心頭大石，半晌功夫，水師船已經泊了江灘，金鷗子把管金城的衣袂一牽，兩個人同時展開「燕子飛雲縱」的功夫，颯颯兩聲，像兩頭燕子，飛上灘岸，揚長而去，施統帶眼巴巴的望着他們上了岸，雖然忿怒已極，也是無可奈何，只好下令開船直駛南昌，返回寧王水師汎地去了！

再說金鷗子到了岸上，直趨九江，管金城道：「師叔，你老人家改弦易轍，不先到南昌嗎？」金鷗子道：「我們在江上大鬧了一場，寧王的水師汎營，各地關隘，必有了戒備，我們冒失失的到南昌去，豈不是自投羅網？還是先到九江鎭上，見了指揮使王大人，再作道理！」管金城救父的心本來十分急切，可是到了這個地步，也是無可如何，他向金鷗子問道：「師叔，你說那位九江兵馬指揮使王大人，可是王守仁嗎？」金鷗子笑道：「不錯，你只知道王大人是個飽學宿儒，居官廉明，可知道他身懷絕技，文武兼姿，胸藏十萬甲兵，是當今的岳武穆呢？」管金城十分詫異，金鷗子便把王守仁的一切說了。

師姪兩人遇上了兩個標緻的女俠。

原來這位九江兵馬指揮使王守仁，不但是明朝的一代大儒，（後世稱爲「陽明先生」，創「知行合一」說，後世稱爲「王學」。）還是一位允文允武的名將，後來削平寧王宸濠的亂事，還以王守仁居首功，這裡要把他介紹出來，原來王守仁出身是浙江餘姚人，少負奇氣，卓犖不凡，他出身家世不俗，和管金城一樣，簪纓累代，父親做過南京知府，王守仁由五歲起，誦書過目不忘，已有神童之號，弱冠之後，還聘請了名師在家，練習武功，有人問他爲什麼讀書之外，還要練武，王守仁不假思索答道：「治世用文臣，亂世用武將，天下並非一成不變，怎可以偃武修文呢？」正德初年，太監劉瑾擅權，殺戮忠臣，橫行不法，王守仁恰好在京師裡任兵部主事，義憤塡膺，上了一道奏疏，彈劾劉瑾，試想那時候劉瑾權傾天下，正德皇帝對他倚若股肱，朝中所有大臣，個個爭趨劉瑾門下，炙手可熱，王守仁以一個小小京官的身份，去參奏一個權監，何異以卵敵石呢？這道奏章還未到皇帝的跟前，已經到了劉瑾私人手裡，看了一遍，立卽下令刑部杖責五十，革去本職，遣謫貴州修文縣龍場驛，王守仁被這幾十杖打得血肉糢糊，差幸平日練武，身子强壯，不然的話，已經送了性命！他在京裡養傷月餘，方才痊愈，離京就道的那一天，方才知道連自己父親的官也給劉瑾免掉！王守仁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明白劉瑾心黑手辣，一定不肯放過自己，在路上小心翼翼，由燕京到了金陵，可幸平安無事，王守仁方才放下一塊心頭大石，那知道再由金陵向南走，到錢塘江附近，忽然發覺幾個北方大漢，臉肉橫生，騎馬緊躡而來，跟自己保持相當距離，不遠不近，王守仁機警異常，一望之下，便知道這幾個大漢是劉瑾由京師裡派下來的錦衣衛士，尾隨自己，只要一到僻靜地方，便下毒手，他把眉峯一皺，計上心頭，沿着江邊漫行，到黃昏薄暮的時候，突然脫了官履，撲通一聲，跳入江中，這幾個大漢果然是劉瑾派來刺殺王守仁的，看見他忽然投江，不禁嚇一大跳，連忙上前看時，只見江風浩浩，寒濤滾滾，王守仁踪跡不見，諒來屍沉江底了！他拋在岸上的冠履，遺詩兩句：「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江潮泣子胥」，把自己比做春秋時諫吳王夫差不成而死的忠臣伍子胥，那幾個衞士以爲王守仁眞個投江自殺，拿了冠履遺詩，返京復命，其實王守仁那裡是眞正死去呢？他是餘姚縣人，生長浙江水鄉，自小練習泅泳，精通水性，看見錦衣衛士追躡得緊，故意賣弄了這一手金蟬脫殼的計策，可笑當時不但騙過錦衣衛士，連老奸巨猾的劉瑾，也中了計，以爲王守仁眞正自盡，其實王守仁跳下水裡之後，立卽破浪疾泳，泅過了錢塘江，直入福建，遁入武夷山中，躲避風頭，過了旬日，估量劉瑾派來的衛士，中計北返，方才繼續就道到貴州去，貴州在古時候稱爲「鬼方」之地，漢時置夜郎郡，全省盡是崇山峻嶺，蠻烟瘴雨，草萊未闢，貴州人有幾句俗諺：「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分銀。」窮苦閉塞情形，可想而知，從前的官員得罪了皇帝被流戍到貴州的，往往水土不服，中了瘴氣，死在異鄉，簡直是九死無一生，王守仁到了龍場驛，做了驛丞，刻苦自勵，教化蠻人，當地苗人黎人，一體歸化悅服，他還在陽明洞講學，掃滅文盲，使荒僻邊陲的貴州，開始有文物敎化，他在龍場驛一連過了三年，不久劉瑾密謀作反，被太監張永向正德皇帝面前告發，問罪斬首，冰山崩倒，所有朝上奸黨，一網打盡，王守仁方才再次出頭，調任安徽廬陵知府，當時江西地面盜風很盛，正德皇帝派他做僉都御史，巡撫贛南各郡，王守仁一上任，親自征剿大帽山賊，連破賊寨四十多座，擒賊首詹師富，接着再攻

破大庾、橫水、左溪各賊巢，三年間破賊巢八十四座，擒斬劇盜首領一十五人，俘斬賊黨六千有餘，數十年的匪患，肅清無餘，正德皇帝對王守仁勗勉有加，便詔令他出任九江兵馬都指揮使，寧王三番四次要收羅他，王守仁絕不爲動，這時候正德皇帝也隱約知道寧王的野心，特令九江一鎮兵馬，交他指揮，不受寧王節制，所以寧王宸濠對王守仁這支軍隊，十分忌憚，金鷗子把王守仁的出身經歷向管金城說了，管金城嗟訝不已！

一路上且說且走，金鷗子師叔姪兩人，不經不覺，到了九江鎮上，金鷗子引着管金城一直來到兵馬指揮使衙門面前，向衙門衞弁道：「貧道是武當金鷗子，跟王大人有舊，這位管相公是寧王府長史管長纓的公子，由南昌來，有機密向王大人稟告！」衞弁聽見他這樣的一說，不敢怠慢，立即進去稟告，王守仁降階出迎，管金城看見這位王指揮使大人儀容清俊，長眉細目，恂恂然像個儒者，但是兩太陽穴飽滿之極，眼睛烱烱有光，一望而知，是個內家高手，心裡暗暗詫異，最奇怪的還是他一望見了金鷗子，立即搶前幾步長揖道：「王某不知道老前輩鶴駕光臨，有失遠迎，萬望恕罪！」金鷗子哈哈大笑道：「武夷一別，倏忽五年，王大人丰采比往昔猶勝，看來功夫一定大有進境呢？」王守仁掀髯大笑，拉住了金鷗子的手，和管金城直入內衙，原來王守仁當日在錢塘江投水假死，瞞過劉瑾爪牙耳目之後，遁入武夷山內，恰好遇着了金鷗子，一見投緣，大家盤桓了十多日，金鷗子傳了他內功吐納口訣，還給了王守仁一些辟除瘴毒的丹藥，方才依依惜別，後來王守仁到達貴州，做了三年龍場驛丞，在蠻烟瘴雨交征下，安然無事，還是全靠學了內功口訣，袪除瘴毒，所以金鷗子可以算是王守仁的半個恩人哩！



管金城發現兩個黑衣人，立即打出兩枚青銅錢鏢。

第二回：三賊夜襲內衙院中鬥師徒

王守仁把金鷗子師叔姪兩人請入內衙，到花廳裡坐下，寒暄幾句，王守仁道：「下官剛才聽見門卒稟告，這位管公子由南昌到來，有機密要賜示，不知是何機密？可以奉告一二嗎？」管金城便把寧王密謀不軌，自己父親直諫被囚，師叔打算和自己一同到南昌拯救和在鄱陽湖口遇寧王水師船的經過，說了一遍，王守仁道：「寧藩有不臣之心，本官早有耳聞，不過宸濠本人叛跡還未昭著，他又和朝裡的太后互相串通勾結，蒙蔽聖聽，本官一時之間，也不能夠把他怎樣，老前輩這次到南昌去，最好把管長纓由王府裡面救出來，並且搜羅寧王多少不臣謀叛的証據，下官便可以奏聞皇上，不容他狡辯了！」金鷗子點頭說是，王守仁吩咐跟隨擺上酒宴來，給金鷗子接風，大家入席飲酒，對寧王陰謀造反的事，交換了一番意見，直到二更過後，酒闌席散，金鷗子師叔姪兩人，就在兵馬使衙門歇宿。

這天晚上，管金城多喝了兩杯酒，心情煩燥，睡不着覺，便把客房的窗扇推開，仰望天空萬里無雲，月華如練，想起囚在寧王府的老父，不知吉凶如何，禁不住微微喟歎，他忽然霍一聲拔出身邊佩劍來，這柄劍名叫「蒼冥」，是自己在武當山學藝滿師那一年，師傅雲陽眞人賜給自己的，雖然不是莫邪干將一類斷金切玉的神物，也是九煉純鋼所鑄，青鋒霍霍，寒氣森森，管金城自言自語道：「南宋詞人辛棄疾先生有詞說：『醉裡挑燈看劍，夢迴吹角連營。』我管金城今天晚上雖然不是醉裡看劍，也是望月看劍，想念慈親老父了！我今天望月發誓，要把這柄寶劍斬下奸王頭顱，澄清四海，安定天下！」他正在喃喃自語時，忽然看見對面屋頂上簌簌兩響，蝙蝠也似的飛起兩個人來，全身黑衣，踏瓦無聲，橫過客房院子上空，直向內衙奔去！

管金城吃了一驚，他發覺夜行人進了兵馬指揮

使衙門，俗語說得好，善者不來，來者不善，這兩個不速之客，難道是寧王派來的爪牙，要對王大人有所不利嗎？自己在南昌時，曾經聽見父親管長纓說過，寧王密謀不軌，這幾年來，王府裡收羅了不少劇盜頭領，豢養了不少劍客異士，自己今天間上親眼看見刺客入衙，那裡能够坐視，管金城不假思索，一個飛身跳出窗外，把身一聳，捷如貍貓似的上了屋瓦，果然不出所料，只見那兩個黑衣人疾如脫弦之箭，直向內衙奔去。

管金城心裡一急，不假思索，伸手向兜囊裡一抓，取出兩個青銅制錢來，反腕一甩，嗤嗤兩聲，兩個青錢連翩飛出，照準奔得較後的一個夜行人後腦勺直飛過去，這種金錢鏢本來是武林絕技，金鷗子在鄱陽湖上，便用錢鏢取遠，打斷了水船上的風帆引繩，管金城打錢鏢的手法雖然及不上師叔，可是，眼力手勁也有相當造詣，五丈以內飛擲鵠的，百發百中，這兩個錢鏢的去勢，有如流星，眼看打中那夜行人的腦後，這夜行人馬上覺察出來，止身凝步，寒光閃處，一柄鋸齒刀向後一翻，「橫江截浪」，叮噹兩聲，把管金城兩個錢鏢崩得飛向空中，骨碌碌的滾落院子裡去了！

他回刀格鏢的刹那，另外一個夜行人回轉身子，管金城兩鏢不中，更不怠慢，喝了一聲：「好賊！」連人帶劍，一個飛身直掠過來，管金城一出手，便用武當連環奪命劍絕招，「金鷄啄粟」，劍花一繞，直奔那使用鋸齒刀黑衣人胸口刺到。

這黑衣人看見管金城是個白面書生型的人物，意存輕視，看見寶劍當胸刺來，喊了聲：「來得好！」鋸齒刀向上翻起，橫裡一封，硬用刀背來截劍身，要知道劍是輕兵刃，他這柄純鋼鋸齒刀，連刀帶把，重量在三十斤以上，只要一下崩中，管金城的寶劍就要脫手，可是他自小練的是武當派內家要訣，這派工夫如果練得到家，「犯即立仆」，「沾衣便跌」，管金城看見敵人橫刀來截，立即把長劍一撤，劍尖似蛇信般一縮一放，避過刀背，「星橫斗轉」，劍式原封不動，刺各敵人咽喉，這夜行人吃了一驚，連忙矮身下挫，正要使用「鳳凰單展翅」的刀法，掃向管公子的下盤，那知管金城的劍法，完全是走連環招式，一招不中，二招又來，有如抽絲剝繭般，綿綿不盡，夜行人剛才矮身，管公子劍鋒外展，「力劃鴻溝」，嗤的一劍刺在那夜行人的左胯上，正要發力吐劍，把他刺下屋簷，冷不防側面陡的一聲暴喝，一條毒蛇也似的鞭影，向中腰橫掃過來，管金城知道是另外一個夜行人橫鞭向自己猛襲，他立即把雙脚一墊瓦背，「燕子鑽雲」，刷的拔起一丈多高來，掠過兩個夜行人的頭頂，掠出七八尺外，眞個沒有估錯，另外一個夜行人看見同伴危殆，抖出十三節練子鞭來，使了個「橫掃千軍」的招數，猝然襲向管金城，這一鞭雖然沒有把管公子掃着，卻救了同伴的性命，可是那使鋸齒刀的夜行人，也覺得腰眼火辣辣刺痛，低頭一看，原來剛才中劍之處，連衣服帶皮肉劃破了好幾寸，鮮血涔涔向外直冒，疼得面上變色！那使練子鞭的夜行人勃然大怒，正要飛身撲前，忽然聽見背後一聲斷喝：「沒用飯桶，連一個初出道的小子也降伏不了，還替寧王做甚麼大事！」管金城回頭一看，瓦背上不知那個時候，現出一個身材矮胖，禿頂壽眉的老頭子來，這老頭子年逾六旬，鬚髮微白，可是精神矍爍，兩眼精光烱烱，十分怕人，也不知道他是那個時候混進兵馬指揮使衙門的，自己懵然不覺，管金城出其不意，不由嚇了一跳！

那受傷的夜行人叫道：「師傅留心，這小子是武當派的，劍法上很有兩手！」禿頂老頭冷冷的望了管金城一眼，說道：「小子，在江西省地面，你要跟寧王做對頭，想是活得不耐煩啦，是與不是？」管金城勃然大怒，正要回答，禿頂老兒颯的一响，突然欺身踏步，眨眼間到了自己面前，肩頭晃處，蒲扇般的大手，已經向管金城天靈蓋抓了下來，管公子見他掌心硃砂也似的火紅，心裡一驚非小，知道這老頭子練的是毒砂掌法，那裡還敢怠慢？身子向後一退，手中劍用「風捲殘雲」，截斬他的手臂，右脚跟住飛起，疾踢那老頭子腿灣的「白海穴」，禿頭老人桀桀怪笑，騰身一閃，欺身再進，右手五指一鈎，硬生生地的扣住了管金城的劍身，左掌疾如掣電，拍向管公子的足踝，連消帶打，異常猛辣！管金城臨危不亂，身子向左一轉，手腕向下一翻，使出武當連環奪命劍「三環套月」的絕招來，劍鋒宛如蛇信，一伸一縮，掙脫了禿頂老頭的五指，脚跟向瓦攏一墊，倒竄出八九步，禿頂老人估不到管金城居然躲開自己這一招，猙笑說道：「好個小子！」雙掌一錯，正要使個「推山塞海」，吐出內勁，把他震下屋瓦，冷不防背後嗤的一笑道：「好呀！紅沙老怪，不見幾年，今天晚上又來欺凌晚生下輩了！」話隨聲到，嗤的一响，一股勁風向禿頂老頭背後襲到！

突然出現的是金鷗子，他看見管金池處境危險，一陣風般撲了過來，把手中拂塵帚一甩，拂塵帚馬尾毛抖得筆也似直，拂向禿頂老頭背心的「志堂穴」，本來武家裡面，用手指或拳頭敲打敵人穴道的，叫做「點穴」，用兵刃器械撞擊穴道的，叫做「打穴」，管金城的師傅雲陽眞人，却是匠心獨運，創出一種「拂穴」的絕技來，和「點穴」「打穴」鼎足而三，所謂「拂穴」就是把內家一口眞勁運到柔軟的東西上，像布帶和繩索之類，拂中敵人穴道，同樣可以收到封閉穴道的功效，金鷗子這一拂塵尾，掃向禿頭老人背後，勁風凌厲，禿頭老人一聽見金鷗子的聲音，知道對頭來了，連忙把掌力一收，步踏七星，一個「巧女摘蓮」的身法，向旁邊閃開去，回頭喝道：「金鷗老道！老夫跟你們武當派井水不犯河水，已有多年，你怎的今天來干涉老夫的事，你別以爲武當派人多勢盛，可以橫行，我邵維揚決不怕你！」

原來那禿頂老頭子名叫邵維揚，他的外號叫紅沙叟，是嵩陽派有名的前輩人物，嵩陽派武術百多年來，流行中原幾省，代有能人，尤其是在明朝中

葉，勢力之廣，人才之衆，並不在武當派之下，邵維揚是嵩陽派有數的傳人，一向以大刀鷹爪功和毒砂掌法馳譽武林，八年以前，他曾經到武當山上，拜訪過武當派掌門雲陽眞人一次，那時他剛好學會了一套龍虎四家拳法，沾沾自喜，見着雲陽眞人的時候，竟然要跟眞人比武切磋，雲陽眞人以一派掌門的身份，那裡肯跟他動手，便吩咐自己第三個師弟冷雲子用武當長拳跟他比試，爲了不傷和氣，雲陽眞人，在地上劃了個一丈方圓的圈子，請邵維揚和冷雲子在圈子裡動手過招，那一個退出圓圈，便算比輸，冷雲子跟邵維揚一連拆了七八十合，被他用「卡莊擒虎」一着壓住手掌，運力一推，冷雲子不由自主，退出圓圈兩步，這一場比武算是邵維揚佔勝，得意洋洋，不住口說自己這套龍虎四家拳法怎樣精奧，尤其是「卡莊擒虎」那一着，怎樣厲害，雲陽眞人微笑不答，談了半天，邵維揚興高采烈的告辭，雲陽眞人送客出門，將到門檻，眞人突然使出武當擒拿手來，向他背心衣服一抓，邵維揚武功到了爐火純青之候，一聽風聲，本能地使出防護手法來，他一出手就是「卡莊擒虎」要鎖壓雲陽眞人的手掌，那知道雲陽眞人吸胸一凹，右手一圈，用個「龍躍深淵」，便把邵維揚招式拆開，還用拂穴手法按了他肩井穴一下，笑道：「閣下這招眞正高明，佩服佩服！」邵維揚面孔紫脹得像個茄子，掉頭不顧而去，幾個師弟縱聲大笑，原來雲陽眞人剛才這一下正是破他「卡莊擒虎」的絕招，拆式之後，還按了他肩井一掌，如果眞人不是存心厚道，一沾即收，邵維揚眞個要出醜當塲呢！不過邵維揚還不失爲一個識得大體的人，他事後知道雲陽眞人的拳法遠在自己之上，吩咐師弟和自己過招，分明是給自己得些面子，最後又手下留情，使自己心知肚明，不敢輕視本派，邵維揚十分嘆服，這次比武金鷗子也在塲，所以今天晚上，紅沙叟邵維揚一見了金鷗子的面，立即意存顧忌，說出這幾句話，滿心想拿面子壓倒對方，叫金鷗子知難而退！

金鷗子哈哈大笑道：「邵老怪！你弄錯了，你跟我們武當派沒有侵犯，剛才和你動手的後生小子，是我的師姪呀！」邵維揚勃然道：「混帳！我奉了寧王爺的鈞旨，到九江來，要取兵馬指揮使王守仁的人頭，你師姪居然不知天高地厚，從中破壞，還用劍刺傷了我的記名徒弟鐵頭鰲李成，哼哼，我如果不給他一點顏色，咱們嵩陽派還有立足餘地嗎！金鷗老道，你們武當派一向不管朝廷的事，你不要破了例……」邵維揚還要說下去，院子裡響起了一個淸朗口音來，說道：「那一個要取我王守仁的頂上人頭，我王某人服官淸廉，並不受贓枉法，寧王何人？爲甚麼要殺我！你這老頭子是不是胡說亂道？」原來王守仁已經由內衙聽到聲息，帶了幾名護衛兵弁出來，一直走到院子裡。

站在瓦面上兩個黑衣人，一看見王守仁出來，更不打話，刷刷兩聲，由瓦面疾掠而下，鋸齒刀和練子鞭兩般兵器，雙雙向王守仁攻去，管金城不禁大驚，他要想跳下去救援，經已無及，可是就在這一剎那之間，院子裡面已經出了異事！

原來王守仁在那兩個黑衣人飛撲下來的時候，不慌不忙，那使練子鞭的刺客名叫金頭虎孟剛，和受了劍傷的鐵頭鰲李成，同是江西九連山的大盜，有一年邵維揚經過山下，孟李二人下山截刼，被邵維揚降伏，做了他的記名徒弟，寧王宸濠存心作反，結納綠林寇盜，孟李兩人也一古腦兒被寧王收羅到王府來，這一次行刺王守仁，還是他們拍胸担保必定成功的，邵維揚恰好在這時也被禮聘到寧王府，這老頭子並不放心自己這兩個記名徒弟，跟同前去，那知道和金鷗子撞個正着，孟剛李成看見王守仁走出庭院，滿心以爲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王守仁解决，孟剛首先着地，練子鞭才一抖出，王守仁陡的踏進兩步，右掌翻處，五指一扣，居然用「海心撈月」的絕着，抓住鞭身，手肘微抬，疾如

兩派掌門人展開殊死戰。

電閃，使了一着「漁夫晒網」，砰的一响，左手穿搥擊中孟剛胸膛，金頭虎哎喲半聲，翻身跌倒，鐵頭鰲李成跟踪撲到，鋸齒刀一着「秋水橫舟」，正要朝着王守仁攔腰猛砍，那知他一用力，左胯傷口劇痛起來，刀鋒不由自主一頓，王守仁右脚直飛起來，「魁星踢斗」，一脚踢中李成持刀手腕，李成的鋸齒刀叮噹落地，王守仁橫腿一掃，李成當堂跌出丈餘，金鷗子呵呵大笑道：「王大人原來也是武當派高手，邵老頭子，你今回看走了眼哩！」

管金城初到兵馬指揮使衙門的時候，雖然知道王守仁是個身懷絕技的人，却估不到他的武功，也是武當一派，剛才他打倒兩名刺客的手法，一連四下都是武當長拳的絕着，眞稱得起靜如處女，動若脫兎，單是這份造詣，已經高出自己之上，管金城不禁佩服得五體投地！王守仁打倒兩個刺客，神色從容，向孟李二人道：「二位還要取王某的腦袋嗎？王某的人頭就在這裡，來呀，不用客氣！」

金頭虎孟剛跌了一交，胸口吃了一拳，他雖然受了傷，還不很重，可以掙扎起來，鐵頭鰲李成便不同了！他先前中了管金城一劍，傷口的血還未凝固，再被王守仁掃了一腿，跌了一交，創口當堂震裂，血湧如泉，把院子的地面染紅了一大片！他兩個那裡還有胆量跟王守仁撲鬥呢？

王守仁身邊幾個衛弁，看見刺客受傷倒地，不能够掙扎起來，就要過去捉拿，王守仁突然喝了一聲：「住手！」衛弁不禁愕然，王守仁叱喝道：「我並沒有命令吩咐你拿人，你們動手做甚麼？這兩位好漢是寧王爺派來的人，不是尋常寇盜，你們豈可以對他無禮？本官索性給他一個大方，打開衙門正門，送他出去，如果他身上沒有盤川，吩咐典史送他幾両銀子，叫這兩位好漢返回南昌，向寧王覆命吧！」王守仁這番話一說出來，衆衛弁不禁面面相覷，管金城暗裡點頭，想道：「這位兵馬指揮大人，不但武藝超羣，而且工於心計！」

最難堪還是邵維揚和孟剛李成三個刺客，邵維揚城府深沉，還不怎樣現於顏色，孟剛李成二人的面孔不禁火辣辣地。金鷗子看見這個情形，向郡維揚笑道：「郡老怪，你看清楚沒有？我們武當派雖然不管朝廷的事，可是也要管管民間疾苦，寧王只有野心，沒有才幹，那裡能够成事？造起反來，不過塗炭生靈罷了！王大人汪涵海量，大仁大義，這樣的官兒才是民之父母，你把他兩個帶走吧！」邵維揚忿怒已極，但是，如果動起手來，自己未必佔得便宜，何况首先還要吃虧呢！邵維揚想到這裡，只好勉强按住怒氣，由鼻孔裡哼了一聲道：「很好！我先把他兩個帶回南昌去，改日再會！」孟剛掙扎起來，就在地上扶起李成，兜在背後，拔身一聳，已經上了屋瓦，邵維揚和孟剛兩人展開夜行功夫，剎那之間，已經消失在夜影裡，沒影無踪！

金鷗子和管金城看見邵維揚的背影不見，方才飛身跳落平地，金鷗子向王守仁笑說道：「經過今天晚上的教訓，寧王諒來不敢再派人來，對王大人存心不軌了，明天我們還要趕路，請早些安歇吧！」王守仁笑了一笑，和衛弁返入內衙，管金城吐了一吐舌頭，說道：「師叔，王大人眞是了不起，他的武功……」金鷗子道：「師姪，王大人武功還是咱們武當北派一位長老傳授的，他的本領還不止這樣呢！自古大勇若怯，虛懷若谷，你以後行走江湖，切要小心在意，不要輕易炫弄武技，知道沒有？言止於此，去睡覺吧！」管金城回到房裡，一枕入夢，當天晚上一宿無話，第二天的淸晨，金鷗子和管金城師叔姪兩人，又出現在九江鎭以南的官驛大路上，直向南昌進發。

管金城經過昨晚九江兵馬指揮使衙門鬧事後，心裡明白寧王宸濠眞個是爪牙遍地，無孔不入，所以他走在路上，小心翼翼，留意每一個過路的人，九江距離南昌不遠，不過一百二十里路程左右，金鷗子師徒走到响午時候，差不多已經走了路程的大半，這時候是七月中旬，金風雖起，驕陽未殺，是以江南一帶還是「秋老虎」的季節，炎熱異常，管金城忽然看見前面現出一座市鎭來，他知道這是距離南昌不遠的星子鎭，向金鷗子說道：「師叔，就快到南昌了！咱們到星子鎭上吃點東西再說！」

金鷗子點了點頭，二人趨向鎭口，來路上突然响起一陣得得馬蹄聲來，管金城扭頭向後一望，禁不住噫了一聲，金鷗子覺得奇怪，連忙回身去看，原來官道上烟塵滾滾，跑來兩匹駿馬，兩匹馬並不足爲奇，最奇的還是馬上坐的並不是鬚眉男子，竟是兩個艷光照人的少女，這兩個少女年紀不過二十歲左右，並馬疾馳而來，左邊的少女豐容盛貌，圓姿替月，頭上用一幅紅綢帕捲住青絲烏雲，身上却穿了一件玫瑰紫的夾襖，腰束大紅布帶，脚下穿着鹿皮蠻靴，右邊的一個少女呢！蓮臉凝酥，長眉入鬢，另有一番丰采美貌，頭上裹着鵝黃色的絹帕，身穿淡綠色的衣裳，兩個少女身上四種顏色的頭帕和衣服，配合得非常調和，她們騎的馬是一紅一黑，蘭筋竹耳，十分神駿，剎那之間，已經把金鷗子二人追上，管金城慌忙向路邊一閃，那紅帕紫衣的少女一縱轡頭，潑刺刺的由管金城身邊不到三尺的地方，一掠而過，她有意無意的廻轉星眸，向管金城嫣然一笑，管金城目光恰好和她接個正着，宛如觸電，立即低下了頭，可是就這剎那之間，兩匹馬已經像飛龍般跑出十丈以外，帶着滾滾烟塵，消逝在星子鎭附近的曠野地平綫之上了！

金鷗子回過頭來，向管金城笑道：「師姪，這兩個娘兒標緻極了，是與不是？」管金城不禁面上一紅，說道：「師叔，你老人家又跟我說笑了，她標緻不標緻，跟我有甚麼相干呢！」金鷗子把面色一正道：「美人骷髏，紅顏禍水，剛才那兩個女子我雖然是走馬看花，一時間看不出她的來路，不過我瞧她兩個的行徑，透着一股說不出的邪味，那紫色衣裳的少女，她身上還帶着迷魂香帕呢！」管金城不由嚇一大跳！這正是：

春雲初展　變幻無窮

陳錦泉勇挫莽教頭

丁　冲

提起黃飛鴻，眞是兩廣婦孺老幼皆知的武林英雄人物。在黃飛鴻的門下，有一個名叫陳錦泉的弟子，因得乃師眞傳，所以也武藝高强。

陳錦泉原名殿標，在飛鴻門下，可稱爲數一數二人物，而其得飛鴻之技，且在林世榮之前。錦泉對於飛鴻武技，學得最精者，有無影脚與蝴蝶掌兩種功夫，以其排行第七之故，乃有鬼脚七混號。當黃飛鴻在劉永福軍充當敎練時，以其所訓士兵，有特殊成績，所以蘇元春軍閥遠在廣西，亦慕其名，知洪家功夫可用，且知黃飛鴻門下弟子至衆，可以利用，因此函求劉永福介紹，劉永福遂與飛鴻商量，欲其於門下弟子中，選其能幹者到桂，爲蘇元春負敎練部屬之責，飛鴻遂以陳錦泉爲介，錦泉亦以此爲良好出路，欣然應命，逕赴廣西。庸知抵達肇慶時，越南烽烟已起，蘇元春奉馮子材之調，率衆開往安南，錦泉遂留落肇慶。幸得到友人之助，開設武館，發揚洪家拳術，以是遂爲當地敎頭程牛所忌。程牛在肇慶府本亦有名敎頭，向來自傲，以陳錦泉設館以洪家正宗為號召，但程牛平日所敎，亦是洪家拳術，今錦泉既以正宗二字爲標榜，顯然是說自己所敎者非正宗，不禁大怒，遂思一挫錦泉以顯已能，抑以錦泉祇廿許少年，更不把他看在眼裡，因此在錦泉開館之日，親到與見，而錦泉此次開設武館，固得其友胡某資助而成。胡某在肇慶爲有名殷商，當錦泉設館之時，彼爲求與當地武術界聯絡起見，特出資設筵，柬請當地武術界中人到會，程牛亦接到請柬。在理，倘彼此互相尊重，則須以禮物致送，方往赴讌，所謂禮尙往來，方爲合理。但程牛既有心排除陳錦泉，思向其踢盤，空手前往，當到錦泉武館之時，看見當地拳師，皆已雲集，認爲此係唯一機會，當即先向錦泉道賀，同時謂之曰：「陳師父，汝之招牌，既以正宗洪拳爲號召，是則我所敎之洪拳，必非正宗矣，不過孰是正宗，則須經過較量始能斷定，吾現在到來，目的在與陳師父一較，看看究竟誰是正宗。」陳錦泉聽說，知其有意向自己挑釁，錦泉年少氣盛，且爲初生之犢，以程牛既如是說，亦不甘示弱，毅然曰：「程師父之意甚善，既肯賜敎，惟有奉陪可矣，今程師父爲客，我爲主，請先賜招。」程牛以其如是說，遂縱步掄拳，直取錦泉，錦泉先以臂搭其來勢，用問橋方法，探其橋手之力如何？兩臂相接，覺其手堅如鐵，力亦甚大，遂以「橋來橋上過」一訣，奮力挺拳，沿其臂椽衝進，程牛急化漏手脫上，舉兩指疾奔錦泉雙目，錦泉以彼竟用「二龍搶珠」毒手，挖己之目，乃將首一仰，以排手先護上中門戶，但程牛之脚已起，飛蹴其下陰，錦泉以其甫行出手，即踢陰挖眼毒着齊出，不禁微怒遂以鞭拳向下鞭落，程牛亦回足不踢，引掌掩襲其脇。錦泉知其所用拳式爲「小鬼推門」，立刻移馬偏身，一式「鬼王撥扇」，以掌力摑其顱。程牛蹲身讓避，順勢以手奪其前鋒馬。錦泉一見其蹲下，先退馬避過，隨用「牛角捶」以兩拳力撞其左右太陽穴。程牛坐馬提臂橫護上方，以單肩進掌，猛推其胸。錦泉以來勢甚疾，急偸步反攻以「掃堂腿」法，從下門橫掃其前鋒馬。程牛突遭其從下門反攻，幾爲所乘，乃退前馬爲後馬，屈半膝於地，以「千字手」臂其踝，先解其勢，同時以「鐵門閂」拳反攻，但錦泉立刻運臂自上而下，轉爲「金鶯撲蝶」一法，合五指如鳥咀，偏身飛啄程牛之目，此一手法，用得快捷異常，一到其目，隨伸二指以挖之，指觸眼蓋。程牛知難倖免，以爲眼睛必爲其挖去，頓時一聲狂叫，但錦泉不忍傷其性命，乃留手不挖，且謂之曰：「程師父之拳術真高，令吾佩服。」程牛亦知其宅心慈善，故不敢門，抱拳說聲領敎，狼狽而逃。事後，錦泉語人謂頃間用以創程牛者，爲蝴蝶掌法，固師祖陸阿采得自少林助敎獅吼頭陀所敎。全法分蝶現花間，穿林見月，煞手撩陰，蝶舞花前，沉踭脫掌，進馬千字，左右雙飛，狂流決壩，脫袍讓位，撥草尋蛇，毒蟒跟踪，腰間掛劍，旋風落葉，暴雨折枝，左右水浪拋球，金龍纏柱，通天砲捶，蝶擾殘花，吊脚分金，削竹連枝，分漏手脚，小鬼獻寶，疾雷壓頂，突出奇峯，退馬穿橋，醉倒騎驢，提壺進酒，鳩佔鵲巢，蝴蝶分飛，潛避狂蜂，搶步撩陰，斧砍垂楊，猛虎破欄，狂蛟轉尾，懶虎伸腰，蝴蝶穿花，禹門躍鯉，臥虎彈膝，青蛇撲面，截手沉踭，黃鶯鎖喉，玉扣連環，蝶還花樹等四十三式，此套蝴蝶掌，雖以掌名，實在是側重於拳脚並用。此次與程牛較技，原非出於心願，但彼之手法，咄咄迫人，動手便以「二龍爭珠」法欲挖對方雙目，同時說明較拳，彼先起脚，以是之故，遂不能不以牙還牙，用此法以制之。不過繼念自己初來是間，不願意留惡劣印象於人前，所以指到其目，迅即留手，現彼亦知吾手下留情，料其必不敢復與吾爲難。衆人於彼等相門之時，因目覩一切，所以深知錦泉，不特武技高超，而且更具武德，對彼益爲崇佩。當時一班來賓皆是武術界中人，既對彼有良好印象，故於其武館成立後，聯絡異常緊密，不敢幺年少而輕視之。錦泉門下弟子甚衆，故黃飛鴻亦時於人前稱贊之，認係一不易多得之門徒。

劍聖下山記

·以上承自第三十四頁·

「嘿！一心齋！只管使出你的一喝功來！」

這畢竟是一種前所未聞的武功，已經使人爭以一覩爲快了，何况當前對峙的又是一對年過七旬來頭很大的老翁，正是勢均力敵，那得不瞪大眼睛在全神貫注呢？

於是，一心齋便在大久保前面約有二丈多遠的地方站定，先說：

「你老預備了嗎？」跟着便又「咄——」的一聲喝了出來。只見那向來倔强的大久保登時就不由自主的蹌蹌踉踉倒退了兩步，待欲借槍作杖，以使樁馬站穩，竟也支持不住，終於蓬一聲仰面而倒，跌得不省人事。

當時，在塲觀看的，雖然都是些有名的高手，可是却沒有一個能够看出一心齋用的是什麽奇術。只有那個將軍的劍術座師柳生宗矩才在事後悟出他用的乃是一種掌勁。因爲，當他在大聲吆喝時，他的兩手曾經一度一上一下的向前伸出，不過別人只是留心看他的面部動作，而他的出手又是那麽的迅捷，簡直要比閃電還快，所以看不出來罷了！

然而事實擺在面前，大久保固然是輸給一心齋了。可是，做主人的柳生宗矩却不能不急要設法把他救轉回來，假如萬一大久保竟因年老氣衰而致一命嗚呼，那就担當不起了！由是不免慌張地走前向一心齋道：

「你老的功力，眞是了不起！我們後輩只有佩服。可是這大久保翁，不知還可以救回來嗎？」

「這個容易，不妨事的。看呀！」只見他一個箭步竄到大久保跟前，伸指向他的氣門一按，大久保便「唉！」的一聲悠悠甦醒了。

那些武士見着，更其佩服得五體投地；甚至大久保在恢復了神志之後，也不禁對着衆人說道：

「噢！」一心齊的一喝功果然厲害，我大久保今回得要寫個服字了！的確來得，來得！」

後來，他在謁見將軍時，偶然給將軍問起，他也是毫不隱諱的直認自己是給一心齋一聲喝倒；並說：「像一心齋這樣本領的人，眞可稱得『劍聖』哩！」

由是，「劍聖」的這句話，不久便傳了開來，以後，那些武林中便只叫他作「聖劍」而不再以一心齋相稱了。

至於，一心齋本人則在比武大會告完後，也算飄然回到飯山歸隱。

相傳：他這種一喝功，後來只傳了他的弟子「由井正雪」一人。只可惜以後十年，這由井因爲曾經參與慶安四年的倒幕行動，事敗被執，受了切腹的處分，由是一喝功便失了傳。但是，這個「劍聖」的故事，至今還會從一些武林名宿的口中述說來的。

（完）

獵頭族奇遇

·文風·

人們有着這麽說法：在巴西的莽林裏正有着獵頭族的族入集居，他們過着石器時代的生活，野蠻得像一羣野獸；他們不容任何外人帶着頭顱離開他們的領域。總之，在傳說下，他們是非常可怕的東西。

我懷着一個發大財的希望冒險深入亞馬遜流域的莽林，如所週知，在這古樹參天，濃陰蔽日，毒蛇充斥，猛獸縱橫的區域正是一個天然的寶庫；在這莽叢林的地下正蘊藏着一個資源甚豐的綠玉鑛，祇要能遇上好運氣是不難成爲富可敵國的富豪的。我受了這綠玉的引誘，終於決定不顧一切單身深入這危機四伏的森林去碰碰運氣。

深入莽林的第四天，我正在帳幕前煑好湯，剛嚐了一口，突然我發現兩個赤裸着身體，彎弓搭箭的人向我走過來，他們的面孔相當純善，並不猙獰可怖，他們小心奕奕地一步一步的迫近，我向他們笑了笑，禮貌地把那湯罐遞給他們，他們猶豫了一陣，終於接過來嚐了一口，面露歡容地對談了一會，一人上前做個手勢要我隨他們走去，我欣然地束裝就道，在那莽林中走了幾點鐘來到一塊廿來間圓形的茅舍排成一個圓形建於空地的正中。

他們大聲的喊了一陣，在那些圓形的茅舍裏分別趲出一羣赤裸裸的男女，他們的頭髮都剪得很齊整而且男人還持有鐵造的戰刀和長矛，有些則拿了竹弓和箭，顯然地他們都沒有敵意，那看來似是酋長的傢伙命人把我帶進一家相當整潔的茅舍。我才坐下，四個少女便笑吟吟的趲進來。她們一下子便把我身上的衣服褫下，我跟他們一般地變得赤條條。

原來他們有着一個習俗，對外來的客人祇要他們不懷敵意，是不去加害的，並且還視乎客人的身份而撥給若干少女服侍他和給他薦枕。

我在那四個熱情如火少女的包圍下，眞有點樂不思蜀了。六個月過去了，我發現他們的主要食糧是魚和在村中獵來的動物。完全是漁獵的生活。

至於獵頭之謎，到後來我才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打破。事情是這樣的：一天酋長差人找我到他的茅舍去，我一眼瞥見屋子的四周都擺了一顆顆像小皮球般的東西，眉髮畢露，耳目俱全，不是人頭是什麽？我不禁嚇了一跳。

經過六個月的共同生活，我們已能彼此會意了。我曉得原來他要找我的目的是要送客，爲的是他們的規矩是留客不逾半年。當辭行之夕，我向那些少女們垂問人頭的秘密，原來那都是在交戰時割取下來的敵人的首級，由巫師用藥縮製成比原來小三倍的人頭，他們相信這些敵人的首級是能爲他們的村子驅走邪魔的。後來，我在亞馬遜河流域裏亂闖了幾個月，但是，那綠玉鑛却始終沒有找得，祇不過我却獲得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珍貴收獲。



玩弄小刀的人

江帆譯

「一千二百元？這代價實在太低了。」當盧翼跑到旅館來找我時，我對他這樣說。

「這不過是一個幾分鐘的工作，你還嫌代價太低麼？你難道要想大大地敲一下？」盧翼睜大着眼睛問道。

「不，我那敢這樣大胆！」我連忙搖頭道，「不過，我對於你們不是向來沒有說過一句閒話麼？我想這也應該是提高代價的時候了。」

「那麼讓我代你試試看。不過，葛，請你不要認爲這是一件有把握的事。反正我們總不是白做的！」盧翼咳嗽一聲，然後又接下去：「你今晚能够就去麼？」

「當然能够，我永遠是等着你的吩咐的。」我說。

盧翼把聲音壓低下去：「這是一樁極重要的買賣，你可知道麼？他也許是一個相當難於應付的傢伙。」

「你難道不知道我向來是個十分能幹的推銷員麼？請你不必担心。」我笑了起來，「不過，我已經說過，我要多沾一點光。」

「這個我是會替你說的，你放心好了。」他說完了，拔脚便走。

平心而論，我也不能怪他。他壓根兒就祇是一個小人，他把命令傳給我，也恰如另外一個人把消息傳給他一樣。不過，我也幹得膩了。幾百元的代價，在盧翼頭子的眼裡，並不算什麼，而且我又不是常常有買賣。有時候，我一直要白等三四個月，然後才會收到一張條子，叫我到廟城去等盧翼。在平常的時候，我就祇好做一家五金鋪的推銷員。憑着一個推銷員的身份，你想我能够賺到多少錢。

我祇花幾分鐘的時間，把那一隻經常帶出去的樣品箱檢查了一下，便向廟城出發。這一天晚上雖然相當寒冷，但廟城的街市裡，仍舊熙熙攘攘地擠着不少的人。所有酒店都客滿。霓虹燈的光芒，照在行人的臉上，使他們一個個都變成了那些排架在

層上褪了色的泥娃娃。上街雖然比較好一些，但我仍舊聞着那自馬車的窗縫裡鑽進來的煤油的氣味。我真運氣我能够不住在這個充滿着污濁空氣的城市裡。

我的第一個目的地是美麗華夜總會。我猜想這一定也是由盧翼的頭子在幕後操縱的一個機關，雖然盧翼並不會這樣地告訴我。其實盧翼不會告訴我的話也太多了。例如他不說，我也知道他的頭子是在廟城裡發佈命令的。而且他的命令還相當有力，有時連市長都要受他的指揮。

× × ×

那時雖然時間還早，但夜總會裡已亂哄哄地擠滿了人；聲音相當嘈雜。我一走進去，那個坐在衣帽間裡面的女郎，便投我以一個淘金的媚笑。我決意等我見到盧翼的時候，再向他探聽關於她的一切。因爲她實在生得太迷人了。

這時樓上的後廳裡，已開始玩牌。那個派牌的頭家本來是認識我的。他瞧見我進來，立即微笑招呼，並派一份牌給我。我讓那份牌覆在枱面，不去碰它，逕自枱子旁邊走過去。他對枱子上的人點點頭，他們便各自鈎心鬥角地繼續去玩手裡的牌，好像沒有看見我似的。我走出背後那扇小門，奔下樓梯，穿過一條小巷，踏上美麗華背後那條大街。幸喜一路上都不會碰到任何人影。

那傢伙所住的，是座落在攸格立街十六號的一所小洋房，前面有塊草地，看過去倒也相當精緻。當我到達那裡的時候，樓上早已漆黑如墨，祇樓下亮着電燈，一切環境似乎對我都十分有利；而且恰如盧翼所說，他還是單獨一個人獃在家裡。我眞不明白，爲什麼盧翼或他的頭子竟然能够把這些一切都安排得那麼妥貼。不過，那時我也沒有閒情去研究這些問題，反正吃這碗飯的人所必須注意的就是自己的眼前問題，其他一切是都可以置之不理的。

我回頭向街上張望一下，知道那時附近確沒有一個行人。便打開樣品箱，自裡面掏出一副舊手套和一把尖銳的麵包刀，然後伸手去按門鈴。

出來開門的果然是那傢伙自己，因為他的相貌恰和盧翼所給我的照片完全相符。我看他身材矮小，手脚遲鈍，知道他決不是我的對手，便挨近一步，開口問道：「是甘伯棠先生麼？」

「是的，你來到這裡有什麼貴幹？」他點點頭，臉上顯着狐疑的神色。

我平常幹掉一個人的時候，總要先讓對方有幾秒鐘的時間去瞧清那話兒，然後下手，因爲我最愛看他們的突出的眼睛，恐怖的狀貌和最後絕望的神情。你想當他們見到了我手裡的利刃，喉頭血管突然漲大，想迸出喊救的聲音時，這是何等一個美妙的鏡頭呢。

可是你却不能讓他們有喊救的機會。你必須在恰當的時間下手，使他們無法掙扎，因爲每一個人的反應時間各各不同，有的快，有的慢，而你的下手速度也便要跟着它而有差異，至於怎樣能够達到這個目的，那便完全是一個技術上的問題了。

例如那天晚上我所幹掉的甘伯棠就是反應得最爲遲緩的一個。

在二十分鐘的時間，我又已溜進美麗華的後門，攀上樓梯，回到後廳，在玩紙牌的枱子旁邊坐下來。那時我派到的那份紙牌旁邊，已多了一個信封，我應得的酬勞一千二百元就都放在裡面。

「你今晚的手氣眞好！」那莊家扮着笑臉對我說。

我掏出二百元去買籌碼，不料在不及一小時的時間裡我便已把它們全都輸掉。我不由自主地又自信封裡抽出三百元，想碰碰運氣。結果，我終於証實：我生平在賭馬和賭紙牌上面是永遠不會贏錢的；我應該一心一意地在女人身上用功夫。

× × ×

在九時半左右，我無精打采地把賸下來的七百元現款藏入懷裡，走出美麗華，回到我所住的旅館，踱進酒吧要了一瓶酒，一盤明蝦生菜和一杯咖啡，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頓，然後回到自己的房間。後來我又跑到盧翼那裡。他對於我所幹的工作表示滿意，可是我却對他表示不滿。

「葛，你不是已經乾乾脆脆地得到了一千二百元的代價麼？買一張火車票以外，可沒有別的開支，在我看起來，你也應該意足了！」盧翼說。

「可是我從不會在別的地方收到這種代價。」

「你的確比我能幹得多。但是，朋友，我們的頭子已經覺得這是很够的了。」

「可是你要知道，他叫我幹的並不是五金生意，」我說，「而且我還知道，他同時也幹些輪盤、紙牌和女人的買賣，難道還在乎這一點點的錢？」

盧翼聳了一下肩，也不說什麼。

那天晚上，我終於不會在盧翼身上得到任何諾言，我祇好挾着沮喪的情緒，踱回旅館，走進浴室，洗了一個淋水浴，心裡才覺得略爲舒服一些。於是我突然記起美麗華夜總會裡那個衣帽間的女郎了。我深有懊悔，我忘記向盧翼探望關於這個女郎的秘密。

驀地房門上起了一陣輕微的剝啄聲。

× × ×

我跳了起來。我感到意外的緊張，不由地深深吸進一口氣的然後說道：「請進來好了。」

進來的是一個體格魁梧的傢伙，身材和我一樣高，身上穿着一襲十分名貴的夜禮服，剪裁和式樣都極其入時，自外表看起來，他無疑地是一個典型的上流社會的人物。

「你是葛先生麼？」他微笑地問道，「你是來這裡推銷五金器材的葛佐治先生麼？」

「是的。」

他回身把房門鎖上。「我能够和你談幾句話麼？」他說。

「請教大名，你想和我談些什麼？」

那傢伙臉上掛着微笑。「我想介紹姓名是沒有什麼作用的，而且你也無需要急於知道我的姓名，告訴你，無非使我們中間的關係變得更複雜罷了。」他笑着說。

他媽的，他爲什麼不肯把姓名告訴我，難道他就是盧翼的頭子麼？我心裡暗忖。

「不，你決猜不出我是什麼人，」他搖頭道，「假使是的話，我一定還要照平常一樣，差盧翼來和你接洽，你說是麼？現在我所能告訴你的就是我和那傢伙有類似的，但却不是相同的興趣。」無疑地他是已經知道我心裡所想的是什麼了。

「隨便你怎麼說都行。我壓根兒就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假使你要買五金材料的話，那就請你爽爽快快地說出來好了。」

「葛先生，在某些時間或地點，我們固然要裝傻，可是現在却不是裝傻的時候。」

我不喜歡他所說的話，我更不喜歡他的體格和態度。因此我便決意對他下逐客令：「現在我要睡了，有話留到明天再說好麼？」

「我想還是現在說的好，例如：今晚甘伯棠的被刺，以及以前你所經手的幾樁命案，就都是很好的談話資料。」

「我簡直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我想你大概是找錯人了。」我心裡不由地有些驚慌，但却故意裝出鎮靜的神情。

「葛先生，請你不要再裝傻了。打開天窗說亮話，我所羨慕的，就是你的胆大心細的態度和手乾脚凈的作風。」

「可是我所羨慕的却是睡眠，」我跑過去把門打開，「現在請你出去好麼？」

他冷笑一聲，把門踢上：「葛，請你少說廢話好麼？」這時他說話的神情已經完全失掉幽默感。「你今晚由盧翼手裡受到一個傢伙的委託，把甘伯棠幹掉。三個月以前，在同一情形之下，你殺死毛仲祺。你手脚幹得十分乾凈，官方雖然懷疑到你，但却奈何你不得，因爲一則你有推銷員的身份可以掩護自己，二則美麗華的紙牌場面可以作爲你的不在場証據，三則警局裡面，並沒有任何關於你的指紋、案底，以及其他記錄可資參攷。所以你在這裡便成爲一個最可靠的職業兇手了。」

「你簡直是在含血噴人！」

「放輕鬆一點好麼？」他的臉上又掛着笑容了，「我不是來找你的痛脚，我是來和你談生意。」

他探手入懷，掏出一隻厚厚的信封，自裡面抽出一束五十元面額的鈔票，把它們展成扇形，握在手裡。

「葛，這裡有二百張五十元的鈔票，一共是一萬元。」他把那一叠鈔票，遞到我的面前，「你大概已經聽到麥士德的名字了。假使你肯替我把他幹掉的話，這一萬元的現鈔便是你的。」

我默然不語，他又繼續下去：

「這傢伙是一個最具有服務精神的市民。他立志要掃除廟城的一切罪惡。同時金錢又不能打動他，因爲他太有錢了。現在他又開始和我作對，所以我決意要把他幹掉。」

他用那隻信封輕輕地拍着自己的手掌：「本來呢，我自己也能够把他幹掉，不過，這也許不很方便。我喜歡你所做的工作，同時我又認爲雇用一個職業家，到底是一樁最容易的勾當，所以我才想起你。假使你願意接受我的委託的話，我便將這一萬元的現鈔，作爲你的勞力的代價。葛，請你仔細攷慮一下，一小時以後；我將在樓下裡的酒吧等你的回信。」

× × ×

那傢伙走了以後，我靜靜地默想兩分鐘，便脫下衣服，關掉電燈，上壓睡覺。我決定不要去理睬他，我認為我和盧翼以及盧翼頭子中間的關係，已經攪得相當不錯，我又何必三心兩意去接受這來歷不明的外快。

可是我上床以後，却始終不能闔眼。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似乎沒有一個地方可以使我睡得舒舒服服。有一次，在無意之間，我的手偶然碰到掛在床邊椅背上的那件上衣袋裡的錢包，我便不由自主地想起那臌下來的七百元的鈔票。「哼，七百元！它能够維持你多少時候？」我心裡似乎感到無限地的惆悵和酸辛。

我又想立即起床，去找盧翼，問他是否認識麥士德，和那體格魁梧的漢子。可是，我畧一轉念，又覺得這是一個多餘的舉措。也許盧翼會說：「葛，我又不是偵探或警察，我怎麼會認識一個不知姓名的男子和什麼麥士德？反正廟城是我們頭子的地界，他已經雇定了你，同時還替你安排工作，你爲什麼還要三心兩意，去做別人的爪牙？」

可是，仔細一想，他所給我的到底是怎樣的一種代價呢？

我不由起身下床，扭亮電燈，燃起一支紙烟，掛在嘴裡，向桌上檢起那份晚報，隨意翻閱。於是我便在本市新聞那一版上瞧見了麥士德的照片。他禿着前頂，胖耳肥頭，倒也相當有福相。那條新聞所載的是他在婦女協會餐會裡所發表的一篇演詞。他說：「此後我將盡所有的力量，和本市其他的公正市民合作，把那些黑社會人物以及一切的不法組織澈底鏟除，俾使你們的家庭，子女以及前途都得到一種安全的保障。」

我一連吸盡了兩枝紙烟，把紙上所刊載關於麥士德的一切材料全都看完。無疑地，據他所發表的談話，他也是我，盧翼以及盧翼的頭子的敵對人物，那麼至少爲保障我自己的安全起見，我也得把他幹掉，何況同時還有一萬元的收入呢！

於是我終於提起電話聽筒，到樓下酒吧裡去找那個等待葛先生的怪客。

× × ×

麥士德在廟城的花園道，一個最華貴的住宅區，置有一座別墅。那個怪客把它的地址告訴了我以後，同時還給我一把汽車鑰匙，一百張五十元面額的鈔票，以及那座別墅裡面的詳細圖解。他着我坐他的汽車去，而他則坐在我的房間裡等我回來。

「麥士德有一個怪癖，」那傢伙對我說，「當他晚間住在這座別墅裡時，他一定吩咐所有的僕人全都回去，俾使他可以獨享那寧靜的環境。他爲什麼要這樣做，我們當然無法猜詳。所能知道的，就是假如他是在裡面睡覺，那別墅裡就一定沒有別人。不過，今晚他恰在那裡開會，非到十一時左右，客人們決不會走光。所以你到了那裡以後，必須確實知道裡面已經沒有別人，然後才可以進去。不然的話，你便有相當危險了。」

我看他一下子就給我五千元，而且還讓我借用他的汽車，顯然是對我十分信賴，而沒有什麼異圖的。所以到了十一時缺五分，我便駕着那輛汽車到花園道去，在離開別墅兩個路口的地方停了下車。我走到那裡，四面已經靜悄悄地沒有半個人影。那別墅裡的燈光，除書房外，也已全部熄滅。我再走到書房外面，翹起足尖，向窗隙裡望進去，果然瞧見麥士德獨自一個人坐在寫字間前面，好像在翻閱什麼文件的樣子。

我知道這時已經可以下手了，便打開我的樣品箱，從裡面檢出一雙手套和一把尖刀，然後伸手去按門鈴。

這時在我頭上的門燈和甬道裡的電燈都已突然亮起來。甬道裡發出一陣脚步的聲音。接着那扇門便呀然打開了。

「是忘了什麼東西麼？」麥士德還以爲是他的一個客人回來，後來瞧見了我，便呆呆怔住。我乘機擠了進去，回身把門關上。

「這是什麼意思？」他開口問道。

「我是特地來找你的。」我說。

他的聲音突然低下去，但不是害怕，而是憤怒：「葛，你到這裡做甚麼？盧翼又不曾叫你到這裡……」他說到這裡却已瞧見我手裡所握着的小刀，便突然停止，倒退到客廳裡去。

「葛，請你聽我說！假使你為的是錢，這是可以商量的。也許你認爲我所給你暗殺甘伯棠的代價太低一些，可是，你爲什麼不動腦筋，你總不應該來殺死我呀！難道你不記得我所給你那麼多的工作麼？關於以後的事，我當然再提高你的代價。」

我萬萬想不到：我所要殺死的人，却原來就是那叫我殺人的人！

他看我的愕然驚悟的神色，便不由地臉上掛着笑容：「葛，現在總應該知道我是誰了！」

「你原來就……就是盧翼的頭子！」

他點點頭，臉上的笑容越堆越多。無疑地，他認爲這是太可笑了，因爲我居然會被人愚弄。

於是我也笑了：「我眞想不到我會碰到你，可是，現在我却還不能不讓你嘗嘗這口刀的滋味！」

他臉上又顯出發慌的臉色，把身體靠着背後的牆：「葛，且慢，有話好說！」

事實上，我這時已經沒有別的路可走。我必須保護自己，我決不能自騙自地認爲他仍舊可以讓一個知道他身份的人活着，其實，就是盧翼也未必知道他的頭子就是麥士德呀！

我必須毫不遲疑地把他殺死。

「葛，請你高抬貴手！我以後一定要提高你的酬勞，兩倍也行！三倍也行！」

我不住地搖頭，握着刀，向他的面前直衝過去：「我決不那麼傻，會相信你的話！」

「廟城的一切都在我的夾袋裡，」他上氣不接下氣地說，「我擁有不少的酒吧、賭窟和夜總會，我可以讓你做一個單位的首領。」

「不要再說廢話了！」

我疾如脫兎地衝過去，用左手抓住他的手臂，舉起手裡的刀，向他的胸口刺下去。他大聲狂喊。

「住手，把手裡的刀扔下！」一個熟悉的聲音自後面傳過來。我覺得一陣劇痛，不由地手裡一鬆，把麥士德放掉，踉踉蹌蹌地回身，退到牆邊，讓自己支持在牆壁上。原來我的手臂上已經中着一槍了。

× × ×

這時和我面對面站着的是四個警探和幾個着便衣的人，由那個委託我殺死麥士德的高大漢子率領着。但他這時已穿着警長的制服，握着手槍，笑嘻嘻地對着我。

「你這奸猾、無恥、不要臉的警察！」我不由地怒火中焚，對他申申辱駡。

他提起拳頭向我的臉上猛擊，我似乎覺得天旋地轉，險些躺下地去。

「讓我們走吧！」他對麥士德說。

「我眞不知道要怎樣地感謝你，警長，」麥士德說，「剛才這個瘋漢不知怎的會突然衝過來，想把我殺死。幸虧你們及時趕到，才僥倖救了我的一條老命。」

「不要說廢話，麥士德，」那個警長說，「現在我們已經不容你再僞裝着一個社會聞人的身份了。你和他一樣地是我們拘捕的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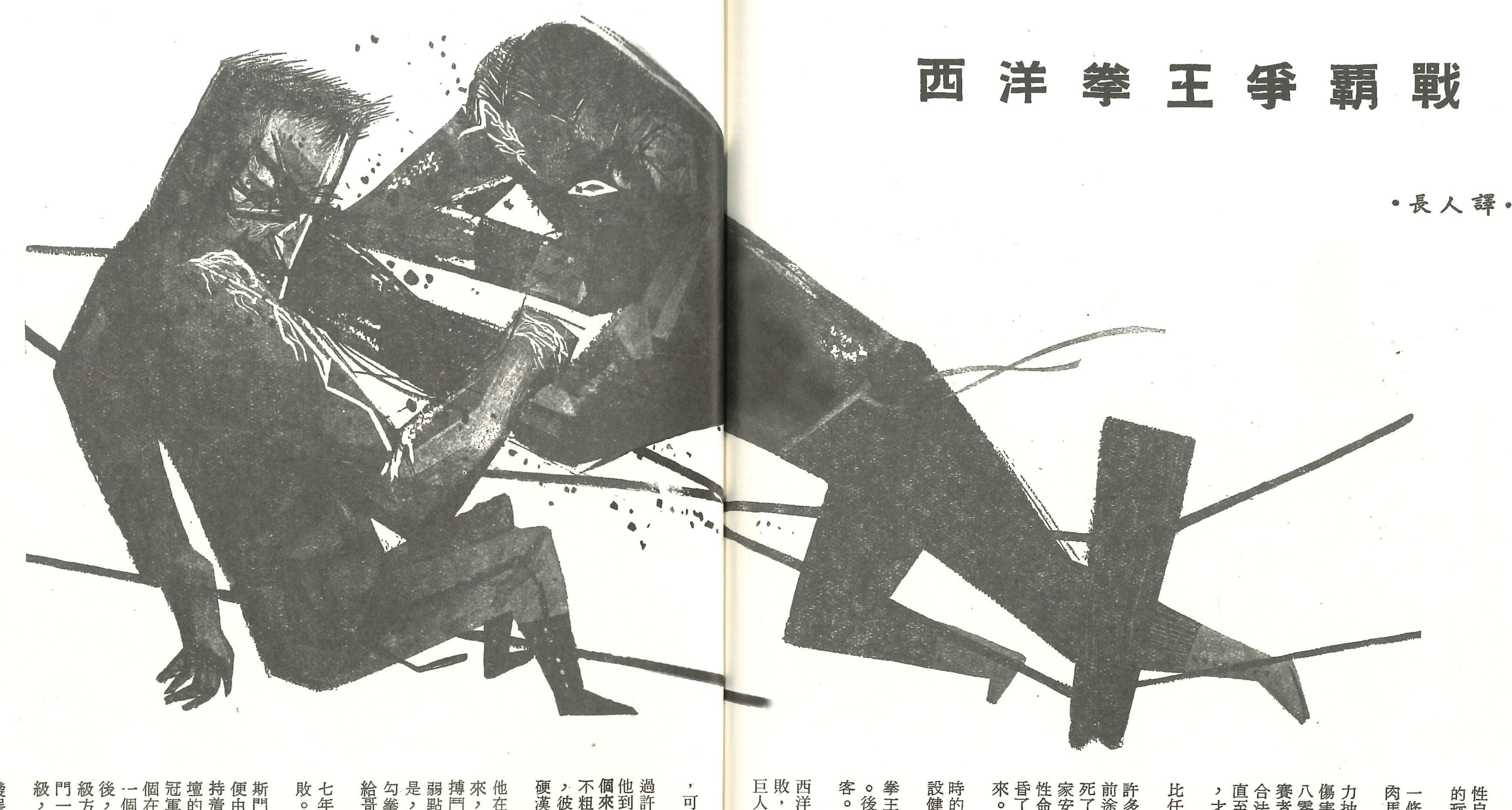
「可是……可是這完全是一場誤會呀！」麥士德期期艾艾地說。

「並沒有誤會！」警長說，「當你想說服葛佐治，希望他不要下手殺你的時候，你不是已經承認你是他的頭子麼？你是許多兇案的幕後主持人麼？老實告訴你，自從我上任以後，我就一直地在疑心你。可是我却老找不到你的証據，因此也就無法拘捕你，但是現在你和他所說的話都已被我用錄音機錄下來了，而且還有這許多人作証，你還有什麼話可說！」

他說到這裡，便掏出手銬，把麥士德和我全部銬上。「我担保我可以親手把你們送交我們自己的職業殺人者，那就是絞刑官！」他微笑地說。

西洋拳王爭霸戰

·長人譯·



隨便你說拳賽是一種健身運動也好，是一種男性自衞的技術也好，畢竟它是一種殘忍的，不道德的玩意。

羅馬拳賽者站在鋪滿木糠的鬥場中，手上戴着一條嵌了鐵角或銅角的皮帶。如果被擊中一拳，皮肉馬上被扯去一大塊。

現在拳賽家所用的四安士重的皮製拳套，在大力抽擊時，它們可以震撼人體的器官，造成內部的傷害。這種拳套，在人道主義的名義之下，於一八八零年，由昆士巴利侯爵介紹使用，在這以前，拳賽者都是赤手空拳的；互相糾纏，也被認爲是一種合法的舉動，每一個回合，並沒有時間上的限制，直至一方面將對方打倒或把他摔在地板上或草皮上，才告一段落。

在美國，拳賽雖認爲是一種合法的運動，但它比任何其他的運動，更爲不法之徒所利用來生財。

在拳賽的時候，儘管有醫生在場監視，但還有許多拳賽者被擊斃的事件發生。美國西岸一個很有前途的重量級拳師法蘭琪·金比爾給麥士·卑亞打死了；另外一個有躍登拳王寶座希望的重量級拳擊家安尼·沙夫，也在柏拉模·卡尼拉的拳下斷送了性命。安尼·沙夫在和麥士·卑亞比賽時，曾被擊昏了，用帆布床扛出去，經過五十分鐘，才淸醒過來。

拳賽在十八世紀的後期才開始在英國盛行。當時的詹·弗，譚·克獵和其他出身寒微的拳師，開設健身學院，教授年青的公爵和伯爵。

一世紀以前，約翰·毛里斯是美國第一個赤手拳王，他原是一個大力士，拳術很高明，所向無敵。後來，他從事政治活動，成爲一個頗有權威的政客。

不過，當時世界拳王這個榮銜，並沒有橫渡大西洋，直至約翰·沙里文將英國拳王差利·米曹擊敗，這個榮銜才伸展到歐陸去，沙里文並不是一個巨人，他有五尺十寸的高度和一百八十五磅的體重

，可是却有着一雙鐵拳。

在雄據世界拳王寶座的十年中，沙里文曾經打過許多次硬仗，但都把對手擊敗了。一八九二年，他到紐、柯連斯去，和占士·哥拔比賽。哥拔是一個來自舊金山的銀行職員，個子很高，身體雖然並不粗壯，肌肉却很結實。他曾和無敵拳王積·淡西，彼得·積臣，差利·米曹和祖·蔡斯基等各拳壇硬漢比賽過，來頭也不小。

沙里文跟他比賽的時候，還有着濃厚的酒意；他在擂台中向哥拔追趕，很少機會向對方襲擊，後來，他忽然停下來，對哥拔說：「來吧，進來跟我搏鬥呀！」這是沙里文的最大錯誤，給哥拔看出了弱點，知他還在醉酒的狀態中，並未完全淸醒，於是，他像閃電一般，一轉身就向沙里文反擊，一記勾拳，把他打倒，爬不起來，拳王寶座，便垂手讓給哥拔。

哥拔一直保持着世界拳王的榮銜，直至一八九七年，才給澳洲的中量級拳賽冠軍·卜忽斯門所擊敗。

沒有多久，哥拔從前的夥伴占、遮扶利便從忽斯門的手上將拳王的榮銜奪過來。此後，拳王寶座便由第二流的好手馬雲·亨脫和譚美·賓士相繼保持着至一九零八年，積克·約翰將賓士擊敗成爲拳壇的霸主，同時也是美國第一個黑人重量級的拳賽冠軍。在這個世紀的最初二十年，黑人中產生了幾個在拳賽歷史中最顯赫的人物。積克當然是其中的一個，其次是三姆·蘭福和祖·珍涅；自從哥拔之後，珍涅被認爲是一個最佳的重量級拳師。在中量級方面，最著名的就是祖·華爾葛，正如卜·忽斯門一樣，他常常把重量級的拳師打下來。說到輕量級，那就非祖·根士莫屬了。

由於種族的歧視，這些黑人拳師便祇好向海外發展。

第一次，蘭福和他的經理人到倫敦去，和一個英籍的重量級拳師作一次公開比賽，代價二千磅（

約值當時的美金一萬元），優勝者可以不折不扣地把這筆欵拿走。

蘭福太高興了。出賽之前，他在更衣室中暗暗的忖着，他們的旅費已所餘無幾，祇要這一場比賽獲得勝利，他們的經濟困難馬上就可以解決。同時，他更神往花都的風流艷事，有了錢，就可以到那裡暢遊一次。他回頭對經理人說：「你到外面去，儘量跟人打賭，說我將佔優勝！」

一會兒，經理人回來了，神色非常緊張。

「我已經跟人打賭一萬磅了。」他告訴蘭福。

蘭福暗暗的吃了一驚，因爲這個數字實在太大了，不是他們的能力可以負担得來。眼看他缺乏信心，經理人心裡一怕，馬上昏倒了。蘭福祇好獨自出台，由一個英國人替他當助手。

在最初的兩個回合，他像一個傻子一般，站在台上，讓那英國人爲所欲爲地向他毆擊，把他打得皮破血流，到了第二個回合快要終結的時候，對方更使盡了力氣，照他的眼角一擊，這一下，却把他從迷惘中打醒了，他瘋狂地向敵人還擊，不過幾秒鐘，就把對手打昏了。

後來，他對那個英籍助手說：「我一想到打敗以後所發生的情形，四肢馬上就麻木了，連手也提不起來；當時我想着的就是五萬塊和英國監獄。」

回到更衣室之後，經理人剛剛醒過來，他看見蘭福渾身是血，以爲他打敗了，頓時又昏了過去。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最出色的拳師就是士丹利・吉曹，他是一個中量級的冠軍。

後來，澤西・威勒繼承了他的王位，至一九一九年七月四日，才在俄亥俄州被積・淡西擊敗。

在一九二零年以後的幾年中，淡西和他的兩個經理中積克・堅士和達士・李察使拳賽成爲一種最有出息的經營。他們在澤西城替淡西安排了一場衞冕戰，對手是一個超齡的輕量級拳師，他的名字叫喬治・卡本蓮。開賽之後，祇有四個回合，淡西就把他打倒了。

第二年，淡西又在馬球場和阿根廷的路易士・科甫對抗。淡西捱了對方一記橫拳，昏了，不知過了多少秒鐘，才清醒過來，不過，結果他還是勝利了。

五年之後，他和一個綽號「野牛」的拳師比賽，經過短期的接觸，他將對方打低了，可是，他却站在對方的身旁，對方要爬起來，他一下子又把他打下去，一連五次，終於把野牛打傷了，用帆布床扛出去。就因爲他這種動作有點近於兇殘，第二年便通過了一條規定，當一個拳師被擊倒時，另外一個拳師必須退到另一邊去，讓對方有機會爬起來。

這時，新澤西州一個年青拳師崛興起來，他的名字叫米琪・獲嘉，是一個脾氣很壞的傢伙，不高興的時候，他常常用脚踢，用牙咬或用指甲將對方抓傷，有時甚而緊握着對方的咽喉；但是，如果他對代價感到滿意的時候，他便打得非常精彩，而且兇得像魔鬼一般，勇不可當。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六年，他是輕量級的冠軍；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一年，中量級冠軍的榮銜，却落在他的手上。

一天晚上，不知爲了什麼事情，他和中量級冠軍「獨眼龍」哈利・格獵發生磨擦，在停車場大打出手，誰勝誰負，始終沒有人能够証明。

格獵是一個怪人，粗野得像一頭野獸，隨時隨地都願意跟人打鬥。打鬥就是他生命中兩樣最重要東西之一；另外一樣是性慾。有一次，有人在咖啡室裡介紹柯里芙・譚馬士給他認識，她是一個特別艷麗的歌舞女郎。格獵非常不客氣地提議要跟她去開房間，柯里芙受不了這種恥辱，禁不住哭起來，憤然地走了。一個要好的朋友向他指責，他冷然地說：「女人是要來幹嗎的？」

在床上或在擂台中，他的動作很快、很兇，而且貪求無厭。不過，他死得很早，但他的享受，却比許多人好得多。

淡西面臨着像其他大多數拳王所遭遇的困難，他需要錢。但所有的好手都給他擊敗了，再沒有人跟他比賽，足以吸引觀衆。一九二三年，蒙丹拿的沙爾比城，願意預先給他一筆優厚的保證金，請他和著名拳師譚・吉本士比賽，淡西答應了。

不料，比賽的時候，觀衆寥寥無幾，兩個出賽的拳師，都感到沒有意思，他們在台上互相追逐了一會，便跑出塲外，觀衆瘋狂地追趕着他們，說他們欺台，後來他們跳上了一部卡車頭，匆匆開走，才脫離危險。

另一次有趣的事件也是在沙爾比城發生的。當時一個名叫畢杜靈・納爾遜的輕量級冠軍被邀到當地作賽。他坐了三天汽車才到達那裡，僕僕長途，身車滿染塵垢，走進會場之後，他瞥見一大盆清水，又沒有人在場，毫不遲疑便將衣裳脫下，浸進水裡。就在這個當兒，一個朋友看見他，驚惶地喊着：「畢，你眞糊塗，這是我們剛才弄好的檸檬水，是讓觀衆喝的，你怎麼好拿它洗澡？」

納里遜連忙爬起來，一邊穿衣一邊說：「不要緊，他們不知道，一樣會喝的。」

果然，檸檬水被喝光了，而且並沒有不良的反應。

不過，他死得很早，但他的享受，却比許多人好得多。

另外一個名叫畢杜靈・納爾遜的輕量級冠軍被邀到當地作賽。淡西第一次和端尼碰頭的時候，他已經沒有作賽三年了，技術難免有點荒疏。另一方面，端尼却是一個年富力强，朝氣勃勃的小夥子，而且拳術很高明，結果，在第十個回合中，就把淡西擊倒了。第二年，這兩個人又在芝加哥比賽，觀衆的擠擁，是拳賽史上未之前見的。淡西自從那次失敗之後，即不斷地苦練，而且常常跟第一流的好手作拳賽，連未來的冠軍積克・沙琪也給他擊敗了。這回他雖然大了一歲，可是却在巔峯狀態中。到了第七個回合，他將端尼打昏了，十四秒鐘之後才清醒過來；淡西的拳迷非常鼓譟，認為超過了時間，應判淡西獲勝。但他們忘記了淡西給利甫打昏的

時候，歇息的時間更長。

端尼爬了起來，繼續比賽，他奮勇向淡西還擊，不到三個回合，就把淡西打敗，拳王的寶座，也給他奪了過來。

端尼也在一九二八年擊敗了譚・軒尼，有了一筆很可觀的收入而宣佈退休。

一九三五年，拳壇中忽然出現了一頭雄獅，他就是被譽爲褐色轟炸機的祖・路易士。當時的拳王徐墨林雖然給沙琪擊敗，但仍然雄心萬丈。人們於是讓他和路易士一見高下。

一九三六年，當他們在一個擠滿了觀衆的花國廣場中比賽的時候，到了第四個回合，徐墨林的一記勾拳，把路易士打得頭昏腦脹，在以後的幾個回合中，他也處於捱打的地位。到最後一個回合，他甚而給打昏了。

原來徐墨林看出這個黑人拳師要開始向對方襲擊的時候，他的左手一定先垂下去，然後用右拳出擊。徐墨林看出了他的弱點，便專門利用他左邊的漏洞向他進攻，果然獲得了一次重大的勝利。

那時，拳王寶座，正由占士・畢列鐸佔據着。徐墨林曾公開表示，要跟占士作戰，但拳壇的大亨，却不願意王冠落在德國人的手上，結果，他們安排了一場比賽，由占士和路易士對抗。經過一次熱烈的肉搏戰之後，路易士便一躍成爲世界拳王。

一九三八年，徐墨林再度和路易士碰頭。這時，路易士的年紀較長，經驗也較前豐富，而且正在巔峯狀態，因此，他在兩分零四秒的時間內，便使這個德籍的拳師，向他稱臣。

從此，路易士便稱雄拳壇，所向無敵；一九四九年，他將拳套高掛起來，宣佈退休。這時，他已上了年紀，身體發胖，而且動作緩慢，已經失去了一個拳師所應具有的條件。可是，他因爲欠了政府一筆龐大的所得稅，無法淸付，祇好再作馮婦。

然後，他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在擂台上，他簡直有點力不從心，所以，他和伊撒・查路士，洛琪・格拉斯安奴和澤西・祖・華爾葛諸人比賽，也一一敗下陣來。

眼看拳壇已沒有他容足的地方，祇好悄然回去。有一個時期，他雖然經營過娛樂事業，但並不成功，一化拳王，贏過數以百萬計的金錢，到頭來却仍舊兩袖淸風，實在太出乎意料之外了。

不容否認，直至現在，路易士還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拳王，他雖然年華老去，退出了拳壇，他的名字，將永遠深印在人們的腦海中。

說到中量級的拳王，我們馬上就想到蘇嘉・雷・羅賓遜。他被認爲是一個罕有的拳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他已贏得「金手套」的榮衛。一九三九年，他正式成爲一個職業拳賽家，可是，要等到一九四六年，佛列特・哥柱蘭從海軍解職之後，把他擊敗了，才正式坐上了中量級拳王的寶座。

幾年前，他在倫敦被一個名叫蘭地・拖平的西印度黑人拳師所擊敗，但不久之後，他在美國楊基運動場，再和拖平比賽，結果，他在第十三個回合中，將拖平擊敗了。

後來，他參加輕中量級拳賽。在八月的一個晚上，他和祖威・麥森對抗；天氣是那麼酷熱，公証人會比・威士汀竟然被熱昏了，由雷・美拉替他繼續執法。羅賓遜最初還支持得住，但後來也因爲熱得太厲害而昏倒了。

羅賓遜當年的雄風雖然已經逐漸消失，但和他的重量相等的拳師，也不容易把他折服。一九五二年，他和洛琪・格拉斯安奴比賽，在第四個回合中，他的下頜吃了洛琪最厲害的一拳。從電視幕中，人們看到他的雙手和膝部按在地上，頭伸出繩外，呆然地對着觀衆出神。

他及時爬起來，像狂風暴雨一般，向洛琪毆擊，這就是拉慕連所說的連環拳，洛琪不知道它的厲害，無怪他要吃敗仗了。

直至現在，輕、中和重量級的拳王寶座正虛懸着，誰有本領，就可以膺上拳王的榮銜。

三傑屠龍傳

·本文承自第八頁·

詎正當王在心間暗暗盤算，估計怪面狼武功造詣之際，陡聞演武塲內，有人一聲大喝，恍似暗天裡響起一個巨大的焦雷，乃急抬首而觀，將視線再度集中於比武塲上，則見怪面狼黃杰此時似感與諸人久戰不耐，因而一聲斷喝，隨着即把閒雲玄姥向他所悉心傳授之畢生絕藝閒雲拳法施展開來，初則疾似驟風，繼則神閒氣靜，拳法疏中帶密，有若閒雲一片，隨風蕩漾，出岫無心。而怪面狼之整個身軀則東倒西歪，跌跌蹌蹌，如同醉步，可是當彼之拳風所至，使塲內與之比賽之南派諸拳豪無不羣相辟易，仆倒塲內，掙扎不起，發出呻吟，轉眼之間，十一名南派男女武林高手，已通通受傷，遭怪面狼一齊解決。

王唯一看至此處，以黃之技藝如斯卓絕，不禁大爲讚嘆。

怪面狼施展「閒雲」拳法一舉擊敗十一名南派高手後，面現得色，繼將右手一揚，指名要宋宗武下塲待死。宋宗武因已知其厲害，不禁踟躕不前。半晌怪面狼以未得要領，不禁勃然怒作，把心一橫，決定先行取去賽尉遲性命，及將宋家莊搗毀，然後始强擄其女英娥而去，乃即開莊坐馬，運起全身神力於兩條臂膀之上，雙手抱住演武塲內支撑正樑巨大無比之石柱，祇輕輕一搖，早已聽到發出一陣「力勒」奇響巨聲，此柱即隨之微微動搖，樑上塵灰飛揚，沙石簌簌亂墜，使到諸人無不暗暗咋舌傍徨。

正當此時，祇聽有人一聲長笑，飛身躍進場中，連呼怪面狼何得輕視天下英雄，驕傲無禮至此，俟小爺前來把你收拾，使你莫謂此地無人。衆驚視之，則此一躍進塲內代諸人出此一口不平烏氣之俊偉青年，正是與天南怪叟同來之王唯一，與諸南派武師及主人父女原屬素昧生平，絕無過節，除天南怪叟領過其渡水輕功之外，多不知其武技造詣奚若，能否與怪面狼爲敵，以解主人之厄，兼爲南派武林各家爭回一點面子，實不可知，故多暗裡懷疑，但以彼既仗義出頭拔刀相助，無不對其寄予一種非常希望，尤其宋英娥一縷芳心，陡感驚喜萬狀，有如小鹿亂撞，卜卜跳個不停，以個兒郎忒是英武可人，翩翩有如玉樹臨風，懸想在於安平鎭前白石門樓之下與之初晤時，就彼對已顯露之一手千斤墜磁石吸鐵功觀之，則其內勁武功，相信亦迥非尋常之輩，倘能藉其力，俾而將此仇家趕走，由此獲交，實屬畢生幸事。

是時，怪面狼黃杰，正在塲中耀武揚威，突然見殺出一個文弱書生模樣，美如冠玉之少年人，看他脆骨柔根，根本不把他看在眼內，俟王行近，即亢聲對之而言曰：「少年人，汝究有何本領，系屬何家師承，胆敢下塲來捋虎鬚，諒汝之雙目非盲，豈不見南派各家武術拳師，頃者雖一擁聯合而前，亦敗於我怪面狼之手，尙何不自量力，莫非活得不耐煩？汝如知機的，快快退出塲中，否則在汝祖師爺拳脚無情之下，枉送性命，悔之已晚。」怪面狼措詞荒謬，傲態凌人，王以從未受過他人如此冲撞，今遽受到怪面狼語言輕侮，當堂氣到哇哇大叫，雙目盡赤，怒火如焚，於是更不打話，即刻一個箭步直標而前，左掌向空一揮，乃爲虛着影打之法，跟住右足踏步而上，猝舉右掌，以少林寺三十六路長拳中「冲天鶴唳」一式，逕向怪面狼額際太陽穴打來，拳挾勁風，來勢甚疾，出手便自不同凡響，怪面狼此際睹其拳風凌厲，認其系少林宗派，因之提高警覺，不敢對其輕視大意，乃亦展開閒雲派絕招，兩掌一揚，帶有一股內勁，將王打來拳勢消去，王因剛才憤怒過甚，亟欲在三兩下手勢之下，取去彼之性命，故就順勢一變招式，使出少林絕技連環拳法，勢若狂風驟雨，招招狠辣，着着逼緊，向其猛力急攻，此一馳譽天下之少林六十四路八卦連環拳，一經施展出來，祇見四方八面皆是勁風呼呼，難辨敵人身形，拳像雨點般下，令人難於抵擋，可是怪面狼亦神閒氣靜，運起獨門武技閒雲拳法以靜制動，見招拆招，見式拆式，應付裕如，王唯一對他的拳法看來，好像慢吞吞的迂廻緩徐，似出岫之閒雲，隨微風蕩漾，但其動作雖然緩慢，惟一自開展，四週緊密，此懈可擊，迅疾處則又像奔雷閃電，變化無窮，與少林絕藝之連環拳，一經相遇，各有千秋，實屬使人難分軒輊，有半斤八兩，銖錙悉稱之感。兩人在比武塲中，展開龍爭虎門，你來我往，你緊我緩，各出平生絕技，如是轉瞬便拆了百餘招，彼此尙不分勝負，直看得全比武塲外諸人眼花撩亂，齊聲叫好，認爲有此眼福，曠世難逢，而在諸人中，尤以宋英娥對於此塲鬥爭，更表關切，蓋王屬已心愛之人，雖具有過人武功，而怪面狼則爲長白派嫡傳，又得閒雲玄姥授以畢生絕技，在力敗南派各家各派諸武師之後，猶復餘勇可賈，氣勢逼人，倘王稍有一着疏虞，不特喪命在其手中，而已身亦將爲所擄去。繫此一戰勝負之鬥塲上，眞是千鈞一髮，嚴重非常。因此，無窮焦灼，雙目注視塲內。

這時，怪面狼與王唯一拆到二百餘招以後，盡將閒雲拳法施展出來，猶未能將王戰敗，也覺暗暗心驚，念已憑此一套獨門拳術，不知打垮幾許湖海英雄，簡直未逢敵手，今與王遇，竟莫奈伊何，暗念倘與之相持下去，既無決勝把握，徒然靡費時光，又以王之少林連環拳法，緊密非常，自始至終，無懈可擊，因之心中一急，隨將閒雲拳法煞住，一躪跳出圈外，運起全身氣勁，俯伏地上，將閒雲玄姥所授之獨門絕技「絮棉功」施展開來，料王必緊躡其後，追踪而上，繼續對之攢擊，然後把他雙拳

吸住，加以制裁，對方縱有天大本領，亦難逃過掌握，但王既認識怪面狼之看家本領，係屬名震關外之閒雲派高手，今以彼拳法未亂，尙未戰敗，何竟退出圈外，俯伏地中，定必有詐，且在少林寺內習技時候，嘗聞恩師曇宗長老一度說過關外閒雲派具有一種驚人絕技「絮棉功」，能把整個身軀鬆弛起來，將全體氣勁散佈以俟敵人之攻擊，無論拳脚器械，一經碰着彼之身上，不特無法損其毫末，更遭緊緊吸住，欲脫不能，完全失去自由，任人宰割，此種獨門氣功，厲害無比，舉關內外各派武技，集其所長，亦不能破此氣功，獨少林寺之鎖山秘技羅漢十八掌中第一手之「降龍拳」，練至精時，足可將之尅制，蓋以古代之恐龍原屬龐然大物，其性剛烈無比，鱗甲堅韌，慢說是人之拳脚向其攢擊，絕無知覺，即用寶刀利劍，也難損其分毫，倘猝與相遇之時，必須運內家拳術，上乘柔功，以柔制剛，始能將之尅服。

可是此種恐龍生殖不繁，絕少發現，幾將絕種，而嵩山絕頂，林菁深密，蔓草滋生。到處發現蛇踪，出而爲患，向日絕鮮人跡，及少林鼻祖達摩禪師南來東土，愛嵩山絕頂環境幽靜，遠隔塵囂，乃就停駐于山巖洞穴之中，潛修佛理，爲着有此許多蛇患，因而創出羅漢拳十八手法，第一手即爲「降龍」掌，純以內勁眞力，對待蛇羣，以蛇身油滑，性本純良，倘人們不侵犯到牠，牠亦沒有傷人之意，倘爾把牠踐着，或將牠戲弄，然後向爾狂噬，輕輕撫之，亦不發惡，故降龍手法，完全注重柔勁，任是百年巨蟒，一經碰着柔勁，立變馴良，如用以對關外閒雲派之「絮綿功」，則以柔制柔，自能收到非常大效。

王唯一眼看怪面狼突然露出此種怪動作，知其又欲如剛才般運用「絮綿功」獨門絕技，佈下陷阱，誘己追前，但已對此技既有尅制之方，則亦毫不稍畏，乃一聲狂笑，就地一滾，身形突變，立即展開少林鎮山秘技，羅漢十八掌法，雙掌張開，漫步而到，及至怪面狼俯伏之處，遽伸左掌，輕撫其顱，跟着猿臂舒開，以右掌把怪面狼高高舉起，而怪面狼此際仍俯伏于王之掌上，拳其手足，有若一頭黑羊般，畧不抵抗，祇是微微顫抖，神態異常，尋且王竟托之繞塲而行，狀極兒戲，旁觀之南派武師諸人，睹此情形，實不知彼人究弄何種戲法，其實王與怪面狼此際，正各運內家眞力，尋瑕抵隙，互決雌雄，如是久之，像舞猴子及捉迷藏，約有炊許時光，唯見二人臉色，由白而紅，額際斗大汗珠，涔涔下滴，均顯極度不安，緊張情狀，及在塲中繞行多匝，突聽王一聲叱喝，恍似平空響起一個焦雷，隨着此一喝聲，已將怪面狼抛離掌中，高逾尋丈，有若斷線風箏，隆然墮于塲外石階之上，怪面狼一個「鯉魚打挺」，隨之全身躍起，祇見其面色慘白，似受重傷之狀，頻頻以手抹其額際汗珠，繼而恨恨一聲，向賽尉遲悻悻而言曰：「好，宋老頭，今日被爾請到少林能手，爲爾幫拳助陣，我雖身受重傷，師仇難報，再過三年五載，當必再度找爾算賬，看爾還能逃出我之掌握否？」言罷，轉對王曰：「頃者爾之羅漢掌亦經領教，五年後，當再登門造訪，一較短長。」言已，祇見怪面狼身形一幌，已縱身數丈以外，足不點地，有如箭之出弦，轉眼即沒入林中。宋宗武及南天怪叟欲待起步追趕，已告不及；而王唯一終爲賽尉遲父女解決一塲難鬬，尋且揚名於江浙道上。

——完——

鐵掌雄風

·本文承自第二十六頁·

救了陳萬青一家，這是他生就愛打不平的本性所使然。

陳萬青一家人給他釋開綑縛之後，連忙倒頭便拜，靚仔玉把陳萬青扶起，請他召來鄉勇，報告官府前來驗屍要緊。當晚鄉勇便把「鬍鬚全」押走，擾攘已是天明。陳老頭箕留着靚仔玉在處，畧問來歷，靚仔玉說過一遍，陳萬青知他一時受了貴人初的威迫利誘，不禁皺着眉兒道：「閣下這番仗義相援，如果說你是隨强盜一夥來的，將來官府也要把你扣留，這種案子又不能够保釋出外的，那時豈不累了好漢嗎？」滿淸官吏辦案向來就是糊塗，像靚仔玉這次的行爲，可能當作匪徒裡面的火併，地方官便可以把殺匪的功勞算在自己身上。靚仔玉還沒回答，少女走到他爹的身前道：「爹，你不可以認這位好漢是請回來保護家裡的嗎？」一句話把陳萬青提醒，苦苦留靚仔玉在家裡住下。第二天，縣府派人到來驗了屍，陳萬青早已敎好了家人，認靚仔玉是從隣村聘回來守夜的，差吏果然相信。

靚仔玉防貴人初尋仇報復，暫時也不想離開陳家，住了幾天，陳萬青便道：「玉哥，爛頸三是貴人初的先鋒，這次劫掠失手，定會對閣下含恨的，我想你從今不要再幹走江湖賣技的生涯了，本處雖然隣近匪巢，但有官兵駐守，賊黨不敢公然行動，不若暫時在敝店裡學些生意，未知閣下的意思如何？」靚仔玉遲遲未答，他是怕貴人初會來報復，連累了陳萬青。誰知陳萬青的女兒陳玉梨小姐，百般在旁替父親央求，媚眼含波，似若有情，靚仔玉心旌搖蕩，卒答應了陳萬青暫時留下來。

他每天出到鎭上，夜裡才回到陳家，担任保護，來回不過數里，玉梨有時也出到店裡，等他收了工才一起回家。兩人相處日久，不免種下了情苗，玉梨對他的衣服衾枕，給他料理得井井有條，陳老先生也看在心裡。正是：

女兒心事　難道不曉

胡就勝大破飛斧黨

本文承自第三十頁

蘇阿瑟經人輾轉介紹，得識蘇合的住處，便卑詞厚禮，來到蘇合的住處，請他出山相助。蘇合住在山巴裡，結了一間茅屋居住，他所住的地方，是深山大澤，但在他茅屋附近一里地之內，虎豹不敢窺伺，蛇蝎不敢潛踪。

蘇阿瑟見了蘇合，道達來意，蘇合笑道：「我已不聞世事，何苦要替人出頭打架。」蘇阿瑟見蘇合過的是隱士生活，金銀珠寶，對他是一無用處，諒不能以厚禮相動，當下便用激將之法，對蘇合說道：「這一件事，並非我個人的事，乃關乎我們整個蘇門答臘的人士面子問題，那胡就勝目中無人，說我們土人都是膿包，只要他用手指一捏，便成虀粉，你看，他如此荒唐，如不加以制裁，將來我等那裡還有立足之地？」

蘇合聽了，果然勃然變色道：「他怎敢欺負我們，也罷，待我去會會他，看他是個什麼三頭六臂的傢伙。」

蘇阿瑟大喜，立即帶領蘇合回到泗水，命人向胡就勝下戰書，請他到來會瑜伽派的首領蘇合，如果不敢來，便得離開泗水，否則無怪手下無情。」

胡就勝接到挑戰信，便來與莊家培商量道：「如果我不去會他，他便會展開滋擾，不如趁他初來，給他一個下馬威，如果一戰而勝，蘇合自然不敢橫行。」莊家培道：「久聞得這兒有這一派技擊，十分厲害，恐怕你不是他的敵手，爲之奈何？」胡就勝道：「天下的技擊，一到了上乘，彼此的氣力都是相同的。瑜伽派雖然厲害，究竟不是神仙，不過是內功運用得必較常人好便了，對於內功，我們白鶴派也自有一套。且待我去會他一面，彼此講過手再說。如果我敗了給他，我便離開泗水，或者回國去請師父到來收拾他便了。」莊家培見事已至此，只得讓他去。

到了約定之日，胡就勝在衣服裡暗藏護心寶鏡，帶了一個隨從，竟往他們的巢穴而來，首先見到蘇阿瑟，蘇阿瑟見了胡就勝，正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當即冷笑道：「好，算你有胆量，敢來送死。」胡就勝道：「蘇合在那裡，快請出來相見。」

不一會蘇合出來了，胡就勝舉目一看，見他骨瘦如柴，雙目却烱烱有光，一望便知爲內功卓絕之士，自小心在意，蘇合見了胡就勝，便向他一揖，口裡說道：「這位便是胡先生麼？」胡就勝早已防範對方用內功暗襲，一見了蘇合時，即已把精氣神三寶，聚在一起，暗運內勁籠罩全身，是以當對方一揖時，便覺得有兩股暗勁相抵，胡就勝身體向後搖了一搖，幸而沒有跌倒。只覺得胸前有破裂之聲。心裡暗叫不妙。

蘇合在一揖之後，轉身便入內，不理會胡就勝。蘇阿瑟莫明其妙，進來問道：「你爲什麼不打胡就勝呢？」蘇合笑道：「我已經向他打了重重的一記，你叫他回去吧，他不會活過三天的了。」蘇阿瑟沒法，只得出來向胡就勝道：「蘇合師傅說第一次見面，不便就動手，叫你三日後再來。」

胡就勝只得走了，回到家中，解開衣服一瞧，那塊護胸鏡已經碎爲幾片，不禁大驚失色道：「這人的內勁好生了得，我已經運了內勁抗拒，還變成這樣子，若不是我早有預防，怕不要傷及內臟，還有命麼？」莊家培聽了，也自駭然，對胡就勝道：「蘇合如此利害，我們還是派人向他疏通，他是方外之人，也不一定要理俗世之事的。」胡就勝道：「如此最好。」

過了三天之後，胡就勝沒敢再去會蘇合，蘇阿瑟以為胡就勝已死，不禁大喜。但派人一打聽，胡就勝依然活着如常，只是不敢到來而已，當即對蘇合說道：「你說胡就勝活不了三天，為什麼他還活着呢？」

蘇合聽了也莫明其妙，以爲胡就勝的內功也有相當造詣，所以才能抵得自己的一揖，不禁存了惺惺相惜之心，同時，莊家培也派人疏通蘇合，請他不爲已甚。蘇合也就決定不再理會蘇阿瑟的事，飄然回山去了。

蘇合一走，蘇阿瑟也就無能爲力，他們的非法組織從此解散了，泗水的華僑，才能够安居樂業。

都市老鼠的伎倆

·文雀·

世界各地沒有一處沒有都市老鼠——扒手。一般來說，扒手約分兩類：一是帶備割荷包的工具，一是赤手空拳，施其空空妙手。兩者都一定要在一個人擠的環境才能進行。至於割荷包的工具，廿多年前，扒手的前輩們使用的主要工具是半邊銅錢，將銅錢的一邊磨到鋒利，夾在中指與食指之間，在人們的口袋外面一拖，口袋自然應手多開一口，鈔票、皮夾便能在這一瞬間落在扒手的手上。

後來，半邊鋒利的銅錢如果爲警員搜查到的話，也作爲扒竊的罪証，於是扒手們改用鋒利的剃鬚刀片了。不久，藏有鋒利的刀片，也同樣可作爲扒竊的罪証之後，扒手又開始有新的詭計。

據熟悉內情的人說，目前扒手們所用的刀片，祗是一張刀片的一小角，這一小角在刀片弄出來時，已是一個小三角形，體積約爲三分大小。扒手們往往將它與香口膠一起含在口裏，進行摸竊的時候，將香膠與三角形刀片一起吐出，放在手指間，然後將利用的刀片往對象的口袋一拖，目的物當然應手而得。如果萬一被對方發覺了，他們祗要將香口膠和刀片往口裏一送，怎樣搜法也無法在他們身上搜出可以割荷包的東西來。不曉得個中詭計的人，還以為冤枉了好人呢！

（《武俠世界》創刊號復刻版圖檔由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提供，特此鳴謝。）

